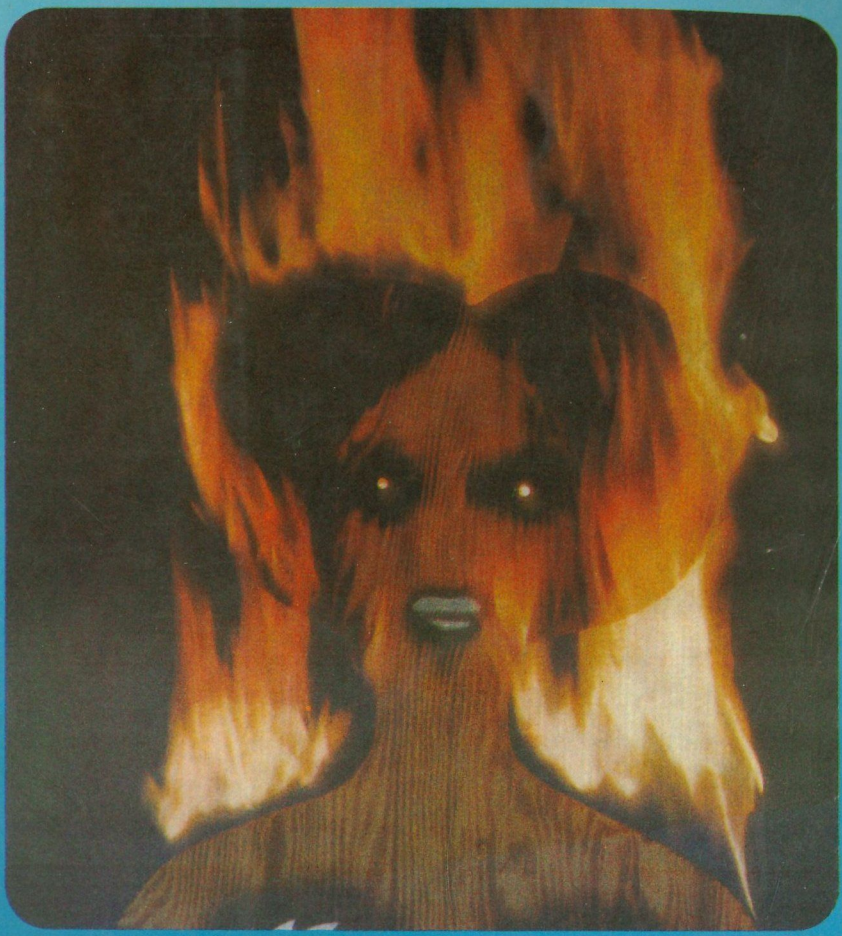
綜合週刊叢書

食妻記

平岡武治著　韓白譯



綜合週刊叢書

食妻記

平岡武治著　韓白譯

綜合週刊叢書 6

食妻記

平岡武治著　韓白譯

程氏出版社

作者：平岡武治
譯者：韓白

食妻記

程氏出版社印行

食妻記

作者：平岡武治
譯者：韓白

發行人：程崇文
出版者：程氏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50號
電話：七〇七五二五—五
七〇七六一一—四
郵政劃撥：一三一一一一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壹玖陸叁號

總經銷：黎明圖書社
臺北市八德路三段一〇五號
電話：七二一七九七七

印刷者：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文太印刷廠

定價：新臺幣65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初版

目錄

食妻記 一
血影魔踪 一五
兇宅 三一
愛妻之死 四五
畫像邪魔 六三
偷心賊 八〇
沙村復仇 九五
奇異的約會 一一一
碎心恨 一三五
黑貓幽靈 一五一
美女和奇癢 一六七
地下宮殿 一八一

布娃娃　一九八
滴血奪魂　二一一
天妒紅顏　二二六
倩女痴魂　二四一
妒鬼奪妻　二六一

食妻記

中村敦夫是個很出名的人。

男人喜歡他，女人更喜歡他，他是個名伶人。

外表，中村敦夫看來是那麼柔弱、俊美，甚至有點近乎女性化。

但是，中村敦夫只要上了班，穿了戲服，站在台上，他就有一份說不出的魅力，可以傾倒所有的觀衆。何況，他的曲藝，又是第一等的優伶也及不上的。

除非中村敦夫不開口，他一開口，平凡的曲詞，也會變成天籟般悅耳動聽；就是三歲的小孩，本來正在母親的懷裏哭喊着，但一聽到中村敦夫的歌聲，也會停止了哭聲，定睛的瞧着這個名伶。

由於中村敦夫外表過份的柔美，而他經常在一些朝臣家中獻藝。所以，有許多人說，中村敦夫是不喜歡女人的，對雄糾糾的英雄式武士，却有特別的喜愛。

更有人說，中村敦夫跟叱咤風雲的名將雲八郎，私交甚篤。雲八郎家的下女傳出來，每一回，中村敦夫到雲八郎家裏演戲，一定宿夜，同時跟雲八郎共一間屋。午夜後，還未關燈，而下女們偶然經過，可以聽到部屋裏傳出陣陣膩笑聲，是中村敦夫發出來的。當然，究竟中村敦夫何以會發出銷魂的膩笑，誰都沒有辦法親眼看到。

也有人說，中村敦夫本來不是男兒身，他能當上名伶，一直沒有被人識穿他的身份，只因爲他擅長演戲，而且喬裝得特別好。

看過中村敦夫演戲的人，有不少都說中村敦夫是沒有鬍子，而喉間也沒有喉核。平日，中村敦夫不唱曲時，聲音是尖銳的。

有個在北海道來到江戶落籍的人，甚至說，中村敦夫在家鄉時，曾經娶過妻，後來被妻子發現他的秘密，所以悄悄跟別的漢子跑了。傳聞，畢竟只是傳聞，對於中村敦夫的演出，還是一點影響也沒有。

中村敦夫實在是個天生的優伶，只要他粉墨登場，他的扮相，可眞是再找不到任何一個男人會比他更瀟洒、更出衆。他在台上的一舉手、一投足，更含有無比的魔力，能使台下數千雙眼睛，無法自他身上轉移。

只要是中村敦夫演戲，大家就算是將懷中的所有銅板掏出來，都是心甘情願的。

直到有一天，中村敦夫宣佈了成家的消息，所有人才大大的吃驚起來。

他的妻子，不是別人，是他的好友雲八郎的妹妹—阿楓。

雲八郎家裏傳出來的消息：阿楓從第一次看中中村敦夫演戲之後，就深深的愛上了這個名伶。

雲八郎所以常常邀請中村敦夫回家作客，主要亦是給阿楓製造機會，讓她跟中村敦夫多相見，多了解。

聽說，中村敦夫初時是不斷迴避阿楓的；後來不知怎地，阿楓着急了，找兄長說媒提親，中村敦夫在半推半就之下，很勉强地答應了這宗親事。

可以這麼說，中村敦夫實在是碍於雲八郎的面子和勢力，勉强跟阿楓成親的。

眞正的事實，可會是同傳說一般？

× × × ×

花燭之夜是在雲八郎家中。

送走了每個賓客，中村敦夫帶了三分的酒意，在雲八郎的陪同下，進入新佈置用來作洞房的部屋。

阿楓早已在花燭下等着中村敦夫，雲八郎很知情識趣的，將屋子的門關上。

三分酒意的中村敦夫，面上泛着紅霞，看來更加柔弱，甚至有幾分像新娘子那麼嬌俏。

這是銷魂蕩魄的時刻，中村敦夫面對着如花似玉的新娘阿楓時，却像呆了一樣，甚至連話也沒有說過一句，他只是沉默地脫下自己的新衣，就坐在一旁。

燭前的阿楓，忽地轉過頭來，她看到遙遙遠坐的丈夫，臉上禁不住流露出一片幽怨的神色來。

「你可是後悔了？」阿楓突然幽幽地問。

「……」中村敦夫聽不到阿楓的話，他沉默得似尊石像。

「你可以不答應的，我知道你本來就勉强地答應雲八郎。」阿楓在對方的沉默下，委曲的淚水終於流下來了。

「我不是勉强，我有難言之隱。」中村敦夫的坐姿還是沒有改變，他甚至不肯挨近阿楓一步。「阿楓，能娶到妳這樣的妻子，本是夢寐以求的事，但……」

阿楓的氣似乎平了，但另一種恐懼，剎那間却浮了上來：「你莫非是！是外邊的人所說那樣？你……的難言之隱究竟是什麼？」

「我不配妳，阿楓，我本來不該有妻的。」中村敦夫避開了阿楓的話題，吸了口氣道。

「我哥哥沒有嫌你，我更沒有，你的自卑，只是藉口。」阿楓揭穿了中村敦夫的話。

「阿楓，我是眞的配不上，我怕會害苦了妳。」

中村敦夫還是沒有轉過身來，他是用背對着新娘。

「好，不要說了，我明白。」阿楓忽然站了起來，就向屋子的門前走去。

像被阿楓的話扎了一下，中村敦夫突然跳起來，搶到阿楓的面前，他的臉色因爲緊張而變得慘白：「妳知道什麼，妳究竟知道了什麼？」

阿楓凝視着面前的人，咬牙切齒地說：「你跟外邊謠傳的一樣，你根本不喜歡女人。」

「我是嗎？」

像被阿楓的話激惱了，中村敦夫忽地伸手一拉，阿楓整個身軀就倒在他的懷裏，火熱的唇片，已將阿楓的話堵住。

在中村敦夫的吻下，阿楓滿臉的委屈，完全消失了。何況，中村敦夫接下來的行動，已給了阿楓證明，外邊的謠傳，完全假的。

外表在弱的中村敦夫，其實是眞正的男子漢。

× × × ×

雲八郎似乎對中村敦夫這個妹夫，也像外邊的人一樣，存着很大好奇和疑問。

當次日清晨，中村敦夫還在酣睡的時刻，他就悄悄的將妹妹拉過一邊。

「阿楓，他怎樣了？」

「他很好。」想起昨夜的纏綿，阿楓像喝醉了一樣，唇邊帶着幸福的微笑。

「我是問他可有對妳……」雖然是親妹妹，但有的話還不是可以隨便說出來的。

不過，阿楓似乎不滿意兄長的話中含意，她顯得是那麼的惱怒。

「哥哥，你怎麼了，外邊的人那些無知的話，你怎可以相信，他難道還眞會是個女人不成？」

被妹妹的一番話，說得尷尬萬分，爲了掩飾自己的窘態，雲八郎就道：「這樣我可以放心了。」

「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哥哥，你對中村敦夫也不信任，你爲什麼要做媒，莫非你是利用我來證實外邊的謠傳？」阿楓的嘴很利害。

雲八郎被妹妹猜出自己的用心，更是訕訕的，幾乎說不出話來。

「阿楓，妳！妳別這樣刁鑽，哥哥也是關心妳，我是盼望你們白頭到老。」

「哼！現在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一切了嗎？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阿楓冷冷地道。

× × × ×

中村敦夫的日常生活很正常，而對家中上下的人，既謙和而又有禮貌。

很快的家中上下各人，對中村敦夫亦產生了很大的好感。透過下人對中村敦夫的評價，外邊的謠言，亦漸漸的平息下來。

表面上看來，阿楓在婚後，似乎十分快樂；但雲八郎自阿楓的眉宇間，却發覺阿楓看來心事重重。

曾經私底下向阿楓探聽過幾次，但阿楓始終說他們夫婦沒有不對勁的地方。

至於中村敦夫方面，雲八郎亦曾小心地察看過，亦沒有發覺他有任何不妥，若勉强要說，只是中村敦夫時時凝視着阿楓。

那凝視的目光，說不出是什麼道理，雲八郎覺得有點不對勁，那目光似乎太殷切了。

無論阿楓走到哪裏，中村敦夫的目光，都是追隨着阿楓的，有一回，雲八郎實在忍不住，用語帶雙關的話向中村敦夫打趣：「你怎麼回事？眼睛老是追着阿楓，她已經是你的妻子，你天天都可以和她在一起的，難道這還看不够嗎？」

在雲八郎這種打趣下，中村敦夫才不好意思地，將目光收回來。

「我……我很喜歡她！」這是中村敦夫的解釋，只是，他在說話時，態度却顯得很不自然。

× × × ×

在前幾天，中村敦夫的眼睛，還是不斷地追隨着阿楓。但是在昨天開始，他的態度忽然又轉變了。

中村敦夫白天總是扯着雲八郎下棋，一整天也不肯離開雲八郎的屋子一步，就是在晚上，還流連在雲八郎的屋子內，很晚也不肯回去休息。

阿楓走在長廊，中村敦夫就馬上轉過頭，向相反方向走去。

他的每一個舉動看來，都是在極力廻避阿楓。

這種忽冷忽熱的態度，實在使雲八郎似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從阿楓嘴裏，雲八郎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們夫妻間，從沒發生過口角，或者是任何磨擦，連阿楓亦不明白，中村敦夫爲何這樣的躲避自己。

三天過去了，形勢看來是越來越惡劣了。

中村敦夫竟然徹夜不歸，雲八郎差人到外邊去找，却在墳地裏將神色頹喪的中村敦夫尋到。

當雲八郎站在大舅子應有的立場，跟中村敦夫展開談判和質問的時候，中村敦夫却是一句話也不說，在雲八郎的責罵底下，甚至連一句自辯也沒有。

中村敦夫這種態度，氣得雲八郎雙眼翻白，而阿楓却在一邊垂淚。

× × × ×

日子越來越難過了。

自從那天清晨，中村敦夫被家人在墳地裏找回家之後，在雲八郎的質詢後的第二天，他就病倒了。

說不出中村敦夫究竟是患了什麼病，反正他是躺在被鋪上，精神萎靡，茶飯不思。

請大夫來診脈，大夫說他患了風寒，開了方子，中村敦夫却拒絕吃藥。後來，在阿楓聲淚俱下的哀求中，他才勉强地將藥喝了。

但藥喝了幾次，中村敦夫依舊一點起色也沒有，反而是更頹萎了，甚至連眼裏也沒有神采。

漸漸的，本來瘦弱的中村敦夫，就似一層皮包的骷髏一般，除了兩隻眼睛還會骨碌骨碌地轉外，就眞像一個活死人！

這夜，阿楓守着丈夫，看着中村敦夫那副模樣，忍不住偷偷垂淚時，忽然，中村敦夫却睜開眼睛來。

「你可要一點稀飯？」阿楓帶着希望地問，中村敦夫已經差不多半個月沒有半粒米進肚子。

「我很餓。」中村敦夫無力地開口。

這是半個月來第一次，阿楓聽到丈夫說肚餓，她又驚又喜：「好，你現在想吃了，你的病就一定會好起來，我馬上到外邊去拿稀飯給你。」

就在阿楓要站起來之時，中村敦夫忽然又說：「不，我不想吃稀飯。」

「那你愛吃什麼？」阿楓仍滿懷希望。

「妳！」

「什麼？你大概是餓昏了。你等一等，我到外邊拿吃的給你。」阿楓對丈夫的話，一點也不以爲意。

忽然，中村敦夫無力的眼神，發射出一種殷切的光芒。他的神色，亦充滿了一副饞相。

「我沒有餓昏，阿楓，我要吃的是妳。從見妳的第一眼，我就有這個希望，妳是個很好吃的女人。」

由中村敦夫看着自己的眼神，阿楓忽然覺得全身都如浸在冰水裏一樣。因爲，在中村敦夫的目光下，阿楓簡直覺得，自己不再是人，而是一堆就要到中村敦夫嘴巴的肥肉。

「你既然眞的愛我，難道你不知道，你要是吃了我，這個世界就沒有了我嗎？」阿楓覺得，自己的話似乎十分幼稚和荒謬，她根本沒有辦法想像，自己居然會說出這麼荒唐的話來。中村敦夫並不是一個三歲的小孩，他更不會是一個白癡。

「我知道，阿楓，我比妳更知道，我並不想眞的吃掉妳。我本來是那麼的愛妳，可是，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控制得了自己，妳明白嗎？要是天天叫妳對着一樣妳最愛吃的東西，而又不讓妳吃下去，那種難受，會是比忍受什麼事情都更要痛苦。妳不要害怕，吃了妳之後，妳就會在我的肚裏，我們從此生生世世也不分開了，世上還有其他的夫婦，比我們更親密嗎？」

中村敦夫這番話令阿楓感到十分心冷，她很相信，中村敦夫是眞的愛着自己的，可是，爲了他的私慾，他還可以忍心的要將自己吞掉，而完全不念夫妻之間的恩情，阿楓能不心冷嗎？

何況，從中村敦夫醒來之後，一直所說的事，簡直是匪夷所思。人，怎會嗜好吃自己的同類呢？

「你？爲何愛吃人肉？你怎麼會這樣？我但願這一切都是假的。」阿楓喃喃地道。

「我也但願這一切都是假的。」中村敦夫吸了口氣，又道：「有一年，家鄉那邊下了十多天的大雪，我跟父親兩人，正巧在山上打柴。可是，剛剛遇到雪崩，將我們前面的路都給堵塞了，我爹被山上滾下來的大石壓死。當時我只有十二歲，獨自一個人，面前一片蒼茫白

雪，身邊就是我爹的屍體，我的驚慌，是可以想像的。

我知道自己雖然僥倖沒被壓死，但始終也會在這個山上給餓死的。但我覺得我自己尚年輕，我不願意就這樣死去，我實在是絕不甘心情願死去，我還年輕，我還有很多的世面沒有見過，我怎麼可以死掉？過不了多久，饑餓成爲我第一個死亡的警號。初時，我硬吞了兩堆雪塊，明明知道這是不可能填飽肚子的；但是，它冰涼涼的在我的肚裏作怪，總可以使我不致太麻木，不會昏過去不醒。」

「但這總不是長久辦法。」阿楓擔憂地插嘴。

「是啊，終於有一天，我餓得雙脚發軟，天旋地轉，但我的神智還沒有昏迷，我知道我很快會死去。阿楓，妳沒有忍受過饑餓，妳不會知道，眞正的饑餓，實在是比忍受任何病痛要痛苦。正當我幾乎昏死過去的時候，我就見到我爹的屍體，還躺在我的旁邊。於是，我靈機一動，也可以說是饑不擇食，我抽下身上的匕首，就我爹的大腿上，割下一塊肉來，放在咀裏大嚼。」

「不，不要再說了，這實在是太可怕了。」阿楓將雙耳掩住狂叫。

「妳一定要聽下去，妳聽完了我的往事，待會兒我把妳吃掉，妳也會原諒我的苦衷。」中村敦夫不理會阿楓的要求，輕描淡寫地繼續道：「在當時，我只想到是爲了充饑，爲了不讓自己掉掉；豈料，當我嚼了幾口時，我才發覺，人肉的滋味，原來是天下間最好的——任何山珍海味，都無法比得上人肉的鮮美。結果，我將我爹屍體一片片肉全割下來，我試過用各種烹調的方式，最後還是發覺，生嚼的滋味是最好的。」

阿楓雖然把耳朵掩住，但中村敦夫的敍述，仍是一字一字毫不遺漏地傳進她的耳朵裏。

「難道你不覺得你對你父親這樣是不孝嗎？」阿楓一邊嘔吐，一邊問道。

「怎會，我相信我爹在天之靈，一定也同意我吃他的肉。天下父母愛子之心同出一轍，他反正是死了，用他一副皮囊，延續了兒子的生命，他一定會心甘情願的。反正我就是不吃他，他的皮囊一樣會長蛆，化作水。」

阿楓連胃裏的酸水都吐出來了。

「不過，我爹因此也害苦了我。從山上下來之後，我對人生就再沒有樂趣了。因爲我已深深地愛上人肉的滋味，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人肉可吃，我就會有痛不欲生的感覺。每天就算吃下山珍海味，我還是痛苦不堪的。而吃人肉並不容易，尤其是在墳地裏挖出來的屍體，它的味道已跟新鮮的人肉差得太遠。阿楓，妳這麼漂亮，妳的肉一定是最鮮美的。我可以擔保，妳會是我所吃過的人肉當中，最美味的一個……」

中村敦夫眼中的殷切神色更甚。同時，他已經站了起來，一步一步向阿楓走去。

「不，不要……」

「別怕，別怕，我吞下妳之後，我們會比任何夫婦更加恩愛，因爲妳我將會永不分離了。」

中村敦夫的聲音越說越柔。

阿楓不住的往後退，她的瞳孔睜得大大的，她在企圖掙扎。

可是，中村敦夫的饞相，不斷在她的臉前擴大、擴大，到了最後，除了中村敦夫那白森森的牙齒外，阿楓再也看不到其他的東西……

血影魔踪

陣陣刺耳的尖叫，使大宮茂在酣睡中醒了過來。

尖叫是從隔隣的屋裏傳過來的。這種尖叫，凄厲、恐怖，簡直不似出自人類之口。

大宮茂似乎對這種尖叫習以爲常，嘆了口氣，他站了起身，就到厨房去做飯，對隔壁屋裏的情形，一點也不理會。

飯做好之後，大宮茂胡亂地塞飽了肚子，就用荷葉，包了幾個飯糰，才走到那發出尖叫的屋去。

屋門打開時，裏面的情形，教人不忍卒睹。因爲屋裏是一片凌亂，不，應該說是比垃圾堆還要亂多了；而那個女人，正在垃圾堆裏發狂，她的口吐着白沫，不住用手抓着自己的頭髮，撕着自己的衣服，當大宮茂走過來之時，她好像視而不見。

大宮茂的神色，流露出一片黯然的、絕望的憐惜。

輕輕地，大宮茂將飯糰放在地上，就說：「順子，飯糰做好了，妳餓了就吃吧！」

說着，大宮茂就將屋門重新關上，將自己和屋裏的人隔絕。輕輕的，大宮茂又長長嘆口氣。

× × × ×

大宮茂就是這樣一個可憐的人——他是在旅館中做工的，一生克勤克儉，積了大半生的錢，就和村裏青梅竹馬長大的順子成親。

在成親的時候，大宮茂幻想過，從此他會是世界上最幸禮的人。順子不但漂亮，而且還極賢慧，將家務打理得很好，又對自己十分體貼。

可惜，大宮茂的夢還沒有做醒，整個人就被殘酷的現實弄得機伶伶的醒過來。

順子瘋了，莫名其妙的瘋了。

她口中時時發出狂叫，她的身體裏，像禁錮着什麼鬼魔似的。所以她會不住的抓着自己，撕碎了衣服，像是要將身體裏的魔鬼扯出來一樣。

每當順子瘋病發作時候，她什麼人也認不得，什麼話也不會說，而且力大無窮。

初時，大宮茂還想幫助她，他身上不少的疤痕，就是順子抓的。當然，爲了順子的瘋病，延醫診治，求神拜佛，什麼儀式都做過了。可是，順子的情況，一點也沒有改善，只有一天比一天沉重。

直到後來，大宮茂變得心灰意冷，人也變得沉鬱、寡言鮮笑。

每當順子的瘋病發得厲害的時候，大宮茂都是整夜在路上徘徊。他並不是厭棄了順子，乃是在毫無辦法之下，又不忍眼看順子這樣自我摧殘，只好用消極的態度，走在街上，眼不見爲淨罷了。

× × × ×

因爲家中有了個神智不清的妻子，大宮茂的工作，比平日更勤奮了。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在乎這份差事，要是再沒有這份微薄的薪水，順子和他不知如何渡日了？

旅館中的工作很繁忙，因爲這個鎭的位置是往來大城必經之路，商旅很多，而大宮茂除了負責在旅館門外招生意外，更要打掃房屋的清潔，若客人多的時候，還得到厨房幫忙。

大家都欺負大宮茂的爲人善良，任勞任怨；加以旅館的老闆，亦看準大宮茂的弱點，知道他比誰都還在乎這份差事，因此，分派給他的工作，也越來越多。

這天，當大宮茂午間回到旅館當班之前，才來到門前，平日與大宮茂很談得來的一個夥計，叫做谷山良平的，就將他扯過一邊，說道：「今天來了個奇怪的客人，待會兒你要小心一點！」。

本來，做旅館差事的對千奇百怪的人見過不少。雖然，谷山良平的話，是一番好意，但對心事重重的大宮茂來說，聽過了就耳邊風一樣，也沒有放在心上。

正自顧自的走入旅屋時，老板就把他喚住了：「阿茂，第三號屋的客人，你去招呼一下。」

「是的。」大宮茂應了一聲，就向廊下的房間走去，就連谷山良平頻頻的遞眼色，他也沒有看見。

來到第三號客房前，大宮茂輕輕的叩了一下門。裏面立刻傳出來沙啞的男子聲：「進來！」。

把屋門拉開，大宮茂行了個禮，而他的眼睛，亦略略看了屋裏的人一眼。他只覺得坐在地蓆上的人，個子十分魁梧，大異常人的身型。

「客官，您要用膳嗎？有什麼需要，請吩咐好了。」大宮茂說。

那漢子沒頭沒腦地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阿茂！」大宮茂坦白地回答。他在說話的時候，又抬起頭來，與這個漢子接觸了一下。他只覺得，這個身型極其魁梧的大漢，臉貌亦比常人猙獰，還隱隱有種說不出來的邪氣。

「阿茂，你不怕我？」那大漢的話問得很奇怪。

大宮茂錯愕的抬起頭來，望着對方的臉孔，就問：「怕？爲什麼要怕？客官您來住店，是小號的客人，我盡本份的招待您。您若有什麼不滿意，可以責備我，我也會去改善，務求客官在小號有賓至如歸之感！」

大宮茂老老實實的回答，對他來說，這當眞是很簡單的道理。沒料到那大漢聽罷他的話，忽然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沙啞、刺耳。

「很好，你這個人果然有點意思，是非常人。」那大漢似乎很喜歡大宮茂。

× × ×

夥計們，沒有人願意招呼三號客房的客人，工作還是落在大宮茂的身上。

「你坐下來，就吩咐大宮茂坐下來。」那大漢用飯之前，就吩咐大宮茂坐下來。

「你這個人，從來沒有作過虧心事，很好，我很欣賞你，你可願意跟隨我？」那大漢一邊喝酒一邊說道。

「您怎知道我沒作過虧心事？」大宮茂奇怪地問。

「只有沒做過虧心事的人，見到我才會這般坦然！」那大漢解釋道：「很好，但你還沒有回答我，你可願意放棄這份工作跟隨我？」

大宮茂幾乎不假思索，就答：「不！」

那大漢臉色剎時間變得十分難看，臉目似比剛才更猙獰。但很快的，那大漢却又哈哈的大笑起來：「也不怪你，你一點也不知道我的底細，你當然不肯跟隨我。好罷，我現在坦白告訴你，我是一個術士，我有無邊法力。你跟了我，我會將我所會的，傾囊相授。到時，你可以橫行無忌，順你者生，逆你者死！」

豈料，大宮茂聽完那大漢的話，完全不爲所動，仍然用堅決的口氣說：「大爺，您的抬舉，我非常感激。我是個平凡人，也不希望學什麼法術，只要能安安穩穩、平平淡淡的過一世。」頓了一頓，大宮茂又長嘆了口氣，再說：「何況，我也不能這樣離去，我還要照顧家中的妻子！」

那術士聽完大宮茂的話，不免十分失望。他已經瞧清楚，大宮茂是一個胸無大志、與世無爭的人。

「也罷，人各有志，我不會相强於你。」

此時，那大漢已把飯吃完，將盆子推開，就盤膝打坐，再也不理會大宮茂了。

× × × ×

一切像以前似的，當這個猙獰術士離去後，夥計們像鬆了口氣，回復往日的輕鬆。生活半絲變化也沒有，順子仍然是一貫的發瘋，連她最親切的丈夫也不認得。大宮茂還是深宵徘徊於村上，人亦和往日同樣的消沉。

又這樣過了一個月，順子依舊沒有半點起色，大宮茂臉上的笑容絕跡了。

那一夜，大宮茂自旅館收工回家，已經三更了。像平日一樣，他會首先回家，悄悄地把大門拉開，站在玄關，聽聽屋裏的聲息，然後才在村上徘徊，等待順子精疲力倦的熟睡之後，才回去休息。

可是，今夜大宮茂拉開大門時，意外的發現房間裏靜悄悄的，沒有聲息，慣常聽到順子的狂叫和尖呼，都似乎完全的沉寂了下來。

心頭往下一沉，大宮茂已經意味到，有意外發生了，當下不及細想，連忙就衝入屋裏，拉開了順子屋的門！

眼前的景象，令大宮茂呆了！

屋裏不再是垃圾堆似的，而是收拾得整齊乾淨。而最奇怪的，就是順子，她這時又恢復在新婚時的模樣，打扮得容光煥發，整整齊齊的。

當她見到大宮茂時，展開了一個溫柔的微笑，並說：「你回來了？我熬了一鍋魚湯，待你洗了脚之後，再端出來給你喝。」

順子說完，就站了起來，自大宮茂的身邊走過，很快的，打了一盆水放在玄關之下。

大宮茂如同進入夢境裏一樣，愣愣地站着，腦海中的思維，似停頓了。

「來呀！快洗脚去，水已經預備好了。」順子這時又在玄關下招呼。

像個機器的木偶一樣，大宮茂坐在玄關，將脚放在盆子裏，腦袋仍是一片空白。

忽然，衝進鼻端的，是一陣熟悉的魚湯香味，使大宮茂的神智，又恢復了正常。

大宮茂最愛喝魚湯的，尤其是順子親手烹調魚湯，大宮茂更吃得津津有味。

像從天裏掉回來的幸福，大宮茂忍不住，緊緊拉着順子的手，興奮的叫道：「順子，妳眞的全好了？妳又回復了以前一樣的可愛？」

「你說什麼呀？你今晚的話，怎麼這樣的稀奇古怪，我完全不明白呢。」順子說道。

「妳……難道不知道妳自己怎樣子的嗎？」大宮茂很好奇的問。

「我怎樣子了？我犯了什麼錯誤？阿茂，難道你在討厭我了？」順子花容失色的說。

看順子的模樣，大宮茂知道，她對自己這幾個月來的一切，全不知情。當下，他嘆了口氣，就將她幾月來的情況，詳道出來。

「順子，妳一點也不曉得，見妳這個樣子，我眞的心如刀割，妳甚至連我也不認得。幸好，現在妳已經全好了，眞該謝謝蒼天。」

「哦！」順子聽了大宮茂之敍述，汗如雨下，臉色也變得青白：「我爲什麼一點也不知道？我只覺得，自己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這個夢又長又可怕，夢裏有一個很高很高，臉目猙獰大漢，把我禁錮着。我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我掙扎了很久，終於從惡夢中醒過來。」

大宮茂沒有說話，只是留意聽着順子的描述。

「當我醒來時，看到房間一片凌亂，自己又衣衫不整，不禁奇怪，沒想到，沒想到……我曾經瘋了。」

大宮茂端起湯來，喝了兩口，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幾乎連湯也湧出來，就道：「順子，妳剛才說，在惡夢裏，見到一個魁梧大漢，把妳禁錮起來。妳可還記得，這個漢子的模樣？」

「他……他的樣子很猙獰，而且，他的額上，長着一顆黑的大痣。」順子思索着說。險些連湯都潑在地上，大宮茂尖聲地叫起來，「是他，竟然是他？」

「你說什麼？是誰？」

「順子，我見過你夢裏所見的人。他是個術士，他曾經來過旅館住了一晚。」大宮茂答道，思索了半晌，又自語道：「奇怪，爲什麼會有這樣巧合的事？莫非妳的瘋癲，和他有關連？」

順子看到丈夫臉色蒼白，心裏很驚，似乎有一種陰影，已籠罩到他們的頭上來，不自禁的，她將身子挨近了丈夫，想要抓住一點安全感。

× × × ×

生活過得很平靜，一切像惡夢已經過去。左隣右里見到順子的霍然痊癒，都替大宮茂感到萬分高興，以爲大宮茂夫婦，從此可以安安樂樂了。

只是，大宮茂的心裏，始終像壓了一塊大石似的。那個術士的出現，使他無法不擔憂，生活越是平靜，他越覺得這只是山雨欲來的前奏。

他甚至私底下盼望，那個術士最好快點出現，要殺要戮，亦能早知道結果，總比如今過着精神大壓迫的日子要好得多了。

但，那個不知名的術士，始終都沒有再出現，這眞是漫長的等待。

在家裏越舒服，大宮茂的心裏越恐慌，可以又說不出話來，也不敢讓順子擔憂一份。

那天，大宮茂像平時一樣，中午吃完飯後，就回到旅館去。他在村上走着的時候，本是心事重重的，忽然，路旁有幾個孩子打架，令他注意起來。

四個孩子在欺負一個骨瘦如柴、像小叫化般的孩子。那四個孩子個個强壯，將那小叫化壓在地上，拳打脚踢，小叫化的臉上，已被打得又青又腫，毫無還手餘地。

本來，小孩打架是尋常事，但眼看四個孩子欺負一個沒有反抗餘力的小叫化，大宮茂見了不平的心理是有的。在他心目中，眞希望那小叫化忽然可以站起來，將欺負他的敵人完全打倒。

豈料，大宮茂心念才一動時，那被壓在地上的小叫化，眞的如有神助似的，忽然把壓在他身上的孩子推開，然後奮力的左右揮拳，將其中兩個小孩打得鼻血泉湧，無法招架。

大宮茂見到小叫化不用自己出手，就贏了這場架，很爲他高興，因趕着工作，也不及細想就離去了。

× × × ×

這日，他回到旅館。

「阿茂，上次那位客人又來了這兒。他交代了我們，只要一見到你回來，就要你進去見他。」老闆微笑着說：「這位客人仍是住在第三號客房。」

大宮茂聽到老闆的話，頓時，整個人像墮入了冰窖一樣，他心裏在吶喊：「要來的事，終於來了！」

進入屋裏，大宮茂看到那術士正對着自己微笑，不過，他的微笑依然使人覺得猙獰。

「阿茂，這些日子裏，你一定過得很愉快吧！你心裏想什麼有什麼，你一定很開心了，

該謝謝我吧！」

「大爺，我不明白你說什麼？」大宮茂愕然回答。

「哈哈，眞是個獃子，也不想想，這段日子來，你是否心想事成？」那術士又得意地將頭湊近大宮茂的臉孔，說道：「這就是法力無邊的表現了。」

大宮茂雖然老實，却也不笨，剎那間，很多事情都回到腦際來——生活裏近來的順境，例如妻子對他越來越體貼，老闆待他忽然的態度好轉，不都是自己心裏一直盼望的事情嗎？

「這……這眞是法術嗎？大爺，我可沒有跟你學過法術！」大宮茂想到這裏，就半疑半驚的問。

那術士點點頭，很得意地說：「不錯，我並沒有教你任何法術。但我却有辦法，將我的法力，轉移部份到你身上。如今你親身體驗到它的好處，想當然不會拒絕作我的徒兒了吧！」

又是一次的驚愕，大宮茂不明白，眼前的術士，爲何對收自己爲徒有這麼大的興趣？同時，那術士眞的對自己沒有相害之心？大宮茂無法不懷疑。

術士見大宮茂沒有開口，誤會對方已被自己所打動，就說：「做我的徒兒，是別人求也求不到的。你是前生修來的福氣，這就跟我去吧！」

大宮茂猛然憶起一事，就問：「且慢，大爺，內子曾有一段時間，忽然瘋了，此事跟大爺可有關連？她曾說在神智不清的那段期間中，見過大爺您的。」

術士連臉色也不變一下，直認不諱：「是呀，凡我法力所到，要人生就生，死就死，這又有什麼稀奇。」

「但順子與大爺無怨，大爺您爲何要逼瘋她？」大宮茂顯得極爲不滿，遂質問道。

「我施法之時，並不知道她是你的妻子。何況，後來她不是復元了嗎？爲了維護自己，少不得會犧牲別人，這是難以避免的事，你又何必認眞？」

大宮茂越發覺得，眼前這術士是旁門左道。故而他又婉拒當術士之徒，拂袖而去。

× × × ×

回到家裏來的大宮茂，十分擔心，他預料術士會惱羞成怒，加害順子，令順子又再瘋癲起來。出乎意料，順子還是順子，她並沒有再瘋，不過是跟平日一樣溫柔體貼。

直到晚上，臨睡之時，大宮茂忽然覺得，自己渾身百體都不舒服，全身血脈都像膨脹了一倍，就似隨時要爆炸開來一樣。連他的臉，也變成豬肝般顏色。

「阿茂，你怎樣了，你有什麼地方不舒服？」順子在旁邊問道。

「我快要炸開……」大宮茂想回答妻子的話，但才說得半句，身上的感覺更痛苦了，而

就在此時，他隱約的覺得有個聲音在呼喚自己。

再也忍不住了，雖然大宮茂知道，自己若眞前去，禍福未定，但他的雙脚却不由自己的，朝向家門外衝去！

大宮茂一直向村外衝去，當他見到術士站在前面的樹下時，就噗通的一聲跪下來，抱着術士的腿。

「大爺，你救我呀！我全身像要由裏面爆炸開來一樣！」

「大宮茂，我早料到你會來，不過，我沒有辦法救你。」術士冷冷的說。

「其實，你這種情形，在我身上也會發生的，阿茂，你可知爲什麼會如此？」那術士慢條斯理說：「只因爲你身上已有我的法力。你的法力到了某一定的程度，就要卸給別人；否則你會全身裂開死去！」

「你可記得，你妻瘋癲的事？那是爲了我要散去身上部份的邪魔孽障，而散在你妻身上，你妻就會心智失常。眼前你唯一辦法，就是也將這些痛苦，散在你妻身上。」

「不，我不可以這樣？我寧願死去。」大宮茂呻吟着，堅決地說。

「那麼，你可以找一個不認識的人，我再傳你挪移邪障辦法。」

「不，不！」大宮茂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他甚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何況，順子上次的突變，他深深明白其中痛苦。

「既是這樣，你只有忍受全身破裂，撕成片片的痛苦。其實，你又何必這樣固執呢？你跟我學這些道兒，不是可以相安無事了嗎？」

「我得趕快回去，就算是死，也要見見順子最後一面！」大宮茂覺得，自己全身已脹得隨時都會爆炸。他明白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因此，再不與術士浪費時間，連忙奔回家。

當他一直往家裏奔回去之時，身上的痛苦，起初仍是極其利害，但到後來，膨脹感漸漸的減少了，而身體好像越來越輕鬆一樣。

終於，家門在望了，還未拉開門，就聽一陣似是遙遠、却又熟悉的慘厲呼叫。大宮茂全身的鮮血，似已變成冰凉，他也沒有再往家裏走，而向術士那個方向狂奔過去。

果然，那個術士仍在，很悠閒的望着狼狽而來的大宮茂，那副模樣，就似貓戲老鼠。

「我知道你非回頭不可。怎樣了？到如今，你可知道我的厲害？」術士很自傲地說。

「你爲什麼把我妻弄瘋了？」大宮茂氣憤塡胸地說。

「這是不聽我話的報應。阿茂，我已將你體內的邪障，移落在你妻子身上，讓你眼睜睜瞧着妻子受罪，痛苦一輩子，哈哈！哈哈哈！」術士說着，大聲地狂笑着。

大宮茂此時的感受，當眞是氣憤、痛恨得要當場噴血。他此刻對術士，已經完全沒有害

怕之心，但求與他同歸於盡。趁着術士得意仰天狂笑時，他就像一條餓狼般撲了過去。

當術士發現大宮茂以卵擊石的撲過來之時，想要反擊。畢竟已太遲了，大宮茂用牙緊緊的咬着他的咽喉……

嘴裏有種腥腥的熱血，直流進喉間，大宮茂覺得，術士扯住自己的頭髮之手，越來越稀鬆了，最後竟已軟軟的垂了下來。

目睹術士竟眞的被自己咬死，大宮茂對着他的屍體，不由發愣。到後來他的神智恢復後，又驚又怕，就要發足狂奔，把自己隱藏起來。「阿茂，你怎麼在這裏，你也不知道我有多擔心？」忽然，順子的聲音在背後響起來。

「順子，妳好了？妳又像平時的樣子了？」大宮茂抓住妻子的手，有種恍如隔世之感。

當順子見到術士的屍體，自然問及阿茂。若非她看到丈夫滿嘴鮮血，眞的不敢相信，平日連螞蟻也不敢踩死一隻的大宮茂，會將術士咬死。

大宮茂夫婦，像做了一場噩夢似的，在術士死後，他們才眞眞正正過回正常的日子。

隔了很久，他們在一個陰陽師的口中，才知道順子第二次的發瘋，得以痊癒，全因大宮茂將術士咬死之故。原來這些邪術，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靠人的「鮮血」，只要鮮血一冒，邪術自解。

凶宅

屋裏十分熱鬧，賓客們和主人木村見一，在喝酒猜拳，鬧得不亦樂乎。

木村見一本來是個賣絨線的小販，一生辛勤的積蓄，直到現在才購了房子，難怪在新居完工之後，他要熱熱鬧鬧的高興一下。

只是，在這種賓主同歡的場合裏，其中一個客人高橋，態度却有點與衆不同。

高橋是個年輕的小伙子，平素最喜歡玩樂的。可是，今天他雖然亦隨着大伙兒喝酒笑鬧，但在態度上，總是奇奇怪怪的。

要說出他的奇怪，却又並不容易，總之就是有點不自然就是了，比如他剛才要去端酒，就是一個例子。酒就是放在木村見一的面前，如果以直線方向，高橋走到期村見一那兒端酒，只要三步路就可以了。而且高橋與木村之間，並沒有障礙。奇怪的是，高橋站起來去端酒，却要拐彎，以弧線般的方向，走到木村見一的面前去。

喝酒、猜拳，往往可以使人忘記時間，這一夜，直鬧到三更半夜，大家才散去。

木村見一將這幾個朋友一直送到玄關，與客人互道晚安之時，正在玄關繫鞋帶的高橋，忽地轉過頭來，說道：「木村呀！你家裏的客人眞奇怪，怎麼會這樣沉默的！」

木村見一也沒有留意，因爲還有其他的朋友等着他道晚安。高橋亦沒有繼續再問下去，只是聳聳肩，步出了木村的新房子。

× × × ×

日子過得很平靜。

木村見一和他的妻兒，對新屋都極爲滿意。更何況，木村差不多已屆退休年齡，在新房子裏，過得很舒適，他覺得自己可算是安享晚年。

這日，木村見一在鎭上蹓躂的時候，碰巧見到高橋。自從那個晚上彼此喝過酒之後，就一直沒有見面。因此，彼此見面時，就馬上一起去吃麵，順便喝兩杯。

酒過兩巡，天南地北的扯了一番，木村見一忽然想起那夜分手時，高橋在玄關裏所說的話。

「對了，高橋，那天晚上在我家裏，是否喝得很醉，連說話都變得一塌糊塗？」

沒有一個人，肯在朋友面前，承認自己沒有酒量的。所以，高橋立刻說：「胡說，喝那幾瓶酒我會醉？多喝一倍我還可以呢！」

「算了，別吹牛皮，你那天不是醉得亂說話呢！你那晚說我家裏有……？」

「對了，現在說起來，我還是不明白。你家裏爲什麼有個客人，他從頭到尾都不肯說話？」

木村見一怔了怔，就答：「你又在說夢話，我家裏那有一個人不說話，那天晚上，就只有你，三善、村田和山口四個客人，大家不是都談得很好嗎！」

「嘻嘻，你又吹牛了，我當然知道三善他們。但是，還有那個站在牆角，穿白衣服的漢子，究竟是誰？他整個晚上都沒有開一次口！」

木村見一如墜入五里霧中，半晌亦說不出話來。「高橋，我那晚就只請了四個朋友，而且全晚我都沒有見過穿白衣的人，你不是開玩笑吧？」

高橋似乎被冤枉了，哇哇大叫：「我怎會開玩笑，他明明在那裏，我喝酒時，他正坐在我和你的中間！」

木村見一猛地想起，那個晚上，高橋端酒時，明明可以直接的走到自己的面前來，他却拐了個大彎。如今聽來，似乎眞的有個人坐在他們中間。

可是，若眞的有這樣一個人，爲什麼自己看不到？

太陽雖然照得很明媚，這種三月天的天氣，木村見一却覺得自己的背心發寒。

「高橋，你眞的見到一個白衣漢子？」

「是呀！」高橋坦然地說。他簡直一點也不明白，爲什麼木村見一會那麼緊張？

「我看不見，我沒有看見！」木村見一幾乎是神經質地大叫起來。

「什麼，你看不見？」高橋也吃驚的叫道：「你不要嚇我！」

木村見一聽到高橋這番話，心裏更是驚慌。因爲他可以知道，高橋的這番說話，絕非撒謊，否則，高橋不會臉色蒼白，如此驚慌。

「高橋，爲什麼我們見不到，只有你自己才看到。請你老實告訴我，此事是否眞的。」木村見一極爲緊張，抓着高橋的手，顫聲地問。

「眞的，我爲什麼要騙你，木村兄，我現在都慌得全身發抖了。」高橋說着，就站了起來，說道：「再見了，我有事先走，失陪了！」

一個白色沉默的漢子，在木村見一的新居內，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看見的。那麼這個漢子，在一般人口裏的叫法，該是——鬼魂吧！

很快的，整個鎭上的人都知道，木村見一的新居，竟然鬧鬼！

× × × ×

新房子再不是木村見一他們所嚮往的地方，而是他們所害怕的。每天在屋裏，就有種如在鬼域的感覺。

木村見一的子女，更懼怕留在屋裏。只要有機會，他們都要逃出去，甚至有時藉故不在家過夜。

縣上的人，更怕走近木村的新屋，有時剛巧經過，亦遠遠的躲開，就彷彿走近這間屋子，也會沾上了霉氣。木村見一爲此感到特別難受。

心情已經不好了，還要接受別人的歧視，木村見一心裏的打擊，可想而知。

所以，木村見一就想到驅鬼的辦法來。

陰陽師是請到了，爲驅鬼而作法。木村見一花去的錢不多，付出的希望亦很大。

滿以爲陰陽師的法力，一定是很高强的，當那天作法後的夜裏，木村見一與妻子在屋裏時，也就很自然地鬆了一口氣。

「唉！但願從此以後，再沒有事情發生！」

就在木村見一把這句話說完之後，忽然他抬起頭來，就再也說不出一句話，而且兩眼也發直了。

「咦！你幹什麼？」木村的老婆見到丈夫的神態有異，便問。

同時她就很自然的回過頭來，看看自己的背後。一望之下，木村夫人全身似是僵硬了一樣。

木村夫人的背後，有一個白衣人。他的背貼着木村夫人，坐在地蓆上。

本來，屋裏有個白衣人，他們只是聽高橋說過，但自己從來也沒有見過，連做夢也沒有想過。陰陽師作過法之後，白衣人竟立刻出現了。

倒抽了一口凉氣，木村見一大着膽子，向着那個白衣背影，說：「老兄，你……你要什麼？」

木村見一的話說完，却覺眼前一閃，白衣人消失了。

沉默了很久，因爲剛才的一幕，實在太意外、太令人吃驚了。怔了許久，木村見一夫婦，才像回到現實來。

「果然見到它！見一，我們怎辦？」

「搬！除了搬家，還能怎樣，連陰陽師都沒有辦法，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 × ×

當木村見一放棄了新居之後，搬回舊居沒有多久，就病倒了。

病了不久，木村一命嗚呼！

在木村見一頭七的那天，來致祭的人却是寥寥可數。因爲有許多人仍然以爲，木村家是不祥，他們惟恐會沾了木村家的霉氣。所以，雖然木村見一生前的好友不少，但是肯前去致祭的人實在不多。

當高橋出現在木村家的舊居時，他們的家人，心裏難免起了一種異樣感覺。

高橋對木村家人來說，有很大的關連和影響。要不是高橋，木村見一絕對不會發現自己的家裏有個白色的鬼魂，那麼在不知不覺裏，他們可以心安理得的，好好的過活。

所以，木村家人見到高橋的時候，心裏不知該是恨他？還是該感謝他人情味够濃，肯來致祭？

高橋向木村見一的靈牌行過禮之後，就走到喪家的面前，作一番慰問。

慰問完畢，高橋就拉住木村見一的長子。

「太郎兄，有一事想與你商量，我們可以找個地方說話嗎？」

「好的，請到庭院去！」木村太郎滿腹狐疑，就與高橋步向庭院。

高橋在庭院裏，馬上開門見山就說：「太郎兄，令尊的不幸，眞令人難過。但死者已矣，希望太郎兄你節哀順變。如今，你是一家之主了，我想此事該和你商量，只有你可以拿得主意。」

「高橋世叔，究竟有什麼事呢？」

「有人想買你們的新居，請我來和你們討個價錢？」木村太郎有點疑惑的，上下打量着高橋，半晌，才冷靜的說：「世叔，那個買主是誰？可否請你直言？不會是世叔你自己吧？」

高橋料不到木村太郎如此精明，一語道破心事，不由自主有點尷尬，就道：「太郎兄眞精明。是的，此事也不用瞞你，的確是我想購此房子！」

「世叔，這房子有鬼，又是如此不祥，難道你一點也不怕嗎？」

高橋的樣子，看起來更尷尬了：「這……這我想，我不去犯他，他也不該來犯我。同時，我是貪便宜，我想這房子的價錢應該比其他便宜！」

木村太郎知道，高橋的話是不足以相信的，可是，他居然一口答允，將房子賣給高橋。這眞是意料之外的事。同時，高橋做夢也想不到，木村所要的錢，比自己想像還要低。

× × × ×

高橋成了鎭上的英雄，因爲他居然遷入木村的鬼屋去居住，他竟敢和鬼魂挑戰！每逢有人向高橋打聽此事，高橋總是半開玩笑的說：「我要和屋裏的鬼魂打交道！」

當然，沒有人相信，高橋獨個兒住在鬼屋裏，眞的爲了要和鬼魂打交道。可是，不相信之餘，大家仍然猜不到高橋的眞正企圖。

大概是高橋搬入木村家的鬼屋，半個月左右，他却忽然失踪了。高橋的妻子，在那天，跟平日一樣，中午就燒好了菜，等候高橋回舊居吃飯。可是，一直等到日已偏西，高橋還是連影子也不見。

本來，高橋的老婆，就天天都爲搬出去的丈夫擔心；如今再想起近日來鎭上的謠言，不由得就心慌意亂，坐立不安。

高橋眞的失踪了。

像陽光下的一粒塵，轉眼間，就消失在空氣裏，再也無法捕捉到它的痕跡！

此事傳到木村家，木村太郎都覺得十分意外。當然，他亦不可能知道高橋的下落。究竟，高橋是否眞的已死？若眞的死了，他的屍體爲什麼無處可尋呢？

誰也說不出答案！雖然，大家都意味到，高橋生還的機會是微乎其微，但沒有見到屍體，誰也不敢決定他已死亡。

只是，高橋的妻子，却決定替丈夫辦理後事，雖然沒有屍體，但仍可以爲他弄個靈牌。大家都覺得高橋的妻子，這樣做是太過份了一點。但苦苦相勸，高橋的妻子仍一意孤行，她向別人說，她堅信自己的丈夫已死。

× × × ×

半個月過去，高橋還是沒有踪影，他的屍體也找不到。被高橋購下，曾一度是木村家的屋子，被視爲不祥，此時又再次的荒蕪下來。

就是大白天，也沒有人肯進去，惟恐走進這間凶屋，淪落到高橋那樣的下場。

奇怪的事，却在半個月後發生在高橋的妻子身上。自從丈夫失踪後，她的情緒和精神都十分差的，可是，這兩天，她却堅持要去那凶宅裏。

家裏的人，雖然苦苦相勸，但高橋妻子一意孤行，她甚至很蠻橫的說：「這間房子是我丈夫生前購下來的，爲什麼我去不得？你們憑什麼攔阻我？」

高橋的岳父，見女兒這般蠻橫無理，很是苦惱，但想及女兒最近所受的刺激這般大，只得忍氣吞聲的說：「杉子啊，那間屋這樣不祥，爹當然是不想妳去。妳就算不爲自己想一下，也該想想孩子們，萬一妳發生了什麼意外，爹又怎樣活得下去……？」

杉子對於父親的話，毫不動心，她固執得似一條牛：「爹，你不要阻止我。我知道，高橋有許多話要跟我說，他在屋裏，我要去和他相會！」

× × × ×

杉子非但眞的一個人走進房屋內，而且還選着天黑的時候才去。

當她進入了那所房屋後，她的父親和家人，都是提心吊膽，一夜不能闔眼。

整整一夜過去，凶屋裏平靜異常，更沒有半點可疑聲響，吊膽提心的時候終於過去了。在曙光初現之時，杉子竟然平安無事的走了出來。

杉子雖然是平安無事的出來。可是，她却哭得像個淚人似的，撲倒在她的兄長身上，抽泣着說：「沒有了，我早就說過，他一定死掉，他果然死掉了。」

杉子的話，使她的兄長聽得一頭霧水，連忙就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杉子兩隻眼睛，哭得又紅又腫，像個核桃似的。她用衣袖抹完淚水，情緒亦似乎平靜了一點，就道：「找幾個人來，高橋的屍體在井裏。」

「妳怎麼知道？」

無論杉子的兄長如何追問，她再也沒有話了。她的精神很差，像隨時都會倒下來似的。

「你們不要多問，依我的話去做吧！」

兩個兄長將杉子送回家裏之後，就眞的找了幾個膽大的漢子，走進凶屋的水井作打撈工作。

出乎意料之外，杉子的話竟然一點也沒有錯，高橋果然眞的在井裏，當大家把他的屍身撈出來之後，就發現他的屍身，腫漲了許多。按推算，高橋死去的日子，該是他失踪的那日

開始。

大家本來擔心，杉子見到丈夫的屍體，可能會像瘋狂一般。但又是一次的意外，當高橋的屍體抬到家裏時，杉子的態度像麻木了一般，甚至連眼淚也沒有。

「杉子，妳要是想哭，就趕快哭出來吧！別鬱在心裏。那會影響身體的！」

杉子仍然像一尊石像，對父親的勸告，完全充耳不聞，她的眼淚是昨晚流乾的！

「杉子，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妳是怎麼知道高橋的屍體在井裏？」

杉子父親雖然拼命的追問，却依舊沒有答案。

「通知他們，多搜集一些乾柴來！」杉子却忽然說了這麼一句話。

「要乾柴幹什麼？」

「我要把那間屋子燒了！」杉子斬釘截鐵地回答！

「爲什麼？」

「釋放高橋！」杉子冷靜地說。

簡直令大家越來越糊塗，高橋明明已經死了，還說什麼釋放？大家呆在那裏，不由得都用眼睛看着杉子的父親，希望老人家能給大家一個定論。

沒料到高橋的岳丈竟然贊成女兒的意見：「把房子燒掉也好，省得以後還會陷害人於死路。不過，在縱火之前，還是通知左鄰右里好點兒，免得殃及池魚。」

× × × ×

當那間凶屋付諸一炬之時，杉子和他的家人，都在現場親眼看着那間凶屋變成焦炭！

當凶屋在烈火燃燒得十分燦爛的時候，火裏面忽然有個難聽的、如夜梟的聲音響了起來。

「杉子，妳好毒辣的手段！」

聲音隨着烈火沉寂下來。杉子的父兄都被這突然而來的聲音嚇得半死。但一旁的杉子，態度還是那麼鎮定，彷彿她早就知道會有這樣的怪事發生。

回到家裏後，杉子沒待父兄向她問話，就先開口了。

「爹！那間凶屋裏的寃魂，是不甘寂寞的捉狹鬼。它不肯讓高橋的魂魄回家，它把高橋困在屋裏！所以，我思前想後，才會出此下策！」

杉子的大哥，在這時忍不住插嘴了。

「妳怎知道這許多事情？而且，妳爲什麼會堅持要一個人去那凶宅？」

「當時，我也是憑一時的感覺，我總覺得事情太奇怪了。高橋下落不明，他不是個全不負責的丈夫，而且，他有雙陰陽眼，時時都能見到鬼魂的。他居然像瘋了一樣，買下凶屋，

又要離家在凶屋裏獨居，必有原因。所以，我要查明原因，唯一的辦法，就是親自到凶屋裏去。」杉子此時的態度，變得很冷靜。

杉子仰起頭，看了天花板一眼，像仔細的回憶當時的情形，說道：「我見到許多人，也見到高橋，他們有的在談天，有的在下棋。不過，除了其中一個穿白衣的漢子，臉露笑容外，其他的都是一派愁容，高橋也是。我當時忍不住就向高橋哭了，我越傷心，那白衣漢子就越高興。當時，高橋忍不住，就衝口而出告訴我，要我回去，他說他被困在這兒，也說他的屍身在井裏。」

「噢！怪不得，那白衣的鬼魂，是那兒的首領？」杉子的父親點點頭，恍然大悟。

「他是個不甘寂寞的鬼魂，他找了許多人陪他。高橋就是不幸上了這個捉狹鬼的當。」

「它用什麼方法讓高橋甘心情願去死？」

「我不知道，爹，我眞的不知道，鬼魂是在冥間的，我實在不知道。」

在陽間的人，不可能曉得陰間的事。杉子甚至不知道，自己這樣放火，把屋子燒掉，釋放在那兒困着的幽靈，是否有錯？

但她畢竟爲死去的丈夫做了很多事，她與白衣鬼魂對抗，全是憑着她對丈夫的愛！

愛妻之死

在東京都的都立大學執教的秋津俊輔，前往京都市參加公害問題研討會，兩天後回到家中，發現妻子美佐江死在屋中。死因則是服用過量的安眠藥，屋內並留有用便條紙寫的遺書，遺書內容如下：

「最後，只能採取這個辦法了。做爲妻子的我，並沒有給您任何幫忙，死後還要給您增添麻煩，我內心感覺難過不安。同時我對佳代也感到抱歉。這一切的遭遇實在是我的命吧！希望您能多多原諒，再見了。」

俊輔的妻子被發現躺在客廳中央的地板上，周圍有些嘔吐物，化着粧的臉沒有一絲痛苦，死狀安祥。

俊輔發現到美佐江時，美佐江還有些微的體溫。不過法醫認爲已死了兩個小時左右。吃安眠藥的時間推定爲午夜十二時到第二天的凌晨二時之間。

這段時間，俊輔和一位朋友在京都市內的一家咖啡廳喝着威士忌。聽了法醫的說明，俊輔抱着妻子的屍體大哭失聲。

一

客廳、寢室，甚至厨房，還留有美佐江的氣息。注視着桌上美佐江和我的結婚紀念照。實在很難相信美佐江已離開我一個禮拜了。外人怎麼看我呢？他們一定認爲我對妻子不好，她才自殺了，我覺得受辱。

天天都有同事、朋友詢問妻子的死因，學生們都以好奇的眼光看我，妻子爲什麼要自殺？爲什麼呢？我也很想知道呢。

這一天，我照樣坐在桌前，點燃煙，想着美佐江，……。有人下了樓梯，打開書房的門。

「還沒有睡覺啊？」

我回頭，恍惚間，是美佐江！哦，是佳代，美佐江的妹妹。她們不但長得相像，就連聲音也相同。

但是二人的性情完全不同，六年前，經人介紹認識了美佐江姊妹。姊姊端莊、柔順；妹妹個子較高，裝扮時髦，我當時選擇了姊姊美佐江。

佳代今年已廿八歲，仍小姑獨處，目前在一家出版社上班，一個人住着公寓房子，生活倒也輕鬆寫意。自從美佐江自殺那一天起，她就來我家。她大概是想我這個突然喪妻的姊夫，需人照料而來幫忙的吧。

佳代坐到我面前來，注視着我的臉說：

「姊夫！」

「什麼事？」我漫不經心地應着。

「姊夫，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嗯！」

「你知道姊姊自殺的理由吧？」

「自殺的理由——」

「就是姊姊自殺的眞相，我認爲姊夫知道。」

「胡說，我那裏知道呢。」我辯駁着。

「那張遺書寫着：『最後，只能採取這個辦法，』開頭不就很怪嗎？『最後』，那不就是表示前面還有什麼話已講過了嗎？譬如姊姊前面寫着碰到了不幸的事情，偶然的事故等，

但避免不了，最後，只能採取這個辦法了。可是這封遺書並沒寫明，……」

「小佳！」

我極冷靜地停止她的話，「妳有這種懷疑是相當過份的，的確美佐江的遺書沒有寫出詳細的情形。但是這只能說，她之所以寫得這麼簡單，是她認爲親密如丈夫的我，應該會曉得她內心的秘密。」

「況且，有一件事妳不是不知道的。美佐江去年九月流產過。爲此她傷心難過了一陣子，我們夫妻間還因此發生過口角，不知道這是不是她自殺的原因。」

佳代這麼一問，令我想起那一晚刑警們問我的那一段不愉快的回憶。

二

「自殺是人類的特權。」還有人說，「自殺是人類的最後自由。」

但是這種特權和自由，却使周圍的人大受影響。

部一晚，我滿懷興奮的回家，滿以爲妻子會展開笑顏的說：「你回來了啊！」誰知回家後，迎接我的竟然是妻子的屍體。但是年輕的刑警拍拍我的肩：「先生，請您節哀順變。在您最悲苦的時刻打擾您，實在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不過公事公辦，還是請您回答我一些問題，……」

刑警特別問及妻子自殺的原因和方法，調查有無教唆者，當然遺書的眞僞也是調查的重點。

「這封遺書，不够清楚哩！」

「好像還有些情形沒寫出來。」

我有點困難的說：

「到底怎麼回事，我實在不曉得。」

「尊夫人最近的態度和言語有無異樣的地方？」

「有。」於是我把美佐江流產的事詳的說了。那一陣子，美佐江曾經迷迷糊糊的在馬路上走，差點讓車子撞倒了。

「嗯！」刑警問完了話，隨即轉向當時已趕到家裏來的佳代。

「關於妳姊姊的自殺，妳能提供一些意見給我們做參考嗎？」

「我的想法和姊夫的差不多，沒有其他的疑問。」

佳代很清楚的回答，當時我胸中掠過一股溫暖，到底是自己的親戚。

「這封書是尊夫人的親筆跡，沒有錯吧？」

刑警又轉過來問我。

「是的。」我重重地吐了一口氣。

「絕沒有錯，我姊姊的字都是斜斜的傾向右邊。」佳代又添了一句。

我有點生氣，警察們竟然懷疑這封遺書的眞僞，這麼說他們是認爲美佐江的死有他殺的嫌疑了。可是美佐江自殺是千眞萬確的，這一點我很清楚。

警察們調查這些，對我來講，是毫無意義的。不過有一件事，我倒是很感動的。他們調查出，美佐江去買安眠藥的藥房。美佐江買了兩家藥房，因我有服安眠藥睡覺的習慣，經常和藥房打交道，藥房和我們都很熟，老闆不疑有他，就賣了安眠藥給美佐江。

「這是很明顯的自殺。」

刑警們終於下了結論。

從頭到尾就一直站在我這一邊的佳代，過了一個禮拜，居然又提出了美佐江的自殺理由，實在令我不能理解。

對這件事，我不能多作說明，因我不知道佳代在想什麼。

三

佳代還是咄咄逼人的問着我，

「姊夫是什麼時間去京都？」

「上禮拜二，開會時間是從那一天中午到第二天中午，會議一結束，我就搭乘新幹線回來。」

「那就是說，姊夫離開的時間就是姊姊死亡的三天前囉？」

「可以這麼說。」

「你是幾點離開家門的？」

「很早，我是搭乘七時廿分的新幹線，到達京都是十時十分。但是妳問這些和美佐江的自殺有什麼關係呢？」

「也許有。」

佳代的目光實在令人憎厭，我把視線轉到我手中的香煙。

短暫的沉默，佳代又開口了。

「姊夫離家的那一天晚上，我曾打過電話給姊姊。」

「美佐江在家嗎？」

「在。我向姊姊說想來家裏住一晚，但是姊姊說家裏有點事，今晚和明天都不行等等拒絕的話。在交談中時，我聽到了奇怪的聲音，……。」

「……。」

「我聽到拉門的聲音，並聽到有人喊着『小美』，接着我們對話就停了下來。」

「電話被掛斷了？」

「不是，我想是姊姊用手按住話筒。沒多久，姊姊的聲音又傳過來，她急急忙忙的說：『剛才有位鄰居來，有點事須要商量，很抱歉，以後再談！』就掛斷電話。」

「我還是不明白。」

我又點燃了一支煙說。

「我認爲姊夫已知道意思了，只是故意裝蒜而已，你，你實在又卑鄙又懦弱啊！」

「別開玩笑！」

我的心跳不由自主的加快，我的表情一定不怎麼好看，我竟然被我的小姨講我卑鄙懦弱。

「你還不明白的話，那我就說明一下。家裏的前後門都是使用推門的，使用拉門的只有一個地方，那就於浴室，而電話就放在靠近浴室走道旁的桌子上。所以說，如果有人拉開了浴室的門……。」

「你是說，美佐江在講電話時，有人從浴室出來？」

「我是這麼認爲。」

我相信我的臉色是越越難看了。

「還有，從浴室出來，叫姊姊『小美』的人，是個男人的聲音。」

「姊夫，你說鄰居叫姊姊什麼來着？」

「都是叫美佐江或秋津太太等客氣稱呼，叫『小美』的，是一些學生時代的好友或極少數的親戚。」

佳代的意思，我開始明白了。佳代是要告訴我，妻子趁我不在家時，在家裏招待了一個親密的男人。

我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小佳，你好像認識那個男人？」

我從喉間迸出了這句話。

「姊夫，你聽過的場仁一這個名字嗎？」

佳代不正面回答我。

「的場仁一。」我搖搖頭。

四

「仁一是我的表哥，和姊姊相差一歲。」

「本來在東京的銀行上班，十年前突然失踪。」

「爲什麼呢？」

「不曉得。人就像突然消失了似的。登過尋人啓事，報過人口失踪，就是找不到他。上個月却突然出現在我的公寓，他是根據一本小說上的通訊地址，找到了我的公寓。」

「隔了這麼多年，再見面，我是又驚訝又好奇，詢及他這十年來的生活，他只是笑，不肯吐實，還要我給他姊姊的住址。」

「給他了沒有？」

「沒有，我不喜歡仁一，也沒有必要告訴他姊姊的住址。可是我去厨房沏茶時，他很可能偷抄下了桌上通訊錄上姊姊的住址。」

胸中的不安突然的湧現了出來。

「那麼那晚你聽到的男聲……。」

我的話哽住了。

「仁一是姊姊的初戀情人。」

我像是被搥了一拳。

「他們常去散步，聽音樂會。本來姊姊是打算和仁一結婚的，但是仁一却突然失踪了，姊姊也像得了重病似的……。」

我用手勢制止了佳代的話。佳代的目光充滿着憎惡和嫉妬。

「講這些話是太遲了點。」我站起身來。

「等一下，話還沒有完。」

「不，我已經聽够了。」

「姊姊自殺的眞正原因，你還沒有回答我呢？」

執拗的口氣壓迫着我。

「跟你講過，自殺的原因是因爲流產而引起神經衰弱，其他的無可奉告。」

「還有個問題，姊姊自殺那一天，你是幾時離開京都，幾時回到家裏？」

五

關於這個問題，刑警們也問過了。

那一天，我搭乘十四時四十四分的新幹線離開京都，還有一位講師同行。到達東京車站我們就分手了。到達的時間是十七時三十五分搭乘地下鐵，在新高圓寺車站下車，然後就步行十四、五分鐘左右到達家裏。

按了許久的電鈴，妻子沒來應門，我想她大概是出外購物不在家，我自己有隨身携帶鑰匙就開門進去了，沒想到發現了妻子的屍體。

當時妻子還有點體溫，我存着萬一的希望，打電話叫醫生來。但是醫生的意思，妻子已死了兩個鐘頭左右。

檢察官有個問題，就是我到達東京，回到自宅，發現屍體再喚醫生來這一段時間，有點交待不清。

這是多麼無中生有的問題。

——您確定是搭十四時四十四分的新幹線回來的？

——沒錯。有一位講師跟我同行。

——到達東京是十七時三十五分。

——是的。

——您說您搭乘地下鐵，在新高圓寺車站下車，步行十四、五分到達家裏。這樣說，您發現屍體應是下午七點多鐘左右。但是實際上您叫醫生的時間已超過八點半了。您這一個多鐘頭的時間作了些什麼事呢？

——我沒有馬上搭乘地下鐵。我本來想搭計程車回家，但二三十分鐘，沒有找到計程車。

——原來如此……

——於是我才考慮改乘地下鐵，那時候剛好是黃昏時刻，肚子很餓，我想在外面吃完飯後再回來。

——那您去那一家餐廳吃飯呢？

——結果，找了幾家都不能滿意。車站附近的餐廳作菜都太油膩了，所以我想還是搭地下鐵回家算了。

刑警們問這個問題並不表示我有問題，因爲美佐江吃安眠藥的時間不是在我搭車的時刻。所以我和美佐江的自殺一點關係都沒有。

現在佳代充滿敵意的又問我回家的時間。

「小佳！」我說。

「關於我的行踪，那一天，我已向辦案人員講得很清楚了。他們都瞭解了，當時妳不是

也在旁邊嗎？」

「我是在旁邊，但是不瞭解。」

「怎麼說呢？」

「姊天不是很討厭計程車嗎？你一向都是搭地下鐵和巴士的，爲什麼單是那一天想搭計程車？」

「……」

「而且每一次姊夫出差回來，姊姊都會爲您作一餐豐盛的菜餚，這是你們結婚以來的習慣。」

「……」

「我不能理解的是，姊夫對於這一小時所編的理由。」

「你認爲這一個小時內，我能做什麼呢？」

「什麼都能做，譬如可以讀到姊姊的一封長長的遺書。」

「遺書？只不過是一張便條紙而已，三十秒就讀完了。」

「不，我認爲那是最後一張。依姊姊的脾氣，她一定會對這自殺有很詳細的解釋。」

我想我的臉已漸漸蒼白了，而佳代的嘴唇也失去血色。

「妳認爲我花過時間看那封遺書？」

「正是。」

「那會是寫什麼？」

「一定會寫仁一是姊姊初戀的情人，十年後再度碰面，正是姊姊流產以後得不到姊夫諒解心情最沈悶的時候。仁一又表現了對姊姊依舊一往情，因而他們失去自制，作出對不起姊夫的事來。而姊姊在悔恨之餘，決定自殺。」

佳代的眼淚已掉了下來。

「當初我一看到遺書，就發現不對勁。遺書上寫『同時我對佳代也感到抱歉』中的『佳代』，不合於姊姊平日叫我的習慣，姊姊平日都喊我『小佳』。」

「這個詞兒不對，又能代表什麼意思？」

「我姊姊一定提到和仁一結婚的事，但事實上却不可能，因而對仁一感到抱歉。這個『佳代』應該是從『仁一』變來的。姊夫把『仁一』加了幾筆，變成『佳代』，使姊姊這次自殺的過程中完全沒有仁一這個人的存在。」

多高明的推理，我完全被打敗了。

「妳怎麼沒向警察提起呢？」

「沒有必要提，那是因爲——」

佳代的嘴唇動了一下，終於再吐出話來，「因爲我愛着姊夫。」

說完，她頭也不回的上樓了。

我吃了一驚，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

佳代愛我！

六

佳代的推理是正確的。

美佐江的自殺眞相確實如她所說。

但是她只知道一部份，不是全部。

美佐江自殺的背後，還有更駭人的事實。

那天，我到達東京車站，馬上就搭下鐵回家，這裏和佳代的推理吻合。

但是進入屋內，我愕然了。我看到美佐江的屍體及另一個男人，兩人相擁倒在地上。驚訝之後，我把兩人拉開，美佐江已停止呼吸，男的還規則地呼吸着。

他，我從沒見過面，三十四、五歲左右，微黑的皮膚，穿着黑長褲、白襯衫、藍領結。

桌上放了一張厚厚的遺書，佳代推理的沒錯，美佐江確實在我不在家時，和這個叫的場仁一的男人發生了關係，這個男人來東京之前在大阪的俱樂部、酒吧工作過。

儘管遺書寫了許多對我抱歉的話，但對的場仁一也沒忘情。

我絕不允許他們這樣待我。

想像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情景，一股怒氣充滿全身。

那時，那個男人喘了一口大氣，微微的睜開眼睛。

幾乎是種反射的行爲，我跳了起來，用盡雙足的力量，往那男的臉上踢了下去。同時用力的踩他脖子、他的胸部。

一股怪味和着痛苦的喘息聲，從他口中迸出來。不知過了多久，直到那個男人不動，我才停止這瘋狂的動作。

我馬上把這個男人拖到庭院，就在老樹下，挖了一個洞，完全把這個男人埋了下去。

大概花了一個鐘頭左右，我累得滿頭大汗。還好是晚上，並且這一帶的住宅區，很少有行人經過。

回到屋裏，我把遺書的最後一張留下，其餘都燒毀。並且就如佳代的推理，加了幾筆，

把『仁一』兩字，改成『佳代』。

這樣的場仁一在這個自殺事件中就完全不存在了。這是我對他們的報復。

等到春天時，我還要在埋那個男人地上種些花草……。

現在，我想到睡在樓上的佳代，於是我站起身來，上樓去了。

畫像邪魔

有人不認識木島季之！

木島季之只不過是個十八歲的少年郎，他容貌俊美，風度翩翩，而且品性淳厚。加以木島世家，歷代得到朝廷的恩寵種種條件，都使木島季之成爲江戶的名人，個個羨慕的對象。

木島季之的父親木島川原，到如今還是吃着朝廷俸祿。在江戶，他的權力是最大的，差不多就像個土皇帝。

木島川原有四個妻妾，共有九個兒子和十三個女兒，而臨到晚年，他的原配夫人又爲他生下么兒季之。晚年得子，加上季之越長越俊俏，所以在衆多子女中，季之就最得父親的歡心，又是家族中的寵兒。

而儘管木島季之在寵愛的陪伴中長大；然而，他一點也沒有紈袴子弟那種驕氣。相反的，唸書勤力，文質彬彬，吃喝玩樂陋習都與他無緣。他不時拿出錢財，去周濟窮困的人；而

那手丹青，江戶上的名門富家爭相搶要。假如說季之是一個才子，可一點也沒錯。

也許，木島季之亦曉得自己名氣太盛，每次外出，總有不少人爭相跟隨自己，所以，閒着無事，多在家中。

這幾天，木島季之閒着無事，一時高興，就着人拿了面大鏡，對着自己，畫起自畫像來。

起初，只想着遊戲性質，藉此解解悶，然而，繪畫下去時，如有神助似的，木島季之的自畫像簡直跟眞人一模一樣。要是將畫裱起來，懸在牆上，只怕大家以爲那張畫就是木島季之本人。

說起來奇怪，當木島季之這張自畫像快要完成的時候，每每在作畫的時候，木島季之會覺得目眩心跳。但季之有好强的意志，雖然這幾天身體覺得不適，却依然堅持要畫好他的畫。

然而，當那自畫像最後一筆完成之後，木島季之竟然暈倒，不醒人事。

大夫及時趕來了，經過大夫的診脈後，川原便連忙向大夫查問兒子的情況。「沒什麼大碍，只是勞累過度，一時心脈調息不勻，才致暈厥。我開張方子，照方子煎藥給他吃，到晚上他自然會好起來。不過，以後就要多注意他，千萬別讓他過於勞累，否則，釀成沉疾，那後果就堪虞了！」

× × × ×

休息了半個月左右，季之的健康也回復過來，人也變得精神了，但自經這一次後，川原夫婦覺得兒子是從鬼門關裏走了一遍過來，所以，對季之的寵愛，更勝從前，千依百順之外，飲食行止都差專人打理照拂。

而病癒之後的季之，性情亦有了少許不同。往日他對作畫是非常喜愛的，但此刻竟着人將全部畫紙、顏料扔掉，甚至連自己繪得栩栩如生的自畫像，也要人扔到貨倉裏，再也不屑於一顧。

忽然這般性情大異，木島季之的隨人不敢做主，連忙通知川原夫婦。川原夫婦却覺得兒子這次大病，皆因作畫起首，早已認定那些畫具顏料是罪魁禍首。既然兒子要扔掉它們，川原夫婦簡直就拍案叫好，並吩咐下人照着季之的話去做。

侍奉季之共有四個下女。在木島這樣的大家族裏，下女亦有等級之分。正如侍奉季之的四名下女當中，就有個總管叫孝和子。她除了將季之的飲食起居全部照應妥當外，其餘那三名下女，還是由她掌管。

孝和子今年才十六歲，她的母親曾是季之的奶娘，把季之奶大的。孝和子十二歲就派到

季之部屋，侍候孝之，由於她待人隨和，聰明伶俐，將季之侍候得妥貼，因此甚受川原夫婦重視。

却說這天季之命令下人將顏料、畫具扔掉以後，整個人像鬆了口氣，到掌燈時分，晚飯開來，季之興緻頗高，還要喝酒。

「你的身體才剛好，喝酒會傷身的！」孝和子知道季之平日量淺，加以身子才恢復，所以就婉言相勸。

「我只喝一杯，好妹妹，妳就許了吧！」平日季之跟孝和子熟絡得像自家人一般，此時聽到孝和子反對，就涎着臉說。

其實季之那副俏模樣，甚討人歡喜，此刻軟聲哀求，加以孝和子心軟，不由得答應下來。

「只許喝一杯，多喝一口我就告訴你爹？」

「當然，當然！」

吃過飯後，孝和子侍候季之洗臉洗手，又替季之舖好被褥，其餘那三名下女都各自去睡了，就剩下孝和子和季之兩人在屋裏相對。

「孝和子，妳別走，陪我談談！」港孝和子把被舖弄好也要退下時，季之忽然拉着她的手。

不知怎地，常日孝和子與季之單獨相處時，完全沒有半點不自然的感覺。只有今夜，當季之拉着自己時，她覺得季之的目光和態度跟往日有少許不同。

「妳好美，知道嗎？」季之拉着孝和子的手。

孝和子是個早熟的姑娘，當她聽到季之的說話，再瞥到季之目光裏那陣熾熱的火燄時，她的芳心就跳動得十分厲害。因爲隱約間，她已曉得季之的企圖了。

果然，季之的臉漸漸的湊近，就在孝和子的唇上輕吻了一下，又在她的耳畔輕輕道：「今晚我——要妳！」

儘管孝和子的心早許給季之，儘管她早曉得自己身體遲早都會被季之佔有的，可是，季之突然的把這話提出來，又那麼直截了當，孝和子的心不能不跳得要衝出口腔來，全身也變得灼熱。

明知道這是遲早發生的事，何況，孝和子在十二歲那年，已經愛上了這個主子。所以，當季之如此哀求他的時候，就也不加拒絕。

× × × ×

自從經過那晚之後，孝和子幾乎每天晚上，都留在季之屋裏，過的就像夫妻般的生活。

在孝和子的感覺上，這些日子來，她與季之的歡好，心靈上得到很大的滿足，何況，她是眞個的喜歡季之，將自己最寶貴的交予季之，是她認爲的樂事。

如此天昏地暗的樂了半個月，連川原夫婦都知道了。不過，自己的兒子玩一個下女，在他們眼中看來，只不過是一件小事情，不足大驚小怪；反倒是慶幸兒子已懂人事，可以娶妻生子。

却說一天，季之忽然對孝和子討厭起來，獨個兒乘馬到外邊遊玩，又到一個摯友福岡家去喝酒。

福岡有個妹妹蘭子，年華雙十，長得十分豐腴，季之來喝酒，蘭子也出來招呼。

在蘭子斟酒時，季之已經對蘭子發生了興趣，那對眼睛，不時的偷窺着蘭子的胸脯。只喝了幾杯，季之就裝了副不勝酒力的樣子。

福岡對這個驕客十分重視，連忙將季之送進了客人居住的部屋，又命蘭子親自去侍候他。

事有湊巧，福岡才將季之安排妥當，就有人來告訴他，他經營的飯店，有人鬧事，得要福岡馬上去調停。於是，福岡只有吩咐叮嚀蘭子小心侍候客人，自己得要返回房子一趟。

福岡離去後，蘭子便捧了熱水進屋，準備給季之敷上熱巾，使季之能快點酒醒。

在蘭子剛把熱巾按在季之的額上時，忽地，自己的手就被季之抓住，同時，季之已跳坐起來，眼睛睜得大大的，連半分醉意也沒有。

蘭子還未來得及說話，季之已把她拉倒在懷中，同時，嘴唇已湊到蘭子的臉頰上狂吻起來。

「你幹什麼?」蘭子一邊掙扎一邊大叫。

季之見到蘭子怕得那個樣子，更是得意。他就像一條狼一樣，撲了上來，撕下蘭子胸前的衣服。

季之用强得到了蘭子之後，獲得了異常的滿足，回到家裏來，見着孝和子，不免就比平日冷落，同時還吩咐孝和子晚上不用侍候自己了。

自從把身體獻給了季之之後，孝和子一直活得又甜蜜、又快樂。忽地，季之對自己有了憎厭的神態，還吩咐自己不用陪他過夜，頓時，孝和子有種被冷落和遺棄的感覺。

季之出外的時間越來越多。雖然，他回家以後，從來也沒讓大家知道，他究竟往那兒去。可是，日子久了，大家不多不少知道，季之愛去風月場所，而且出手豪綽，流連忘返。

× × × ×

川原夫婦在下人的急傳中，連忙趕到季之所居的別苑來，只見一個人怒氣冲冲在大叫大

嚷。

「你是誰？怎麼在這兒吵？」川原老爺見到那漢子在吵嚷，不由嚴厲的說道。

川原夫人一眼便瞥見站在廊下，手足無措、臉色青白的孝和子，便忙向孝和子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孝和子，這人是誰？」

「他是少爺的朋友！來找少爺的，可是少爺出去了。」孝和子恭敬地回答，可是，從她的說話和神色中，她似乎在忍瞞着一點什麼。

川原夫人正待繼續的問，不過那個人已大聲的叫起來：「你叫木島季之滾出來，別以爲他躲着就可以沒事，我福岡今天非揍死他不可！」

川原老爺聽到這人的話，聲聲要找最寵愛的兒子晦氣，怒不可遏道：「你是何人，你敢在咱們木島家來撒野，我的兒子有何得罪你之處！」

「木島川原，你的勢力雖然大，但今日我是拼死而來的。你兒子强姦我妹妹蘭子，讓她有了身孕，見不得人。他毀了蘭子的一生，你說，我能不來找他報仇。我不怕你財大勢大，你縱子淫行連你也得負上責任！」福岡越說越氣，連眼睛都佈滿了血絲。

木島川原夫婦，素來都以爲自己的兒子是十分聽話和厚道，怎會料到季之會做出福岡嘴裏所說的話，就忙斥福岡荒唐，又命人將他抓起來。

只有孝和子知道，福岡的控訴，絕對不會是誇大。因爲季之近日性情的改變，孝和子是知道得最清楚的，而她心中的難過，亦是最甚。

實在不願意再聽衆人吵鬧，孝和子悄悄去收雜物的地方，只有那兒是遠離衆人最清靜的。

來到雜物間，孝和子抬頭一望，很自然的，就見到子之那幅栩栩如生的自畫像。當孝和子的目光，落在木島季之的自畫像之時，不由自主的，就嚇了一大跳。只見那自畫像的右邊臉頰，多了一個膿瘡。而孝和子記得清清楚楚，木島子之這張畫像完成之時，是絕對沒有這個瘡的。沒有理由，一張畫像自動會長上一個膿瘡。可是，更沒有理由，有人故意加上去。面對着這幅畫像，孝和子眞的呆了。

× × × ×

季之很晚才自父親那邊回來。

每個下女都知，他一定是在父親那邊，去商量關於福岡前來的事。

當季之進部屋的時候，孝和子就一直留意着他。但是，季之的表情，完全是若無其事，就彷彿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孝和子對季之行爲雖然不滿，可是，對他的愛意仍然濃烈，因此，不得不關心地問：「

怎麼了？可沒鬧出大事來吧？」

季之伸了個懶腰，毫不以爲然的，淡淡的說：「有什麼大事，只不過是福岡大驚小怪罷了。憑他妹那副樣子，我會動她，已經是給足了她面子。」

孝和子聽得季之如此談話，心裏又悲、又忿，腦海裏不由自主就想起了白天見到那幅自畫像的奇妙情形。她只有一個錯覺，面前的這個季之，再不是英俊瀟洒，而是滿臉膿瘡一副可憎模樣。

孝和子屢次給季之規勸，兩人的感情因而越來越惡化，孝和子簡直是絕望了。到後來，希望季之改好過來的心意亦完全絕望，甚至連季之在外邊到底混成怎麼個樣子，亦不聞不問了。

其實，孝和子根本不用詢問，亦對季之在外邊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

沒有人比孝和子更清楚季之在外邊的行爲。因爲孝和子早就留心到，每一天，木島季之的自畫像，都會比前一天更難看。這是意味着木島季之每做一件壞事，他的自畫像就加倍難看，所長的毒瘡更多。

只要見到季之的自畫像，孝和子就一天比一天心灰意冷。因爲季之那個自畫像越來越難看，如今雙手也像長了膿瘡。看到那個樣兒，就當然知道，季之在外邊沒有作出好事來。

孝和子甚至知道，木島季之是不會再改好的了。她再也不存盼望的心，有一天木島季之會回復以前的他。然而，孝和子那愛木島季之的心，却沒有改變。這份感情在她十二歲的時候，就已經根深蒂固的埋在心底裏。

而木島川原夫婦，對兒子的行爲，亦不是不知道；可是，他們實在太愛這個兒子了。因此，木島季之雖然胡作非爲，他們還是用掩耳盜鈴的態度，裝作不聞不問。

說起來湊巧，平日，木島川原夫婦，是從來也不入那個貯物室的。這一天，川原夫人不知要找一點什麼，竟然親自找到貯物室來。

當川原夫人一進屋，見到那張充滿了膿瘡的像，又驚又怕，不由驚呼一聲就暈倒過去。別人聽到川原夫人的驚叫，連忙就奔進屋裏。大家見到季之的自畫像，已是一驚，見到川原夫人暈倒，更是手忙脚亂。

當川原夫人被救醒後，將自己所見到木島季之自畫像的情形說了出來，又憤怒的說：「是誰這樣可惡，將我這孩子好好的一張自畫像，塗成這副樣子？這人是怎麼個存心？我非要抓他出來，好好的打他一頓！」

川原老爺知道這件事，心裏也是十分憤怒，他以凌厲的眼光向那些下女和男僕掃了一眼。就聲色俱厲地道：「你們好好招來，是誰這麼狠毒，把畫像攪成這個樣子。你們乖乖的從

實招來，否則你們得小心自己的脖子。」

那些下人幾曾見過川原夫婦像此刻那麼惱怒，個個嚇得發抖，連忙跪在地上，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只是頻頻地在呼寃。

「老爺，老爺，請您別打，我們平日根本都沒進那間屋子，而且那是少爺心愛的自畫像，我們又怎會亂來。我……我只是前天見孝和子進過那間屋，不知她會不會……」一個下女尖聲的叫了起來。

「對，老爺，我早幾天也曾見過，孝和子走到那間屋去！」負責侍奉川原夫人的另一個下女叫了起來。

「快把孝和子這賤人捉來！」川原夫人說。

每一個人都想擺脫被懷疑的罪名，所以一聽夫人要抓孝和子，已經立即有人傳令下去。沒有多久，果然就把孝和子捉了來。

孝和子早就知道川原夫人被嚇昏的事。不過，沒有經傳喚，她是不敢私自進入川原夫人的堂屋。然而，當大家把她傳進川原夫婦的堂屋，看到周圍的氣氛，已經意味到沒有什麼好的事情了。

只見川原夫人的臉色沉下來，向下跪的孝和子喝道：「妳好好的招來，究竟妳進貯物室幹什麼？季之的畫像，是不是妳幹的？」

於是孝和子將自己發現季之畫像長起第一個膿瘡說起，一直說到現在。

川原夫婦越聽越心驚，想不相信孝和子的話却不行。因爲季之在外邊的行動，他們雖然不是完全知道，但也知道得不少。故此，孝和子的敍述，深深打動他們的心。

「爲什麼會這樣？畫像竟然自動的變醜，這件事情實在太不可思議了！」川原老爺沉吟說。

「自畫像不可能無端變醜，我想一定有人作怪！」川原夫人固執的說。

「老爺，夫人，有一件可疑的事，不知道您們可有注意。記得當日季之少爺的自畫像繪成功之後，忽然就暈倒。而季之少爺醒來之後，性格就漸漸變了，從此連畫筆也扔掉，我覺得，這其中未免有點古怪！」孝和子道。

「對！對！」川原老爺拍拍額頭，就道：「這其中是有古怪。我的季之以前那麼乖，沒有道理忽然會如此胡作非爲。就是這幅自畫像，問題一定出在這個自畫像上面。」

「老爺，找人問問，爲什麼會這樣。我們一定要想個辦法，也許把那幅自畫像燒了，他就會回心轉意，把野心收回來！」川原夫人愛惜兒子，甚至在她的口中連季之的惡行也不肯提出來。

「不，這事萬萬不能輕舉妄動。且等我找人問問，才決定如何去做！」川原老爺道。

當那陰陽師聽完了那川原將軍的話，沉吟了片刻，就對川原將軍道：「將軍，我看你非要小心才好。因爲令少爺是非常人，他的自畫像你是萬萬燒不得。要是燒它，你的少爺也會死！」

「什麼？有這樣嚴重？」川原聽了那陰陽師的話，大叫慶幸未聽夫人的話去做。否則，如今自己最小的兒子，豈不是就會失去？

「唉！這是一件不容易解釋的事。若要解釋，只能說是令少爺實在長得過於完美，是人中龍鳳，妖魔妒忌了他，就在他那張自畫像裏，送入了季之少爺的靈魂。所以，季之少爺如今只是一副軀殼，故此他會那麼的胡作非爲，因爲此乃人性本惡。而那幅自畫像，既然有少爺的靈魂在，所以他每做惡事，那畫像就自自然然的會變醜了。」那個陰陽師長篇大論地在解釋。

「法師，到底有沒有改變的辦法？」川原老爺最關心是兒子的性情與生命，所以急忙地問。

重重地吸了一口氣，那陰陽師搖搖頭道：「夫人，請原諒我，我實在無能爲力了！」

川原夫婦倆幾乎是同時叫起來，就道：「法師，您的法力無邊，怎麼會無辦法呢？」

陰陽師再吸了一口氣，又道：「因爲令少爺的靈魂已進入他的自畫像裏面，要是胡亂施法，只會傷害到令少爺的性命，這又何苦來哉呢？」

一聽到會傷害到自己兒子的性命，川原夫婦都不敢再做聲了。雖然明知道目前自己的兒子，在外邊胡作非爲害盡不少人，但想及有半絲危害兒子的問題，川原夫婦寧願兒子作惡多端了。

川原夫婦去請教法師的事，完全是瞞着季之的。甚至是季之的自畫像會變醜，川原夫婦也沒有告訴季之。恐怕兒子知道這件事，會對他自己有危害。所以，早就下了一道嚴密的命令，禁止別人向木島季之提及這自畫像的事。

至於孝和子，她知道陰陽師的事，竟然膽大得自己去偷聽川原夫婦和陰陽師的談話。她實在太關心木島季之的事，所以，她冒着生命的危險，也要偷聽川原夫婦和陰陽師的談話。孝和子的目的達到了！她更覺得解救季之，是她的責任，她一定要讓心愛的人回復「眞我」。

有一天，木島季之在外邊爭風吃醋，鬧了禍，殺了人，跑回家裏來，不敢再外出。在家裏的季之，感到寂寞。於是，他又想起孝和子來，想起孝和子那完美的胴體。在入夜的時候，季之拉着孝和子，就要她陪伴自己過夜！要她留在屋裏。

然而，孝和子的態度却是冷冰的，說話也不帶半點感情道：「不，我不能！」

「爲什麼？」季之慾火高漲，憤怒的問。

「我對你的感情已經死了！」孝和子仍然不遵從。

季之把佈滿血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向孝和子喝道：「妳敢不聽從我？」當下，切齒的罵了一句，就向孝和子撲過來。

「不，你不能强迫跟我好，我不願意……」孝和子驚慌的叫着。

眼見孝和子像一頭待罪羔羊的無助樣子，季之那種原始的火燄，就更加高漲了，像猛虎般將孝和子壓在地上，就要强來。

「不，不成，我不願意……」

「只要我木島季之願意，妳怎能不從？」木島季之以無比傲然又淫邪的口氣道。

孝和子不知何時，抽出身上暗藏的利刃，淚流滿面的說：

「我不會從你的，木島季之，我愛你，可是，我也恨現在的你，我要你回復以前的你……」

孝和子在呻吟，在大聲的抗議。而在她的聲音還沒有說完時，季之的慘叫聲却已掩蓋一切！

看到兒子赤裸裸、血淋淋的屍身時，木島川原夫婦極爲傷心，撫屍大哭。

孝和子早想解脫木島季之的罪孽。她也知道，川原夫婦倆，是不會原諒自己的。所以，趁川原夫婦在哀慟不已，而下人們都被這突然發生的事情懾住之時，孝和子向後院外奔去，投進井中自盡了。

死了季之，川原夫婦的一生都變得黯然，特別是孝和子自殺了，他們連個發洩對象也沒有。

川原夫人想念兒子過度，就連木島季之生前所繪的自畫像，亦要取出來看。當他們把季之的自畫像攤出來之後，不由自主都嚇了一跳，因爲那自畫像竟然沒有了那些醜惡的膿瘡，回復了季之最初完成時的模樣。

是了，自畫像是季之的靈魂。當他的人死了後，他已無罪，所以自畫像又回復到純潔時的他！

偷心賊

城正樹那副專容，眞可以說得上是奇醜。

想像，也無法想到世間上會有這麼一個醜八怪！

一邊的鼻子塌了，唇角缺了一大塊，左眼只剩下一個大洞，臉上縱橫交錯，有數不清的疤痕。只消看上一眼，你不能不會發出奇想，這個人的臉孔，大概曾經被人用刀子剁成肉醬。

可是，肉醬般的臉孔，居然還能活過來，不是奇蹟嗎？這奇蹟偏偏是眞的出現了。

醜，不是一種毒。但誰見到西城正樹這個人，還是不由自主的退避三舍。

因爲，想嘔吐的人並不多。

可以知道，西城正樹是孤獨的，比一般樣貌醜陋的人，更要孤獨；他當然自卑，比任何人要自卑。

他雖然有殘缺不全的臉，他的健康，他的勞動力，倒是與一般人無異的。

只是，醜陋的人，際遇亦一定不好。西城正樹雖有工作能力，雖也不肯僱用他，那怕有些工作，是躲在厨房裏燒菜，不用見人的，但別人還是不給他這份機會。

誰也不願意接近他，或者和他工作有丁點兒往來！

幸好，西城正樹有塊很小的土地。他就自耕自重，自供自給，過着隱者般的生活。

這種生活很苦，因爲那塊小土地，亦只能種點甘薯、野菜。很瘦很荒的地，收穫僅够糊口。

西城正樹就在地旁蓋了間草房，作爲棲身之所，他的草房在鎭旁，距離縱橫交錯的街道很遠，他是完全孤立的！

× × × ×

西城正樹像平日一樣，破曉時分，就跑到田地裏幹活。

但今天有點兒不尋常，西城正樹走到地裏時，意外的發現地裏躺着一個絕色少女。

那少女臉色蒼白，似乎是暈倒多時。

西城正樹呆呆地看着地上的少女。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應否把這個少女救起。

長期沒有和外人接觸，而且對方又是個絕色少女，西城正樹怎能不躊躇。

他欲回到屋裏，但剛移動了兩步，終於回過頭來。

接着，西城正樹把她抱起來，帶回自己的草屋去，小心翼翼地將她放在榻上。

然後，他就去煎了一點薑湯，用一個瓦甑盛着，送到那少女的唇邊，餵她喝了幾口。

在那少女還未甦醒過來之時，西城正樹趕快地將自己的頭，蒙上了一個臉罩。

看來，那少女只是受了點兒風寒，在饑餓的情景下，才不支暈倒；所以喝下薑湯之後，過不了多久，就徐徐醒了過來。

當那少女張開眼時，就發現了面前的西城正樹。

「你……你是誰？我怎麼會在這兒？」那少女一邊說着，一邊掙扎着站起來。當她檢視過自己的衣服，還是整整齊齊的時候，就寬心了不少。

「妳在我的地上暈倒！」西城正樹簡簡單單回答。

「噢！原來是你救了我，謝謝恩公！」少女忙下跪，給西城正樹行了大禮。

「不用謝！姑娘貴姓？」

「我叫原田順子！是到鹽田投親的，沒想到昨晚會暈倒！」那少女靦覥地說。

「從這兒再走過去，就是鹽田鎮了。」

「恩公，還未知你貴姓大名？」

「西城正樹！」

順子再整衣衫，向西城正樹重新下拜，又道：「恩公，你爲何要蒙了臉，這……日後再相逢時，豈不是臉對恩公而不相識？」

「妳不需要知道我的樣子，也不需記着我！」西城正樹的聲音從臉罩內透出來，聽來是很冰冷。順子被西城正樹拒人千里的態度，弄得很是不安，最後，她向恩人重新拜辭！

「多謝恩公指點，日後投了親，順子登門再謝！」

× × × ×

當西城正樹爲了生活的必需品，非得到鎮上之時，爲免自己的尊容把人嚇倒，也爲避免別人的憎厭，他都是蒙上了面罩才出門的。

差不多半年沒到鹽田鎮，西城正樹覺得走在鎮上，總有種陌生和孤獨的感覺，他到鎮上來，主要是採購油和鹽這兩樣物品。

由於人們對西城正樹歧視；西城正樹亦很自然的，對他們產生反感。故此，當必需的應用品採購了之後，西城正樹就匆匆的向回家的路上走了！

可是，當他步向歸家的小徑時，意外的，發現昨晨被自己救起的少女順子，正坐在小徑旁的樹下傷心啜泣！

西城正樹本待不理會她，但經過順子身旁，見她哭得很淒凉，不由自主就停下步來。

「順子姑娘！」

順子獨個兒在哭，本就不留意身邊經過的行人，如今聽到有人喚己，抬頭一望，就見到西城正樹的臉罩了。

「恩公，原來是你！」

「——妳怎會在這兒哭？」

西城正樹不問還好，一問之下，順子又再哭得花容失色，像是見到親人，無法止得住哭泣了。

「先別哭了，究竟發生了什麽？」西城正樹面罩裏傳出的聲音，有幾分不耐煩。

「恩公，我雙親皆亡，我才遠赴鹽田，準備投靠我的舅父。可是，昨晚我去到鹽田，打聽之下，原來我的舅父已經死了，如今我已無家可歸，舉目無親……」順子說到這兒，更是泣不成聲。

西城正樹似乎聽不到順子淒切的話，由於他的臉上蒙上了面罩，亦教人無法知道他的表情。

半晌，冰冷的聲音，響自面罩裏：「假如妳不介意，可以暫住我家！」

聲音頓住後，西城正樹的脚步再不遲疑，就繼續走自己的路了！

其實，西城正樹心裏很緊張，他擔心順子不會追上來。但是，當他走了丈來遠的時候，耳畔就聽到背後有細碎的木屐聲，緊緊地追上來了。

整個人的心都像寬了！

× × × ×

順子來了之後，西城正樹平淡的生活，確是變得多采多姿。往日，燒菜、洗衣，一切的工夫，西城正樹都要親力親爲，但如今，順子爲他挑起了這些工作，同時還將一間破茅房，打掃得乾乾淨淨，很有點家的味道。

地裏的活兒並不多，尤其是添了順子這一幫手幫忙之後，西城正樹剩下來的時間，就挑起魚竿，到附近的小川垂釣，很多時候都會爲晚餐添上鮮美的魚肉羹湯。

這夜，順子弄好了晚飯後，看着香噴噴的鯉魚，不由就有個提議：「恩公，其實你經常去捉魚，自己也吃不了這許多，爲何不挑到鎮上去賣，換點錢來，添件衣服也好。我看你的衣着都很舊了！」

沒想到這一番好意，竟又惹得西城正樹生氣起來，面罩裏傳來的聲音，冷得似冰：「我爲什麽要打魚賣給那些人？我寧願將捉到的魚，投回江裏，也不要便宜他們！」

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順子對這個怪人的脾氣，不多不少知道點兒，她曉得西城正樹是非常憤世疾俗的。所以，她見到這個怪人發脾氣，連忙就閉上嘴來。

晚飯進行時，氣氛很沉悶。過了這一段日子，順子也習慣了西城正樹的不以眞臉目示人，同時，對這個人的怪脾氣，多少亦摸得清楚。

豈料，從來不愛多說話的西城正樹，忽然開口了：「妳還是到鎭上去找工作吧！我這兒的生活是很苦的，本來就不適合妳！」

西城正樹的話，說得十分冰冷，而又是那樣出乎順子意料之外。頓時，順子雙箸從手上掉下來，她的淚水亦忍不住漱漱而下。

「恩公，我本來就沒有理由倚賴您的。我知道我是應該走的！」順子涕淚盈盈的說。

晚餐就在食不下嚥的情形下結束了，順子的淚在那個時候亦已收住，她默言無語的將碗筷收拾，獨個兒在外邊的井口洗滌。

當掌燈之後，順子又爲西城正樹舖好了牀被，才收拾好自己的簡單行李，跪在西城正樹的面前。

「恩公，我走了！這些日子，得到恩公再生之德，我原田順子此生也不會忘記，希望恩公福壽安康，順子有生之年，一定會報答您的！」

×　×　×　×

爲什麼順子不再回來？她甚至連閒着回來，問候西城正樹也沒有。難道她眞的將西城正樹救命之恩，完全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她上那兒去了呢？

順子莫非回到她的本鄉去？也不是，她還在鹽田，但是，她化了個名字，在風月場中，成了鹽田鎭上最出名的藝妓。

這是很自然的事，一個美貌的女人，要利用她的美色去賺錢，她當然會是最頂尖的人物，最受歡迎的。

順子在妓屋裏，化了個名字，叫做秋娘。秋娘自從以色相迎人之後，鹽田鎭一下子熱鬧和繁盛了許多。因爲秋娘是出了名驕傲和架子大的，但是，這一切都抵不住她的美色。

鹽田鎭出了這樣一個美人，當然很快的，一傳十，十傳百，就教鎭上往來的旅人曉得，而秋娘的名氣，亦因而傳到很遠。

慕名來到鹽田鎭的人，實在不少。嫖客有個很奇怪的心理，女人的架子越大，越是驕傲，他們對她的興趣更大。

有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曾有不少富家公子哥兒，對秋娘傾心一片，而且不嫌秋娘出身寒

微，肯正式下聘，娶秋娘回家當正式妻子。

可是，秋娘就是不肯答應，她似乎對色笑迎人的生活，有無限的留戀！要知道求親的人，不但家境好，人也長得俏俊，偏是秋娘對這些人不假以顏色，有時候連見也不肯見他們！很奇怪的，秋娘雖成了鹽田鎭的名妓，來捧場的客人絡繹不絕；不過，秋娘在背着客人之時，總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也難得見到她臉上有笑容，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

熟稔的姐妹，向秋娘追問她底心事。秋娘往往只是淡然一笑，却用苦澀和哀怨的神色，去否認自己有任何不愉快的往事！

漸漸，妓屋裏的姐妹們都知道秋娘過去有段辛酸的往事。但她們亦不再去追問，因爲他們早已知道，秋娘是不會談自己過去的。

但是，她們仍然不解，爲什麼秋娘肯放棄金龜婿，寧願長留風塵地？

× × × ×

當西城正樹在井邊打水的時候，從井水的倒影上，發現了一張很漂亮的臉龐。正在抽上來的水桶，失手的再掉落井裏，井水泛起了一串串的漣漪。但是，在汹湧的井水裏，兩個倒影仍然是抖不掉。

「妳走吧！妳爲什麼還要回來？」西城正樹將頭俯在井口裏，聲音裏充滿了懊惱。

「你何必這樣避開我？」說話的是順子，她的聲音聽來極其溫柔，也很委婉：「外表並不代表內在！而且，我並不是沒有見過你的臉貌，我早在你睡熟的時候，悄悄把你的面罩揭開過。」

像被人摑了一巴掌，西城正樹整個人跳了起來。他似乎被激怒了，再也不忌憚以自己那張醜臉，對着順子。

「妳這好管閒事的女人，你……滾，妳馬上滾？」

憤怒中的西城正樹，模樣看起來是更加猙獰，更加醜陋和可怖。

奇怪的是，順子面對西城正樹這張奇醜的臉，一點也沒有覺得兀突，也不覺得他可怕。甚至，她臉上的神色也沒變，仍是一片柔情。

「你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氣？你……不要那麼自卑，我從來也沒有嫌你！」順子十分柔和婉轉的說。

沒想到，順子的話，更加令西城正樹憤怒：「妳這是什麼意思？我不需要妳的憐憫同情，妳以爲妳是什麼，妳以爲妳美若天仙，任何人都要爲妳傾倒？我偏不喜歡妳，妳滾，妳滾吧！」

順子沒想到，西城正樹會是這樣的不近人情，頓時，淚花在眼眶裏溢出來。

「恩公，你……你別這樣……我眞的不是同情憐憫，我……我也不是要恩公喜歡我，只是，多月不見，我特來向恩公問安！」

「我很好，沒有妳在身邊，省了很多事。妳走吧，以後也不要再來！」西城正樹的話冷酷無情。

順子似乎已是肝腸寸斷，她跪在地上，向西城正樹叩了幾個響頭，就立刻掩面而去。

目送順子的背影消失，西城正樹才轉過頭去，繼續打水！

西城正樹萬萬料不到。其實，順子並沒有眞的離去，她只是躲在一旁，不肯離去！

× × × ×

入夜之後，西城正樹獨個兒在屋裏，因爲草屋裏隱隱有些燈光透了出來。

四下很寂靜，除了蟲鳴，以及池塘畔的青蛙叫外，就再沒有其他的人聲。

順子躲在草屋的附近，挨着饑餓和寒冷。

她爲什麼要這樣苦苦等待？是希望屋裏的奇醜，能够回心轉意。

遠處有鷄鳴響起，一夜瑟縮在草叢的順子，看來衣衫不整，髮上濕濕的沾滿了露水。

不過，此刻她的心情很緊張。以前她與西城正樹共同生活過一段期間，她曉得西城正樹的生活習慣——他是黎明卽起，下田幹活的人。

太陽已從遠處的山坳中冒出來了，可是，草柵還是一點動靜也不沒有，更未見西城正樹走出來。

莫非他發現自己的行踪？順子的心裏很驚慌，她反覆的思索，她無法明白，自己何曾露過行藏？

當順子在草叢裏堅定了自己的信心後，她決定冒一個險，走到屋內去看個究竟。她很擔心，西城正樹一夜不尋常的改變生活習慣，會發生意外！

於是，順子自草叢向草屋走去。當她來到草屋前，屋裏還是聽不到任何動靜，順子的心跳得很利害，只差一點就自胸口跳出來！

深深的吸一口氣，順子伸出顫抖的手，推開那道用枯樹枝綑造的門。

門並沒有關，應手就可以推開。順子的影子，亦被草屋吞噬了。

隔了片刻，沉靜死寂的草棚，忽然傳出一陣凄厲，刺耳的尖叫，劃破了靜寂的長空！

尖叫聲過後，一切又依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草屋裏仍舊什麼動靜也沒有。

西城正樹仍舊不見人影。

× × × ×

秋娘突然的失踪，對鹽田鎭，特別是煙花地的人來說，當眞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曾經有

人四出找尋秋娘，但一點結果也沒有，因爲秋娘是不辭而別的。

對一個要來就來、要走就走的妓女，誰也沒法尋到她。她的身世，也成了一個謎。

只是，在秋娘失踪後沒多久，鹽田鎭上出現了一個人，一個臉貌酷似秋娘的武士。

這個武士當然是個男的。也因爲他是個男的，大家才更奇怪，一個雄赳赳的武士，竟然有一副女子般嬌美的臉孔。若他是個女的，大家必以爲他與秋娘是孖生姊妹，因爲他們的樣貌實在太相似了。

武士的名字誰也不曉得，但，他的行動十分怪異，他專門騙取美麗少女的心，却又始亂終棄，所以他傷了很多女子的心。鹽田鎭的人，因爲不知道他的眞正名字，就給了他一個外號叫偷心賊。

這個偷心賊，是專門利用自己俊美的臉容去欺負女孩子。有許多被騙的女孩子，到頭來憤恨之餘，却不能向這個俊秀的偷心賊報復。

亦因如此，偷心賊的逞凶，始終沒有遭到報應。

只是，偷心賊的行動越來越荒謬了，他不但偷女子的心，將女子糟塌。更可恨的，他將不少可憐女子的貞潔糟塌之後，潭用利劍將她們的容貌劃破，令人慘不忍睹。

這件事震動了整個鹽田鎭。但偷心賊的行踪飄忽，一般人要捉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個偶然機會，幾個野孩子在西城正樹的居所附近玩耍，意外的發現了一具女屍。女子的臉容血肉模糊，一張臉皮似是被人活生生撕了下來。

當初大家以爲，這必然又是偷心賊的傑作。但有人自女子身上的衣着，辨認出女屍的身份，原來是失踪的秋娘。

立刻有許多人想到，偷心賊的臉容酷似秋娘，可能是偷心賊戴上了秋娘的臉皮；再加推測，就猜疑那個奇醜的西城正樹，就是那個無惡不作的偷心賊。

只有一個奇醜的人，才會心理不健全，才會去做出種種滅絕人性的事。於是，大家都覺得，這個偷心賊，一定是已失踪的西城正樹！

作惡的人，永遠沒有好的下場，偷心賊逍遙法外的日子並不多，他終於被大家擒住了。

直至偷心賊被活活燒死，他對別人的盤問，都沒有作任何回答，他更對別人說他是否西城正樹的審問，不作一詞，秋娘是否他所殺死的，他亦沒有否認或承認。

× × × ×

這是一個可怕的回憶！

在偷心賊死後不久，人們殮葬秋娘之時，自她的衣衫裏檢出了一封血書。

血書的內容寫得纏綿動人，秋娘亦抖開了自己即是順子的秘密，同時也將自己愛上了奇

醜的西城正樹的經過，詳盡地說明。自血書裏，大家知道一個秘密，秋娘是自動割下自己的臉皮給西城正樹的，她之所以犧牲自己，無非是希望這個絕醜能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秋娘的痴情和偉大，的確令人感動。可惜，秋娘忽略了一件事，一個曾飽受了白眼歧視的人，心智本來已不大正常。當他將自己血肉模糊的醜臉去除，再貼上秋娘的臉皮，忍受了這莫大的，近乎「重生」的痛苦後，他憤世嫉俗的心，並沒有減少，相反的是變本加厲。

假如秋娘在天之靈，曉得自己的犧牲，換來如此結果，相信她會搥心頓足地追悔不已。

沙村復仇

東海道有一個小村，因事隔年代久遠，早已變得不知名了。只是，這個小村很特別，居民的生活，和其他地方的居民，完全不同。

村裏沒有田地，居民很難以耕種爲生，這兒沒有一塊土地是有泥土的，到處都是沙，黃色無盡的一片沙！

黃沙，難以種出好的植物來，何況，這兒離水源很遠。所以，整個村莊，都是黃色的一片，它給人一種乾旱、貧脊、蒼涼的感覺。

在這兒居住的村民很少，頂多約一百幾十口。他們過的生活苦不堪言，他們唯一賴以生存的是在這兒飼養一種蜥蜴。

這百多年，從北方吹來的黃沙，越來越厚，居民所住的房子，亦差不多有大半被埋在沙下。所以，只要走到村裏，你只能見到一片無盡黃沙，而沒有辦法看到那些土房子。

村民並不是靠着大門出入，每家每戶出入的地方，是房頂上的天窗。

他們就像活在地府裏的人一樣，只有將天窗打開的時候，才可以透一口氣！

在冬天時候，北風是最猛烈的，居民們每天的工作，就是除沙。他們清早起來，就要爬上屋頂將一夜吹來的黃沙掃除。若不如此，總有一天，他們會被活活的埋在黃沙底下。

夏天的時候，風勢弱了，沙村裏的居民也不好過。因爲太陽的熱力晒在沙上，不能散去；人在屋裏，就好比在一個蒸籠裏一樣，四周的熱氣都似完全凝固。

這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但沙村裏這一百多口居民，却還是咬緊牙齦熬下去。

他們都比其他的人蒼老。長久活在這個乾旱的地方，他們的皮膚粗糙、黝黑。有時候他們還會給人一個錯覺，以爲他們不再是人類，而是活在沙裏的一條條醜惡蜥蜴！

黑夜來臨時，沙村就好像一座座的墳墓。因爲他們的土房子，有一半已埋在沙裏，根本就無法使人看到燈光。

這一夜，却顯得並不尋常。

在沙堆之上，有無數的人影在蠕動着，由於四周都是漆黑的一片，所以這些人影當中，有不少是提着燈籠的。

儘管沙堆上的人是那麼多，大地却還是一片靜寂，這些人沉默得像一羣啞巴。

人們圍成一個圓圓的圈子，許多携着燈籠的人，却高高的舉着燈，將圈子中央部份，照得亮亮的。

每個人的視線，都集中在圈子中央。

一隻瘦削的手，在沙堆下冒出來，百多對眼睛，都看着這一隻手。他們沒有驚慌，沒有騷動，那副模樣就像這隻手插在沙上，是理所當然一樣。

圍觀的人，沒有離去的意思。

人叢中，走出了四個漢子，他們沒有半句交談，同時的彎下身，就循着那隻手，將沙慢慢的扒開。

其他的人，仍舊一語不發，仍舊一動也不動，全神凝視着四個人的工作。

沙漸漸地在那隻可怖的手旁邊堆成一個小丘。手已完全露出來，隱隱還見到一個軀體。是一個被活埋在沙堆裏的人！

在四個人的努力下，這個被活埋的屍體，終於從沙裏完全的拉了出來。

百多對眼睛，凝視着那張佈滿沙粒的臉孔，氣氛仍舊是十分的靜寂，沒有一個人移動過身子半寸。

突然，人叢裏有個影子奔了出來，就撲在那屍體之上。他所發出的哭泣，是沙啞的，難

聽的。

然後，人羣開始移動，他們默默的離去，默默的回到他們像墓穴般的屋子去。

那沙啞的聲音，還是劃破靜寂的响着，在黑夜中，倍覺凄涼、可怖！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伏在屍體上哭泣的人，和那屍體有什麼關係？爲什麼其他的人並不理會他，由他在這黑夜裏哭泣。

這兒的人，都是冷酷的，沒有感情的！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同情，互助和關懷！

幾乎在同一時候，在沙上的人哭泣之際，一間土房子裏面，有幾個人還未睡覺。

一個黝黑的年輕人，在狹窄的土房子裏，來回的踱着方步，他顯得煩燥不安。

屋裏還是沒有人說話。

踱方步的青年，忽然站定了。他說話時，聲音是深沉的：「我實在忍受不了！再也受不了！」

其他幾個人，默默的聽着那年輕人的話，却不開口。

「你們爲什麼不說話？」青年瞪着漆黑的眼睛，看着屋裏的人，他的聲音顯得憤怒：「大久保的死，你們難道就沒有感覺，你們的血莫非眞的冷了？」

終於，靜默的人裏，一個老者開口了：「正五郎，你吵什麼？人，應該認命！」

正五郎聽了老者的話，似乎被氣得跳起來：「爹，爲什麼要認命，這個鬼地方，豈是人住的？爲什麼我們要留在這兒，和那些醜怪過活！外邊的天地那麼廣濶，爲什麼我們還要待在這裏？」

「走，你沒見到大久保的下場？」老者的聲音仍舊深沉。

像被鞭子猛地抽了一下，正五郎說不出話來，大久保的死，當眞使正五郎受到刺激。

「這兒是我們的土地，我們是不應該背棄它的，大久保已受到他應得的懲罰！」正五郎的父親見到兒子沒有開口，又繼續道。

「總有一天，我寧願像大久保那樣，逃出這兒！」正五郎坐下來之時，他的聲音是悻悻然的。

× × × ×

大久保只不過是無數例子的一個，在過去，曾有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不能忍受這活地獄裏的生活，所以悄悄地要逃出去。

可是，他們的下場，却像大久保一樣，活活的被埋在流沙下！

沙村四周的流沙，就像一張無形的網，把村內所有的人都埋着，以致這兒就像個孤立的城堡。

外邊的人，不易走入沙村，如沒有住在沙村的人作嚮導，很容易就會掉進沙裏。但是，在沙村裏，能够辨識流沙的，却只有沙村的村長，他們有世襲的經驗，但是從來就不傳授出去。

大久保的死，除了正五郎之外，沙村裏沒有任何人同情他的遭遇，也沒有人去討論這件事，就彷彿大久保的性命，連一條他飼養的蜥蜴也不如。

沙村居民的生活，亦未因大久保的死，而受到絲毫的影響。

他們還是過着地獄般的生活，他們唯一的娛樂，就是晚上睡覺，可以和妻子尋找一點歡愉。

那一夜，當正五郎和妻子躺在一起，當他的妻子在他耳畔輕輕的說了幾句話時，正五郎像被蜥蜴咬了一口，整個人都跳了起來。

「什麼？妳有了孕了？」

正五郎的口氣並沒有歡愉，有的也是種極厭惡的神色，他的嗓子亦很高。

「你不喜歡？這是我們第一個孩子！」正五郎的妻子有點委屈，她不明白丈夫的心裏在想些什麼？

「我不要這個孩子！」正五郎沒回答妻子的話，斬釘截鐵地道！

「爲什麼？正五郎，你難道……這是你的親骨肉！」正五郎的妻子差點想哭出來了。

「妳誤會了，我沒有懷疑妳，只是，我不喜歡孩子，我不要孩子！」

「但這究竟爲什麼？你不是不知道，沙村，是最需要人丁的！」

「打掉他！不要讓他生下來！」

正五郎的妻子，忽然把丈夫一推，坐了起來。在她眼中，日夕相處的丈夫，在這剎那間，變得像魔鬼一樣的醜惡。

「不！我不能這樣做！」

重重嘆了口氣，正五郎抓着妻子的雙肩，就道：「阿夜，妳冷靜點，妳我都是在這兒長大的。妳也該明白，我們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我們已經够痛苦了，何必要我們的孩子也痛苦一生？」

「這種生不如死的日子，我實在太厭倦了！」

× × × ×

正五郎的理想並沒有實現！

沙村實在是人丁單薄，他雖然不想讓他的後代重過這種苦日子。但是，其他的人，都不能了解他這種思想。

所以，阿夜肚裏的孩子，還是保留下來。

但正五郎並沒有見到他親生兒子的臉。因爲在阿夜臨盆之前一個月，他就死掉了。正五郎並不是病死，他的下場，和大久保一模一樣，是在逃走時，陷入流沙之中。沒有人會爲正五郎的死而傷心。

因爲這些年來，像大久保，像正五郎這種人實在太多了，在沙村人的眼中，他們是該死的，因爲他們背叛了自己的故土！

一個生命死去，另外一條命誕生。

阿夜生下了正五郎的遺腹子後，她的傷心亦隨着做母親的歡欣而逝去。

生活很苦，很平淡。

日子似乎過得很慢，但畢竟還是渡過了！正五郎的兒子，亦已成長。

這個叫做春樹的孩子，無論是外型、個性，都跟正五郎很相似。

他很聰明，很愛幻想，也不滿現實。

當他十五歲那年，也曾向母親抱怨過沙村的生活。一個活地獄，實在很難關住少年人的心。

孩子一天一天的長成，阿夜一天比一天擔心。她害怕春樹總有一日，會走正五郎同樣的路。

所以，阿夜將兒子管束得很嚴，他比其他的年青人更沒有自由，甚至，每走一步，阿夜都要干涉！

或許，阿夜一點也不了解，原來壓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張。春樹在她的嚴厲管教下，越是更想離去。

不過，春樹比他死去的父親聰明一點，對於沒有把握的事，他從不輕舉妄動的。

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人，他的城府深得像五十歲。

在春樹心目中，最難克服的，就是流沙！

流沙，像沼澤一樣可怖，甚至比沼澤更可怖。人被陷入流沙裏，是永遠也沒有超生的機會。

可是，流沙的表面，根本和一般的沙地完全一樣，你完全不能看透它的危險。

但是既然有人能分辨，流沙就是一種可以克服的自然現象。

春樹在這方面，費了許多心機，可是，他仍然沒有辦法，可以察出這件秘密。

但春樹並不死心，他早就下定決心，不惜用任何方法，付出任何代價，都要離開沙村。

× × × ×

又是一年了。三百幾天的日子，在人生裏，不算漫長，却可發生很多不同的事，或可扭轉人的一生。

而在這一年裏，阿夜死了！春樹和爺爺相依爲命，他肩頭的重擔，亦似乎一下子增加了。因爲爺爺的年紀太老，不能再幹活，春樹除了要工作外，還要侍奉爺爺。

但春樹的行動，却因爲他母親的死而得自由，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不過，春樹仍舊沒有朋友，仍舊獨來獨往。

夜，在沙村，特別是開始刮風的日子，根本就沒有人會在屋外流連。

何況，沙村的夜，除了星光，是沒有燈火的。

只是，在半邊突出在沙上的房子旁邊，却有喁喁細語，隱隱約約的傳來。

在微微的月色下，可以見到，沙上有兩條人影，正在互相擁抱着，親吻着。

是一對在月夜下偷歡的男女。

「怎麼辦？春樹，我們的事……」一個很輕，帶着哭聲的女子聲音響起。

「我們的事沒有錯！規子，我是一心一意喜歡妳。」是春樹的聲音在回答。

「但爹早把我許了別人，要是他知道我和你……」規子哽咽着，她是村長的女兒。

「規子，這是不公平的，妳爹怎可以決定妳的一生。妳回去向她坦白，爭取我們的幸福吧！」

「我不敢，他會活活地打死我！」

「那唯一的辦法，就是走！」春樹的聲音，忽然帶着一股狂熱：「要是妳眞的愛我，那麼我們走，我們一同離開這兒。」

「我……我……春樹，我們逃不了！」

「爲什麼？」

「那些流沙！」

「妳不會辨認嗎？全村的人，只有妳家才會！」春樹的聲音，是掩不住的驚訝。

「我爹和大哥是會的，但我不會！」

「爲什麼妳不學？」

「他們說女生外向，他們不肯教我！」

接着，是一大段沉默，可以想像，春樹的心頭，會是多難受，多失望！

× × × ×

沙村裏有大半的人，都坐在沙上。

仍舊是黑夜，已經到了刮風的日子，風沙很容易傷害皮膚的。所以，沙村的人在刮風的日子，通常都以巾覆臉，保護自己的皮膚。

沙上的人，像一具具的幽靈，雖然有幾個人坐着，但靜得不發半點聲音。在這靜默中，有個輕微的啜泣聲。

「說，妳這個賤人，妳告訴大家，春樹走到那兒去？妳和他怎樣通姦的？」人叢中有人說話，聲音掩不住憤怒，他是沙村的村長。

哭泣的是規子。此時，她跪在地上，聲淚俱下的拉着父親的手，道：「爹，饒了春樹吧！他對我是眞心的，而且我眞的不知他逃到那兒去了！」

規子的話，只惹得父親一聲冷哼。

「若他是眞心對妳，爲什麼不直接向我提親？現在妳懷了野種，他還逃了。他要是眞心，爲什麼不與妳共患難？」

父親的話，當眞如一根根利針，把規子刺得滴血。她很明白，父親的話說得並沒有錯。

「爹，我眞的不知道他躲在那兒！」

春樹失踪了！

在沙村來說，要逃出去的人，總會被流沙吞噬的，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逃出流沙！但春樹却眞的失踪了，他並沒有被流沙所淹沒，也沒有人在村裏找到他的影子。這是沙村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除了規子，再沒有人知道春樹的下落，可是，規子却一口咬定，不知道春樹的下落。部麼，春樹的下落，眞成了個謎！

× × × ×

半個月過去了，春樹仍舊下落不明！

沙村裏的人，仍然關心這件事，因爲，規子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來，這是刺激大家不能不想的。

可是，春樹還沒有踪迹。大家都想，他大概眞的逃走，引起了沙村的人躍躍欲試。因爲他們確定了，春樹一定已在外邊逍遙，甚至，有些人還在懷疑，春樹的逃走，是規子幫忙的。

春樹沒有下落，大家却對規子仇視起來。規子本來訂了親的丈夫，就立刻要解除這宗親事。而且，規子未成親而懷了野種，當然是大家所不容的。最糟的就是大家將春樹的逃脫，都賴在她的身上。

規子根本不可能走出屋門一步，沙村的居民非但對她冷嘲熱諷，更將沙撒在規子的眼內，加上規子的家人也不原諒她，規子對春樹亦眞的絕望，而且還有一份恨意。她不能忘記春樹和他的山盟海誓，亦不能忘記春樹竟會不負責任，一聲不響地就離她而去，把她害至如今的地步。

規子在仇恨的支撐下，不再畏懼面對村裏的人，她非常堅强地活下去，而且還有了整套報仇計劃。

有一天，距離春樹的失踪半個月，規子也失踪了！

流沙裏找不到屍體，證明規子不是死在流沙裏，規子亦沒有自殺。

她的失踪，竟像春樹一樣的自然！

却爲難了規子的父兄，沒有人會不懷疑，規子是在父兄的帶領下，離開了沙村。

却不知道，規子的父兄，爲了規子的失踪，簡直就急得要死呢！

× × × ×

半年一瞬間就過去了！

村裏的人，都漸漸忘却了規子和春樹的事。當然，所謂忘却就是看淡了，並非眞正的完全忘記。

可是，那一天早上，正當村裏的人，站在屋頂上，打掃着一夜吹來的沙堆時，忽然像夢境一樣，赫然見到規子回來。

每個人都像呆了般，只有些小孩，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趕快通知規子的父母。

隔別了這樣久，規子看來完全變了，她的身段又回復以前的窈窕，只是手上多了一個嬰兒，她的眼睛沒有神采，人也顯得憔悴。

規子不發一語，她只是輕輕解下了背上的包袱，將它放在地上，然後解開。

誰也預料不到，包袱裏是一個人頭——春樹的頭！

沙堆上的人，本來就是十分沉默，如今見到春樹的頭顱，就更加靜寂了，沒有人敢透一口氣，甚至規子的親人，亦都完全呆住。

春樹的頭顱，雖分別了這麼久，一點也沒有變，模樣還是從前一模一樣。只是，如今的春樹，一雙眼睛瞪得很大，似乎在他的頭顱割下之時，亦沒有辦法相信，自己眞的會死。

「他是個叛徒，但終於讓我親手把他殺了！」

規子的聲音很冷，也沒有半點感情。當她把這兩句話說完之後，就抱着兒子，緩緩的步回自己的家去！

自此之後，規子就沒有離開過沙村。她並不是叛徒，她和春樹並不是同類的人，她愛故

鄉。她雖然知道在沙村裏過的是苦日子，但沙村對她，有着很濃的、抖不開的感情，她是不會拋下故土而去的。

只是，回到沙村後的規子，却沉默得像塊化石，沒有人知道，她究竟是怎麼離開沙村，怎麼找到春樹，又怎麼殺他？

不過，可以想像，埋藏在那沉默的背後，會是一段辛酸的血淚！

沒有人再歧視規子，因爲每個人都已明白，規子付出的有多大。她並沒有做叛徒，最後她將叛徒殺死，而且，又再回到沙村，這證明了規子對沙村是忠誠的！

謎——總有揭開的一天！

不過，那是個很長遠的日子，直到規子臨死時，她才將逃出沙村的秘密，說了出來。

流沙，雖是可怕，但是，逃過流沙，却亦非完全沒有辦法！

一根蘆葦管，可以使埋在沙裏的人，仍舊可以呼吸。只要你熬得住被沙活埋的那份壓力和窒息感，靠着嘴裏所啣的那根活命蘆葦，隨着流沙的移動，終會有機會，到達堅實的「彼岸」！春樹和規子就是靠這個法子逃出流沙的。

只是，春樹在窮途末路的時候，才想到這種辦法。規子也在絕望和仇恨時，才想到這辦法。

人，往往在絕望時，才會想到求生辦法。柳暗花明又一村，總是沒錯的！

奇異的約會

「很冒昧的寫這封信給您。希望招待您至新開幕的伊豆東海岸的東都河津觀光飯店，渡個愉快的週末，如能賞光，請在八月一日星期六下午五時準時到達，信內並附有車馬費一萬圓。」

七月二十三日　海

×　×　×　×

小早川在拿起這封信展讀時，就認爲這一定是某家新開飯店的宣傳手法。不過，一下子他就否定剛才的想法。自己既不是富商鉅賈，又不是任何名流，這張宣傳單不應寄到他手中。

小早川今年三十三歲，在一家有名的娛樂雜誌當副總編輯。雖然不是苦哈哈，但也不能給妻子和三個孩子很高的物質享受。

如果是新飯店要作宣傳，應該直接付錢給雜誌社作廣告才對。不過這封信不是印刷，而是手寫的一封邀請函，從字跡看，是出自一位女人之手。

小早川決定接受邀請，由於職業的關係，對於身邊所發生的事都非常感興趣，並且對發掘秘密更是鍥而不捨。一個月前，還因爲採訪一則和自家雜誌無關的新聞，被總編輯臭罵了一頓。

那一次，小早川因爲要採訪一名鬧同性戀而失踪的歌星，和攝影記者到和歌山縣的白濱溫泉去找尋。

當晚就在「忘歸莊大飯店」過夜。半夜時，窗外突然人聲嘈雜。小早川的房間在二樓，樓下的情形看得非常清楚。當時水泥小徑上，躺着一個身着洋裝的少女，警衞和飯店裏的人圍在她身邊，少女顯然已經死亡。

當然這種意外情況，小早川不會放過，他也緊跟着飛奔下樓。詢問了警衞和飯店的服務生。得到的資料是，死者是住在忘歸莊五樓五一五室的客人，叫久留米鈴子，二十五歲。

死者在五一五室留有三封遺書，一封給雙親，一封給正在國外旅行的姊姊，一封給她公司的上司。內容寫的是對父母、姊姊、上司的照顧和致謝的話，自殺的理由是，和一有婦之夫談戀愛而不能結合，感到人生乏味。

遺書筆跡經過鑑定，是久留米鈴子的沒錯。久留米鈴子從五樓的窗口跳下來，墜落水泥地，當然準死無疑。

死者的故鄉在石川縣的金澤，目前和姊姊合住在東京一公寓內。姊姊在旅行社上班，時常帶團出國，這次意外事件，剛好是姊姊帶團去歐洲的時候。

久留米鈴子在自殺之前，曾打過一個鐘頭的長途電話。飯店的總機備有紀錄，電話是打給金澤的雙親。

除了親筆的遺書外，久留米鈴子死時右手還握着一條手帕，手帕上印有『S・K』，是她名字的縮寫，因此被斷定是自殺。

可是小早川直覺的認爲這不是單純的自殺。因此他把找尋歌星的任務交給了攝影記者，一個人尋訪久留米鈴子自殺的秘密。小早川訪問到了從金澤趕來的久留米鈴子的雙親。回東京後又訪問了久留米鈴子的公司同事。

有些許收穫，但還是沒辦法證明這宗自殺案的特殊。就這樣，三天後回到雜誌社，面對着總編輯的牛眼。

「那個女人的自殺，和我們娛樂雜誌一點關係都沒有，你不去採訪影歌星，竟然去作沒有意義的事？」總編輯反覆的數落着。

這次莫名奇妙的邀請函，似乎和影歌星也是沒有關係，接受了邀請，難免會再被總編輯「刮」一頓，但是好奇心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掉的。

到了八月一日那一天，小早川假裝生病，中午就告假離開雜誌社。坐上了計程車，奔向東名高速公路，輾轉到了伊東市的南邊，再經過北川、熱川、片瀨、稻取等溫泉地，終於到了河津。就在浪花拍岸的海邊，有一棟新完成的七層樓米色建築，就是東都河津觀光飯店。

在飯店等待自己的會是誰呢？到底爲了什麼要招待我呢？想到這裏，小早川不由得緊張起來。

×　×　×　×

進入飯店，小早川拿出邀請函詢問櫃台人員，櫃台人員看了信，馬上叫服務生來帶領小早川，態度是那麼客氣鄭重。這位邀請的主人一定是個大人物，小早川想。

搭乘電梯到了五樓，踏進舖有藍色地毯的走廊，走到一間掛有「貴賓室」的大門前停下來。服務生敲了門，並向小早川一鞠躬就離去了。

小早川有點躊躇，不過還是打開了門走進去。他比約定的時間，慢了三十分鐘。主人應該已在裏面恭候了。

進來後，小早川滿臉迷惑，他看到四張面孔，客廳裏有四個男女。他想其中的一個一定是主人。但是沒有一個人和小早川打招呼，大家都沉默着。

客廳面積大約十五坪左右。中央擺着一張大圓桌，圍着圓桌有五張椅子，已坐了四個人，只剩下一個位子。小早川誰也沒有招呼，逕自就坐下來。

四個男女，他都不認識，看他們神情，四個人也似乎互相不認識，小早川幾乎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房間。

不久，來了三位服務生，送來三種酒——威士忌、啤酒、雪莉酒。服務生替大家倒了酒後，隨即離去。五個男女逕自沉默的喝酒。

坐在小早川的對面，是一個五十五、六歲左右的男人，相貌堂堂，滿面紅光，看起來是個公司老闆。坐在這個男人的右邊，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陷入沉思之中，看來是個學生。

他的隔壁，就是小早川的右座，是個四十五歲左右的女子，氣質很好，穿着講究，看來是大富人家的少奶奶，但是是屬於神經質型的女人。

左邊是個二十七、八歲，性感時髦的女子，化粧很濃，不過還是相當漂亮。

六點了，大家還是沒有動靜。小早川有些不耐煩了，小早川開始認爲這四個人沒有一個是主人，他們都和他一樣，在指定時間內前來赴約的客人。想到這裏，他問了：

「很對不起……」

小早川對着那個二十七、八歲的女子說，

「妳是不是接到一封奇怪的邀請函來的？」

「是的。」

終於有人開腔了，這個女子得救似的猛點頭。

「我不認識那個主人，我的邀請函是寫着，要告訴我一個重大的秘密，並附着車馬費四萬圓。」時髦女子解釋着。

「妳是從那裏來的？」

「名古屋。」怪不得車費加倍，名古屋較東京遠。

「我也是這種情形來的。」右鄰的中年女子，面無表情的說，「我本來對這種邀請沒興趣，可是信中說要告訴我關於我先生的秘密，還附有兩萬圓車費，所以我來了。」

中年女人取出信放在桌上

「那妳是從東京來的囉？」

「對。」

這名女子冷冷的回答。

「我是從橫濱來的。」

像公司老闆的紳士，滿臉和氣的說。

「我也是收到邀請函，信中是說要邀請我來海邊渡個愉快的一夜。唉！常年忙碌，來海邊渡假不是很好嗎?!」

這位紳士說完，也把邀請函放在桌上。

「那你呢？」

小早川視線轉向那個對什麼事情似乎都不感興趣的年輕人身上。

「我的情形也一樣。」

似學生的青年苦笑着說。

「你從那兒來的？」

「長野縣的松本。邀請函寫着，希望我來這裏渡過羅曼蒂克的一夜，文句很是輕薄挑逗，我想既然旅宿免費，來一趟沒什麼損失。」

青年講完了話，一口氣喝下一杯啤酒。

邀請的主人，都針對着各人的弱點，寫下邀請函。並附了車費，使五個住在各地的人，來到這裏。可是這是爲什麼呢？小早川也和其他四個人一樣迷惑。

五個人互相自我介紹。從名古屋來的，約二十七、八歲的女郎，叫駒井思，是名女秘書。從橫濱來的，五十五、六歲的紳士，叫越川宗十郎，是某家公司的董事長。從長野縣松本市來的青年叫香山士郎，是信州大學的學生。從東京來的婦人，是大醫院的院長夫人，叫木島節子。

大家以前不認識，名字以前也未聽過，誰也想不出招待的主人是誰，那麼把毫無關係的五個人集合在這裏，是爲了什麼呢？

到現在，最重要的主人，尙未出現。

× × × ×

水平線開始變模糊了，海面上映着霞光，這是黃昏的景色。靠近海邊的飯店，顯得非常寂靜，偶而傳來河津車站的汽笛聲。

「七點了。」

叫香山士郎的信州大學學生，看着手錶，大大的吐了一口氣。他只喝了兩杯啤酒，就已滿臉通紅。

「可能眞的有人惡作劇？」

從名古屋來的駒井思輕咬着嘴唇。她頭上的美術燈光燦燦地閃着。

「我想回家了。」

綜合醫院的院長夫人，木島節子不安的輕輕地移動身體。她已喝了兩、三杯雪莉酒。

「哦，再忍耐一下，靜待事情的發展吧！」

橫濱的貿易公司老闆，越川宗十郎搖頭說。他和小早川一樣，心平氣和的喝着威士忌。

「怎麼辦呢？我可沒有閒功夫和這個惡作劇的人窮耗！」

木島節子有點生氣的反駁。

「您錯了，這可不是單純的惡作劇哦。」

越川宗十郎微笑的搖頭。

「不會毫無理由的把我們騙來這裏的。今天之前我們不曾碰面，生活上也不可能有所接觸。這樣把我們五人叫來這裏，又能達到什麼惡作劇的效果呢？而且還花了至少十萬塊的車費。所以我說招待的主人一定是有目的的。」

「您說有什麼目的呢？」

「我不知道，不過我們可以等待。」

越川宗十郎喝着威士忌回答。

「對於越川先生的意見，我也有同感。」

小早川認爲他們五人絕不是偶然的被叫來這裏。

「表面上看起來，五個人似乎沒有一點關係。事實上我們一定有什麼關連的，只是還沒發現到。」

小早川點燃了煙。

「說不定有共同點啊？」駒井思說。

「譬如？」

越川宗十郎站起來。

「譬如故鄉相同，或共同認識某人，或爲同一雜誌投稿……」

於是越川宗十郎開始報告他的學經歷。

「怎麼樣？有沒有共同點？」

「唉！完全不一樣。」

小早川搖頭。

「問問櫃台說不定知道。」

越川宗十郎撥了電話給櫃台，他提出了各種問題，最後他兩手一攤，肩一聳的掛斷了電話。

「十天前，有個叫中村的人預約了這間房，第二天就有個人代表中村付了費用給櫃台，並且多付了很多小費。」顯然沒問出頭緒來。

「現在回松本也太晚了，只有在飯店住一晚了。」

香山士郎背靠着椅，閉起眼睛來。

「這樣好了，大家閒談，看能不能找出共同點，你喜歡游泳嗎？」

越川宗十郎話峯轉向香山士郎。

「長野縣不靠海。」香山士郎仍舊閉着眼回答。

「有河，有溪流也一樣啊。背着氧氣筒在水中散步，多舒服呢。在水中，水壓强時，空氣的消耗量就多。因此普通一小時容量的氧氣筒，在水深十公尺處只能用三十分鐘，在水深二十公尺處只能用二十分鐘。我對潛水這方面可是下了功夫……」

越川宗十郎似乎講到了他的興趣，喋喋不休地，連煙斗的火熄了都沒發覺。但是誰都沒答腔，終於越川宗十郎閉住了嘴，整個客廳安靜了下來。

突然，香山士郎大笑不止，四張臉都茫然地望着他。小早川幾乎以爲香山士郎是邀請的主人，現在準備現身了。

「我們眞是遲鈍啊！」

香山士郎還在笑。

「我發現到了一個具體的共同點。」

四個人清楚的聽到了香山士郎的驚人之語。

大家都表情急切的盯着香山士郎，香山士郎用指頭一個一個的指着衆人。

「越川宗十郎、駒井思、小早川貞彥、木島節子以及我香山士郎。大家明白了沒有？」

香山士郎環視大家，但是沒有人回答。

「五個人名字的縮寫字母都相同。」

的確五人的名字縮寫完全相同，都是「S、K」的英文縮寫。

對「S、K」的縮寫有深深震撼力的，莫過於小早川。

× × × ×

「因爲名字縮寫相同，所以我們被叫來這裏。」

越川宗十郎肯定的說。

「縮寫是『S、K』的人，何止我們？」

駒井思不滿的說。小早川想到六月二十日，在和歌山白濱溫泉「忘歸莊」自殺的女人，久留米鈴子的名字縮寫也是S、K。

當時那名女子死時，手中握着印有S、K的手帕時，小早川就發覺手帕上的縮寫和自己的相同。現在小早川直覺的聯想到他們五人和久留米鈴子的事件有關。否則邀請函的主人，不會把五個人叫來這裏。

「大家……。這不是開玩笑，是個重要的問題。」

「名字縮寫相同，只不過表面上的共同點而已。大家想想看，爲什麼只選我們五個人。說不定能想出更進一步的共同點。」

小早川熱心地說。

「能不能更具體的說明白？」

越川宗十郎攏了一下掉在額前的頭髮。

「譬如我們有過什麼共同的行動。像過去，六月二十日我們有過相同的旅行，經過相同的飯店……」

「六月二十日……」

「對。那一晚在和歌山白濱溫泉忘歸莊停留過的人請告訴我一聲。」

四個人都表示六月二十日在忘歸莊停留過。小早川的推理完全正確。

「爲什麼你會把那一晚大家在忘歸莊住過和大家的名字縮寫聯想在一起？」

駒井思疲倦地問。「大家應該還記得，那一晚，忘歸莊五一五號室有客人跳樓自殺。」

小早川轉到越川宗十郎的背後去。

「對，對。是有個年輕的女子想不開……」

越川宗十郎點頭。

「那個自殺的女子叫久留米鈴子，剛好她名字的縮寫和我們的一樣。」

小早川現在繞到香山士郎的背後說。

「這就是我們被集合在這裏的原因嗎？」

木島節子很憤怒地提高聲音。氣焰高的人，受制於人，當然覺得恥辱。

「我在雜誌社工作，由於職業的關係，對什麼事都很好奇。那次久留米鈴子自殺的事，我還調查了三天。因此多多少少我比大家更瞭解這件事。」

「所以邀請我們來這裏的人是誰，我想到了。」

四人的視線全落在小早川的身上。

「誰呢？」

越川宗十郎語氣尖銳的問。

「據我猜想是自殺的久留米鈴子的姊姊。久留米鈴子和姊姊合住在東京，她自殺時，姊姊正在國外旅行。」

「她姊姊爲何要這麼做呢？」

駒井思的臉似乎再度不安起來。

「姊姊回來後，知道妹妹自殺，很是詫異。姊妹倆住一起，互相也最瞭解，姊姊一定發現了若干疑問。」

小早川吐出一口大煙圈。

「什麼疑問？」

越川宗十郎咬着酒裏面的碎冰。

「也就是說姊姊發現這件其中有矛盾。」

「能不能具體的說明一點？」

久留米鈴子和我們五個人名字的縮寫相同，而死時握着一條印有S、K的手帕。」

「她的手帕當然印着S、K的囉。」

「誰都會這麼判斷。但是相同的縮寫，每人表現得不一樣。像越川先生，你手帕上的縮寫是怎麼印上的？」

「哦，不，我從不在手帕上印名字。」

「對，也有人根本不把自己名字的縮寫印在手帕上。還有人印上正楷字或藝術字體，甚至只印上一個字母而已。有的人用繡的，有的人用寫的，不會完全相同。我在想，久留米鈴子的習慣是只印上S一個字母。所以姊姊知道妹妹死時拿着一條印有S、K的手帕會覺得奇怪了，這條手帕分明是別人的。」

「這樣說，她不是自殺，是他殺了？」

「大概是。總之，久留米鈴子一定不是依自己意願跳下的。她在被推下時抓住對方，但只抓住一條手帕，所以還是被推下。」

「兇手的縮寫字母正好和被害者相同。」

「而且犯罪時間在半夜，飯店內已經沒有什麼閒雜人進進出出了。由這個時間可以肯定兇手是住在飯店，名字縮寫爲S・K的客人。久留米鈴子的姊姊後來到忘歸莊查到六月二十日在飯店留宿而名字縮寫是S・K的人。最後選定了我們五人。」

「但是，她姊姊的目的是爲什麼呢，到現在還不出現，難道打算對我們五人都報復嗎？」

「殺久留米鈴子的兇手，一定是我們五人中的一個，我想只要我們作出兇手是誰的結論，久留米鈴子的姊姊就會出現。」

小早川全身鬆軟似的躺在椅子上。駒井思不安的臉色更蒼白了。香山士郎彷彿什麼都沒聽到似的閉着眼睛。越川宗十郎以偷窺的眼神看着大家。

「多麼可怕啊！你認爲我們之中有人是兇手？」

木島節子肩膀因發抖而震動着。

× × × ×

久留米鈴子的姊姊，選擇的五個人，除了小早川外，四個人都住單人房，也就是說半夜都可能自由行動。而小早川和攝影記者住在一起，但不能證明他沒有嫌疑，因攝影記者很可能和他串通。

現在，五個人是兇手的可能性都是百分之五十。

「荒唐得很！」

睜開眼睛的香山士郎敲着圓桌。

「你只憑想像作推論，實在無聊之至。」

香山士郎站起來，手指着小早川。

「我可不是無憑無據的，雖然是想像，但和事實很接近。」

小早川聲音透着憤怒。

「你沒聽到第二天服務生交頭接耳的說，那名女子留有三封遺書嗎？」

香山士郎斜睨着小早川。

「我也聽到了有三封遺書。」

木島節子以非難的眼光瞧小早川。

「我也聽過。」

駒井思和香山士郎同一聲調。

「寫了遺書的人，就一定自殺嗎？」

「決定自殺的人，寫妥遺書後，又改變態度的人不是沒有。」

「那畢竟是少數啊！」

「久留米鈴子就是那少數人之一。」

「又是想像！」

「不，不是想像，這是事實。久留米鈴子死時還和故鄉的雙親通了一個小時的長途電話，接電話的就是她的母親，她告訴她母親打算自殺，她母親雖然驚恐，但還是苦口婆心的說服她，不要萌生傻念頭，你們說，花了一個鐘頭的說服，是否可能改變她自殺的念頭？」

「電話掛斷後，也很可能又想自殺啊。」

香山士郎猶做無力的反擊。

「這可是得好好考慮的問題。一個人準備自殺得培養情緒，勸服一個想自殺的人也得花時間。不過一旦已斷了自殺念頭的人，再想要自殺，不是還要重新花時間培養情緒嗎？久留米鈴子怎麼會一再和母親保證不自殺之後的六、七分鐘內跳樓呢？」

這是事實，久留米鈴子掛斷電話，是二時五分，飯店總機有紀錄。而跳樓時間是二時十一分至十二分左右。幾分鐘內根本不够處理那三封遺書。

「兇手完全不知道久留米鈴子來白濱溫泉就是打算要自殺，也不知道她剛和母親通過電話，尚未處理掉遺書。這是兇手偶然逮到的機會。」

小早川面無表情的儘往香山士郎的方向吹煙圈。香山士郎坐回椅子上反駁道：

「我是到和歌山親戚家後，只在白濱溫泉住了一晚。久留米鈴子這個人我看都沒看過，怎麼會去殺她？」

香山士郎雖然試圖解釋，但語氣已不像剛才那樣盛氣凌人了。

「殺久留米鈴子的人，是爲了什麼原因呢？」

駒井思驚恐的注視小早川。

「依我的推想，殺久留米鈴子的兇手是個女性。」

小早川不正面回答問題。

「什麼？」

駒井思站起來，彷彿要逃走。

「你！」

木島節子臉色大變。兩名女子大爲恐慌，現在居然縮小範圍，認爲兇手是女性。

「小早川先生，你是根據什麼說兇手是女的？」

越川宗十郎趣味很濃的雙手交插的說。

「首先，久留米鈴子會讓兇手順順利利的進入五一五室嗎？」

「也許她沒有鎖門。」

「不，請考慮一下時間，半夜了，誰都會習慣性的鎖門，尤其是個年輕女子。」

「那麼說，兇手敲過門了？」

「對。久留米鈴子在裏頭應聲！兇手會說有重大事情相告。如果兇手是男的，久留米鈴子很可能會說要他第二天在大廳上再見，就因爲拜訪者是女人，所以毫無戒心的讓她進入。」

「有根據嗎？」

木島節子不服氣的問。

「有。久留米鈴子死時不是握着手帕嗎？那條手帕不是久留米鈴子自己的，是兇手的。而是女性兇手拎着手帕進入五一五室。我請問一句，越川先生，男人除了流汗，走路會拿着手帕嗎？」

「嗯，手帕對男人來講是實用品，可是對女人來講，不只實用，還是小道具呢。大多數女人有拎着手帕的習慣。」

「這就是最後的關鍵。久留米鈴子爲什麼被殺和女性兇手有關連。大家記得嗎？久留米鈴子是因爲和一個有婦之夫談戀愛失敗才想要自殺。」

「我是這麼聽過。」

「我調查的情形是，她和那個有婦之夫的男子感情非常好。兩人的關係，被男的太太發現了，引起了家庭糾紛，二人才約定分手，這件事約在跳樓前三、四天。」

「那位太太知道丈夫有個愛人後，悲恨交集。但不知道久留米鈴子和丈夫已分手了三、四天。爲了斷絕丈夫的不正常關係，她決定殺久留米鈴子。」

小早川說完，室內一片沉靜。突然，駒井思大叫：

「我還沒有結婚，沒有丈夫，根本不可能去殺丈夫的愛人。」

集中在駒井思身上的目光，這時轉移到木島節子身上。木島節子肩膀抖動，抽抽嗒嗒的哭了。

「我不知道丈夫已和那個女人分手了，我也不知道她是來白濱溫泉自殺的。……那一天，我先生去大阪，徵信所的調查員告訴我，那個女人已去白濱溫泉，我想她會在那裏和我的先生幽會，因此我也趕去忘歸莊。……」

× × × ×

木島節子自己撥電話給警局，不久兩名警察伴着一名女警，帶走了木島節子。

剩下的開始吃晚養，但是大家的食慾似乎不怎麼好。

「久留米鈴子的姊姊，終於達到願望了。」

越川宗十郎飯後，又喝起威士忌。

「邀請的主人到現在還不現身，那就太遺憾了。」

小早川想像久留米鈴子的姊姊，是個模特兒身材的女人。

「嘿！到現在還不出現。」

「那個女子一定很有味道。」

「我很想瞧瞧這個聰明的女人。」

「我也是。」

「這個女子一定是個時髦的小姐。」

衆人紛紛猜測主人的模樣。

「越川先生要在這裏過夜嗎？」

「明天一早看海去。臨船垂釣、潛水，你呢？」

「我也過夜。」

「這間貴賓室可以睡上幾個人。」

「我準備明早好好地吃一頓早養。也眞是的，千里迢迢的從長野縣趕來，竟是來這裏吃東西。」

香山士郎說着，走進寢室。

「我先走一步了。」

駒井思和小早川、越川宗十郎點頭告辭。這個時間回名古屋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沒有留住她，因爲只有一個寢室，三個男人，多了她一個女子，當然她是不可能留在這裏的。

駒井思下了樓，她心裏很感謝小早川眞彥。今晚聚會要不是小早川也參加，就不會那麼容易掌握到兇手的心理。

「貴賓室今晚住了三位客人，現在請先結帳，不够的話，我馬上付。」

駒井思問了櫃台。

「中村小姐，訂金已超過很多了。」

櫃台人員恭敬的回答。

駒井思就是中村的化名，不，應該說是久留米洋子的化名。妹妹的事情終於結束了，她慢慢的走出東都河津觀光飯店，閒適的走向海邊。

碎心恨

在淺草地方，提起大野鄉之助，幾乎是沒有人不曉得的。大野家是淺草的富戶，而大野鄉之助的父親早就死了。偌大的遺產，唯一的承繼人，就是他的獨生兒子鄉之助和他的母親。

不過，大野夫人對她兒子十分溺愛。自從丈夫死後，她就將一切都交由兒子料理；而她自己在佛堂裏，終日敲經唸佛，百事不管。

反正，大野鄉之助行年三十，年紀不能算小了，應該曉得爲一切打算，大野夫人亦放心了。

鄉之助因爲家中有錢，所以，終日游手如閒，與一些官宦人家的弟子相交。還好，鄉之助尚不十分恃勢凌人，平日只是愛玩。

大野家的老主人雖然死去，但以前，老主人養下的一羣食客，仍然都在。

鄉之助不是忘情負義之人，他的頭腦不差，知道家中的財富一天比一天多，這羣食客也出了不少力。其中有不少食客老謀深算，在商場上亦有經驗，得了他們的扶助，大野家才不會敗在別人手中。

故此，鄉之助的父親雖然死了，他對家中的食客，倒是加倍的厚待。

時值秋祭，鄉之助府中的食客，幾乎全都返家了。因爲，鄉俗相傳，春秋二祭，不應該在別人家中過夜的。所以，到了秋祭前後，龐大的府邸，除了傭僕之外，就只剩下鄉之助母子了。

鄉之助見家中的食客都離去，頓時就有一份寂寞的感覺，於是，就到處走動了。

碰巧，鄉之助來到長目町，迎面就碰到府中食客之一的山田澤二。

「大野少爺，怎麼這樣巧，來到這裏？」

「山田先生，沒想到在這兒碰到你。我是一個人在家中躭着，太寂寞了所以出來逛逛！」

「那眞是太巧了。相請不如偶遇，寒舍就在這條街上，大野少爺不嫌髒，請來舍下吃頓便飯！」山田澤二慇懃的說。

「那太好了，聽說山田先生的酒量不錯，我們可以藉此機會喝幾杯！」大野鄉之助不客氣說。當下，山田澤二就領着鄉之助回到自己家中。

× × × ×

山田澤二的家，跟大野的豪華府邸，自然是不能比較。不過，山田澤二的家，還算得上是整齊清潔，而鄉之助雖然身爲富家子，亦無輕視之意。

作客山田家，鄉之助的態度顯得十分自然。

「少爺，我的老伴爲我釀了一醒上好的米酒，也沒有什麼可以款待你，就燙幾瓶請你試試！」坐下之後，山田澤二就道。

「那太好了，我最愛喝自家釀的酒！」

說話之際，部屋的門推開了。一位年華雙十，明艷照人的少女，捧着酒具進來了。

「穗子，快來見見大野少爺！」山田澤二見到那個少女，立刻就對那少女說。

少女放下了酒具，就跪下向大野鄉之助行禮，並且輕輕的叫了一聲。

「大野少爺，這是小女穗子！」

當穗子離開部屋後，山田澤二給鄉之助倒酒。

「原來是令千金，眞的是位天姿國色的小姐！」鄉之助滿口的稱讚。

「少爺過獎了，這種小家子氣的女子，難登大雅之堂，教少爺見笑了。」山田澤二謙虛

的說。

酒過三巡，穗子又爲父親與客人，擺下了豐盛的菜飯，才再度退出。

藉着穗子第二次進來，鄉之助看得眞切，只覺得穗子長得花容月貌，特別是那風吹得破的皮膚，更是罕見。鄉之助在看到穗子第一眼的時候，就對穗子有了極好印象。

所以，當穗子第二次離開堂屋時，鄉之助忍不住就開口：「山田先生，請恕我冒昧，今日有一事相求！」

「少爺言重了。有什麼吩咐，請開口好了！」

「我見到令千金，可以說是一見傾心，所以十分希望山田先生將令千金許與我！」鄉之助直言不諱。

山田澤二聽了面色大變，就誠惶誠恐的說：「大爺言重了，這……這……我們怎能高攀得起？」

鄉之助的臉色，立刻出現不悅，他的語氣亦有點冷峻：「山田先生，你這是拒絕我？」

山田澤二在大野家作食客，對鄉之助的脾氣，當然是知道得十分清楚。此際，見到了鄉之助發起少爺脾氣，就更加惶恐了。

「少爺，你誤會了，小女能得少爺垂青，老朽當眞是高興得很。不過，我們是奴僕，少爺是主人，我怕我們不配！」山田澤二連忙解釋。

鄉之助至此，臉上才恢復了笑容，就道：「山田先生，你的話也過份了。我們不算主僕，先生乃是我們大野家的貴賓，千萬別自貶身份！」

「大野少爺，你太抬舉我們了！」

山田澤二只是一味的在客氣，却仍然沒有答允鄉之助的要求。

然而，就在這時，屋門忽然拉開，進來的竟是穗子。但見穗子面上泛起了紅霞，而且還帶着焦急的樣子。

「爹，你怎麼……」

穗子的話嬌羞無限。自然，她聽到了父親和鄉之助的對話。

儘管，穗子並沒有將話說完。但是，從她的神色看來，她是怪自己的父親，不答允這宗親事。

鄉之助也看出了穗子的心情，所以就道：「穗子姑娘，我是眞心眞意的求親。這兒是我的傳家之寶的玉扣，現在送給妳，作爲我們訂親之用。」

山田澤二在旁邊聽了鄉之助的話，心裏大急。可是，穗子已在身邊，用嬌羞無限的神色，接過玉扣。還不待山田澤二有任何反應，穗子就飛也似地，向屋外奔了出去。

× × × ×

山田澤二的妻子和女兒，對於能攀到大野家的親事，都是高興萬分。只有山田澤二自己，在攀了這頭親事之後，一天到晚，變得唉聲嘆氣。

「唉！穗子呀，妳才見他一面，又怎知他的爲人？」山田澤二愁眉不展地說。

「爹，難道你沒聽過一見鍾情的話嗎？」穗子答。

「一見鍾情？妳眞是年幼無知，鄉之助這種花花公子，怎會眞的喜歡妳？他的個性，我比妳清楚得多。何況，以我們的家世，也實在高攀不起！」

「他說過不計較！」

「妳懂什麼？他根本不會將妳放在心上，他大概在回家的路上，連妳的名字亦忘得一乾二淨！」

「不會的，我們有了信物，這個玉扣……」

穗子的話還未說完，山田澤二「嗤」的一聲，打斷了女兒的話，就道：「玉扣？我告訴妳，在大野家，這種東西多得如河底的沙一般，鄉之助才不會把它作爲什麼重要的信物！」

「他……他說過，那是他家的傳家寶！」穗子聽到父親不住的在潑冷水，急得連眼淚都幾乎哭出來了。

「唉！妳到如今還不明白，他只不過是信口開河！」

「不，不會的，我不相信他會負我。我既然已受了他的玉扣，我就是大野家的人。今生今世，除了他，我再也不會嫁給別人！」穗子不甘心地說。

「好吧，妳不相信我的話，吃苦準在後頭！」

× × × ×

鄉之助果然如山田澤二所言，他對於穗子，早就忘記得一乾二淨。

十月初，江戶來了個媒人，和他說親。對方是江戶一個名門千金，長相和身份，與鄉之助可以說是門當戶對。

大野夫人對這宗親事，自然是十分贊成；因此，立刻就下了聘，連成親的日子也訂下了。

當山田澤二知道這件事後，回家就跟女兒談起來。

「不，爹，你撒謊，你不想我嫁給鄉之助，所以用謊話騙我！」

穗子聽了父親的話，淚水就忍不住一滴一滴的流下來。但是，她絕對不肯接受父親的話。

「唉！妳到現在還不死心？穗子，妳是我的親生女兒，難道我願意見到妳難過和傷心？

當初，我不肯答應鄉之助，就是因爲我看穿他的個性。他這種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兒，並非是托終身的人！」

「爹，請你不要說了。我不要聽，我也不相信你的話！」穗子掩臉而哭。

「穗子，妳死心吧！就算眞讓妳嫁給鄉之助，也不會有幸福。他跟江戶的佐川家訂了親，聘禮亦下過了。同時，日子都定了，下月三十就是迎娶的日子！」

「不會的，這是謊話，這是謊話！」

山田澤二見到女兒痴心不息，還想再開口。但一旁的妻子，早就心疼女兒這麼傷心，因此，就阻止丈夫再說下去！

× × × ×

鄉之助與佐川家成親的日子終於到了。

這是個非常熱鬧開心的日子，特別是大野夫人，簡直笑得闔不攏來；而鄉之助更想着洞房花燭的喜悅和纏綿，壓根兒就忘記了曾和穗子訂下親！

當晚宴開始時，大野家更是熱鬧了，到處都充滿了人聲、笑聲、呼驢喝雉的聲音。

但恰恰和大野家相反的，就是長目町的山田澤二家了。原來當日，癡心的穗子，爲了證實父親的話，竟偷偷的溜到大野家門，親眼看着佐川家將新娘送入去。

穗子的傷心欲絕，是可以想像的！

當她回到家裏的時候，臉色蒼白得嚇人。她甚至不理會母親的呼喚，獨個兒的奔進自己的屋裏，就將自己關在屋裏，再不出來。

山田澤二夫婦，曉得女兒的心事。他們更知道，此刻就算說盡千言萬語，亦無法能勸慰女兒。所以，他們決定，讓她獨個兒哭一場，然後待她稍微冷靜之後，才好好的規勸她。

當掌燈的時候到了，山田澤二的老婆，將晚飯燒好了，便走進女兒的屋裏，準備喚她起來吃飯。

豈料，當她拉開房門，就發現穗子全身僵硬，早就沒有呼吸了。

而穗子的手上，還緊緊握着鄉之助送給她的玉扣。這顯然是，她到臨死時，對鄉之助還是念念不忘。

山田澤二夫婦，就只得這麼一個女兒。見到女兒爲了一個負心的漢子，居然想不開就尋死，他們的悲慟，眞個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山田澤二的妻子，甚至要隨着女兒一塊死；若非山田澤二苦苦相勸，眞會一下子弄得家破人亡。

所以，在大野家正在歡天喜地的舉行婚宴時，山田家却陷於一片愁雲慘霧當中。

住在山田家隔壁，有個叫柳川德太郎的，聞到山田家哭聲悲慟，好奇心牽起來，就到山田家去看個究竟。

一看之下，始知原來穗子死了。

德太郎本身就是做忤作的，當山田澤二見到他之時，老淚縱橫地抓住他道：「你來得正好！」

「山田大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穗子她……」德太郎疑惑地說。

「唉！總言之一言難盡！」山田澤二老淚縱橫地，就向德太郎述說穗子尋死的原因。

「噢！原來如此！」德太郎恍然大悟，看了穗子的屍體一眼，又嘆息說：「可憐一個好好的姑娘，就這樣的被糟蹋了！」

「德太郎，我求你幫個忙，替我給穗子辦妥喪事。她人都死了，再陳放在這兒，只有使我們白白的傷心，還是早點入土爲安！」

「這事交在我身上吧，我一定辦得妥貼的。」德太郎拍拍胸口就道。

× × × ×

爲了避免傷心，山田澤二夫婦，就由德太郎趁夜將穗子的屍體抬去。

德太郎找着個棺桶，把穗子的屍身放進去，就準備將她埋葬。

正當他要把棺桶的蓋子釘上之時，就發現穗子的手部，有些閃閃的綠色光芒透出。德太郎好奇，就要將穗子的手指扳開。

頓時，德太郎的貪念浮起，就想將那個玉扣據爲己有。可是，正當德太郎要自穗子的手中，取過玉扣時，接觸到穗子的手，竟微微有些暖意。

心裏正自猜疑之時，棺桶裏的穗子，忽然跳坐起來，睜開了眼睛，一副如夢初醒的樣子。

「德太郎，這……這是什麼地方？你怎會在這兒的？」

德太郎是穗子的鄰居，穗子當然是認得他的。所以，她睜開眼睛來，就這樣的問。

好個德太郎，也眞會隨機應變。當他瞧見穗子忽然復生時，就對穗子撒下一個更大的謊言了。

「妳的爹娘氣妳，說妳至今還死心不息，硬要喜歡鄉之助，徒然害了自己。所以，吩咐我趁妳睡熟之際，將妳活埋！」

按理，德太郎這樣的謊話，是不足以教人置信的。奈何穗子此刻還是心亂如麻，對德太郎的漫天謊言，根本就完全沒有動腦筋去考慮。

德太郎悄悄的留意穗子的神色，發現自己的謊話，並沒有被揭穿，又自嘆息，再說道：

「我不忍心將妳活埋，所以悄悄的抬妳到這兒，等候妳甦醒。」

「不，我要回去，我要去問問爹和娘。他們怎能這樣忍心，把我活埋！」

「不，妳千萬不能回去。妳的爹娘已經有了這樣的心，妳回去不是送羊入虎口？」德太郎連忙阻止穗子，又道：「這樣吧，我帶妳到鄰鎭去，找個地方先住下來。讓這件事過去後，我們再回去！」

× × × ×

穗子竟然嫁了德太郎。

並不是穗子忽然變了心，只是，她對鄉之助的成親，已是弄得心碎。如今，對她來說，心已經死了，嫁給誰也沒有關係呢！

德太郎本來就垂涎穗子的美色。如今天緣巧合，竟教他用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穗子。他的喜悅，是外人不能了解的。

只是，德太郎亦是一個十分工心計的人。當他看到，成親後的穗子，還不時把玩着那個玉扣，就曉得穗子對鄉之助，始終是念念不忘的。

德太郎爲了此事，有很大的戒心！

他每天出外謀生，必找住在這鎭上的一個嬸嬸，來陪伴穗子，表面上，是因爲他害怕穗子寂寞，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爲了監視穗子，不許她隨處走動。

合該有事發生。

這天，德太郎外出工作後，來到他家陪伴的嬸娘，因爲家中有事，急急的走回家去。穗子見到家裏無人，帶着玉扣，眞的就要離開了。

× × × ×

鄉之助本來就已把穗子忘記得一乾二淨。連山田澤二自他訂親以後不再往大野家來，他亦完全沒有留意。

過去的一切，對鄉之助來說，就像是生命的一個浪花，過去之後，就無影無踪了。

這天，他正準備到外邊赴宴。正在府邸的門前，準備上馬之時，忽然，一個如癡如狂的女子，衝了上來，就抓着他的衣服，號啕大哭。

「鄉之助，你好呀你！你這個負義忘情的人，今天我非和你算算舊帳！」

抓着他的人，當然就是穗子。可惜的是，鄉之助在看清楚抓住自己的人之時，根本就再也認不出她。

「妳是誰？妳這是幹什麼？」

穗子見到鄉之助不住的在掙扎，而臉上的表情，分明是完全認不出自己，心裏更氣，就

哭罵道：「你當然認不得我，我是山田穗子。是你親手給我的信物，要跟我成親的山田穗子！」

「什麼信物，妳這個瘋娘子說的是什麼？」

站在鄉之助身邊的家人，因爲見到抓着自己少爺的，是個女子，所以，不好意思衝上前去，把他們分開。畢竟，那個年代，還是男女授受不親的。

而穗子死命的扯着鄉之助的衣服，又將自己一直保存着的玉扣，遞到鄉之助的眼前。

「你這個負義忘情的人。你睜開眼睛，看清楚當年你親手交給我的信物！」

當鄉之助看到那個玉扣時，終於記起了過去曾經有過的一件輕諾事情。愈是這樣，他的心裏更狠了。

他不能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承認過去有這麼的一件荒唐事。因此，他的行動，也變得粗魯了。

「滾開，那來的瘋婦，竟抓着一塊破玉，硬要說我和妳有婚約。妳是貪圖我家的錢財；不過，妳這種荒唐的行爲，一點也不能要脅我！」

鄉之助是男人，力氣畢竟比女子大。所以，他用力抓着穗子的手，一甩，穗子頓時倒在地上。

「走，我們走。這種賤女人，別要管她！」鄉之助在摔開了穗子之後，就向身邊的家人道。

當鄉之助要跨上坐騎的時候，躺在地上的穗子，忽然尖聲的叫起來。

原來，穗子已經狠下心來，不要再活下去。生命裏沒有了愛情，穗子是寧死不活。

「站着！」

穗子的一聲尖叫，赫然的起了作用。

但鄉之助在回過頭來之際，作了一個防備的姿勢，因爲他害怕穗子會再衝上來。

不過，事情並不是這樣！

當鄉之助回過頭來，首先接觸到的，是穗子那張完全蒼白的臉。接着，他看到穗子的胸口，不斷的冒着鮮血。而穗子的手上，却捧着一顆血淋淋，還在跳動的心。

鄉之助見到這情形，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而穗子就在這時，眞的氣絕了。

在穗子手上，那顆血淋淋的心，忽地，竟自裂了；然後，像被一把無情的刀，砍碎了一樣，一塊一塊的掉在地上。

饒是鄉之助的定力更高，剎那間見到那顆血淋淋的心，自動的碎裂，他也狂呼了一聲，

人自暈死過去……

鄉之助居然活活的被嚇死了。

誰能見到一顆自動碎開來的心，而不受驚嚇？

可憐的穗子，雖然得不到鄉之助。但終於，她用自己一顆早已碎了的心奪去了鄉之助的生命。

或許，在泉下，穗子仍舊不會放過鄉之助，不過，泉下的事，就誰也都不知道了！

黑貓幽靈

提起田中夫人，相信沒有人會不認識。田中夫人富甲連城，單是她所居住的那間房屋，就是大阪城裏最大的！

最近這幾天，大坂城裏每一個人，都在竊竊私語。因爲田中府傳出個消息，非常驚人。消息是這樣的——無論是誰，只要能在田中府的那間神秘屋過一夜，而次日還能安然無恙的話，就可以得到田中夫人的賞金一萬兩。

提起田中府的神秘屋，每個人都知道。田中府這間神秘屋，是沒有人走進去居住的，因爲曾去過的，沒有一個人可活着出來。

到底，這個屋裏有著什麼？就連田中府任何一個人也不知道；要不然，這一間屋，也不會被人稱作神秘屋！

可是，田中夫人爲什麼忽然地要懸出賞金，讓人到那神秘屋裏過一夜？這實在是太令人

猜疑的事！

不過，雖然這樣，還是有幾個亡命之徒去應命；但到頭來，他們却是沒了性命。

可是，那些死在神秘屋裏的人，都有一百元黃金作爲葬殮之用。只是，生命比黃金實在要貴重得多。所以，田中夫的懸賞雖然昂貴，却仍然無人肯再前往。

這日，一個年輕的，只有二十歲的武士，來到田中府的門前。立即有人帶這個陌生年輕人進見田中夫人。

「聽你的口音似乎你是北方來的，是嗎？」田中夫人見那個年輕人時，第一句就這樣問。

「是的，夫人眞厲害，我正是來自北方！」

「你貴姓？」

「本鄉功次郎！」

田中夫人聽了這個年輕人的話，不由自主就向他重新打量。只覺這個年輕人長得眉清目秀、氣宇軒昂，十分俊俏，一看起來，就使人產生無限的好感！

於是，田中夫人對於這個本鄉功次郎又再細細地盤問起來。

「年輕人，生命是十分可貴的。你可知道，在你之前，從來沒有一個人進過那神秘屋，而又可以活着出來的。你若是如今想回頭，還有機會呢！」田中夫人一片眞誠地說。

「我知道。不過，我不害怕。我想我生來是與神秘事物就有不解的緣份，我樂於向神秘的事物挑戰。我想，我已經考慮得很清楚！」本鄉功次郎以勇氣十足的口吻說：「還有一點，我是不要賞金的！」

「哦？」田中夫人聽這個年輕人最後的一句話，就更覺得驚異，對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幾分：「你竟不是爲了賞金而來？」

「是的，」本鄉功次郎發出更驚人之語：「一萬兩黃金，既是三輩子也用不完。那麼這一萬兩黃金，對我來說，就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何況，吃飯的問題，只要天天吃得飽，生命能持續下去。而天天吃山珍海味，到時吃不下去，活的的日子短促了不也徒然。我對生活的要求並不高！」

「好，你這樣的年輕人，實在太可愛了！」田中夫人脫口讚道。

「夫人，容我冒昧。我倒有一點好奇，想向夫人打聽一件事？」

「什麼事，你隨便問好了？」

「夫人既然知道充滿神秘，誰進去了，也沒有一個可以活着出來。夫人又爲何要懸賞一萬金，讓人們去送死？」

「噢！年輕人，你的問題問得好，足見你是個聰明人！」田中夫人沒有半點惱怒，反而

和顏悅色地說：「我今年八十四歲了，已經是快要死的人。本來活到我這個年紀，又連親人也沒半個，就算隨時死了，亦沒有什麼牽掛。不過，我總覺得，我連自己家裏，有這麼的一個屋子，竟神秘如此，假如我死去之前，對這個屋子却不了解，那未免太遺憾了！」

「所以，夫人就出重金引人，想將這間屋子的秘密揭穿出來？」

「就因爲這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氣，我才懸出這麼高的賞金。年輕人，這是你自己情願的事，不能說我要塗炭生靈啊！」

「我明白！我非常明白！」

這夜，田中夫人邀請本鄉功次郎和她一起吃飯。除了他們兩人之外，還有法隱和尙。法隱和尙特地由田中夫人的厨子準備一席素菜。

在席間，三個人暢談甚歡。本鄉功次郎的態度十分從容，鎭定地談笑自若，一點也不以爲自己將與神秘挑戰。單是這份勇氣，已博得田中夫人和法隱方丈大表好感。

當吃飯後，本鄉功次郎就要求立刻進入那個神秘屋，甚至連片刻也不肯耽擱。

那個神秘屋，坐落於田中府的中央。它只是長廊裏六個部屋的其中一個，從外表看來，它和其他屋子是一點分別也沒有。

當本鄉功次郎拉開那神秘屋的紙門時，就發覺這屋門是有兩道門的。兩道門中間的距離，就恰好是一個人身所佔的位置。

而當他進入第一道門之後，才站定身子，門已經自己合上。於是，本鄉功次郎就發現他自己站在兩道關閉的門之中央。

當這二道紙門拉開時，出現在本鄉功次郎臉前的，是一片奇怪的景象。

這屋子，什麼佈置也沒有，空洞洞的，就只有八個榻榻米。

而在榻榻米上，却插上了七支蠟燭。除了在進門那塊榻榻米沒有之外，其餘七個榻榻米，每一張都分佈了一支蠟燭。

七支蠟燭都是燃着的。但到底是誰燃的，本鄉功次郎就無法知道了。

時間一點一滴的溜過，而本鄉功次郎的心神却早已進入書本內了。

然而，忽地眼前一暗，令沉醉在書鄉中的本鄉功次郎連忙抬起頭來。

只見他所坐的榻榻米面前那支蠟燭，不知道怎地忽然熄滅了。

本鄉功次郎不覺一凜，一種可怕的感覺，令他覺得遍體生寒。

「不要怕，邪不能勝正，我先把蠟燭燃回，」本鄉功次郎自己對自己安慰。

當下，他就取出了火摺子，將面前熄滅了的蠟燭繼續點着。

面對那七支蠟燭，本來沒有什麼特別。但此刻看來，那七支蠟燭，却像七隻青黃色的眼睛，分佈在四周，陰惻惻地瞧着自己。

不由得就打了一個寒顫，本鄉功次郎忽然覺得，這屋裏像冰天雪地一樣，充滿了寒意。他裹上了毯子，仍然是冷得嗦嗦發抖。

忽然，靠近這屋門的一支蠟燭，又莫明其妙的熄滅了，使得本鄉功次郎的心，又是一凜。

明明連半點風也沒有，蠟燭爲什麼會熄滅？

可是，當他才把蠟燭燃亮時，另外的一支蠟燭，又忽然熄滅了。

於是，本鄉功次郎就去將那支熄滅的蠟燭去燃亮，然而又有另一支熄滅了。

就這樣的，當本鄉功次郎將這支蠟燭燃亮，另一支又熄滅，來來去去的，那房屋地蓆上的七枝蠟燭，就像跟本鄉功次郎開玩笑似的。

最後，本鄉功次郎有種心膽俱裂的疲乏。他頹然的倒在地蓆上，不再理會那熄滅的蠟燭。

可是，就在本鄉功次郎不再理會那支自動熄滅的蠟燭之時，那枝蠟燭竟自動的再度亮起來。

時間一點一滴的在溜，本鄉功次郎被關在那間神秘屋裏，就有種打了場大仗的疲倦，又驚又怒，甚至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那七支蠟燭，似乎永遠不會燒到盡頭。它們仍然像七隻青幽幽的眼睛，包圍着本鄉功次郎，又在陰惻惻的向他窺視一樣。

正在不斷的盼望黎明來臨，忽然一黑，七支蠟燭的火光，在剎那間完全熄滅了。

心裏已在驚慌的人，就更是害怕黑暗。所以，當本鄉功次郎見到眼前一黑，伸手不見五指之時，立即他就在自己衣衫中去搜索火摺子。

火摺子終於搜了出來。然而，本鄉功次郎却發現，火摺子已熄滅，再也不能把蠟燭燃亮。

黑暗像永遠也沒有盡頭，屋裏眞的連半點光亮也沒有。本鄉功次郎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瞎子，像個生來就瞧不見東西的人。

本鄉功次郎似乎已經聽不到自己的呼吸。在黑暗裏，他似乎聽到自己的四周，飄盪着一陣陣刺耳的尖叫聲，忽然他又像聽到一些慘厲呻吟！

任本鄉功次郎本來是個何等鎭靜的人，但此刻都完全失去了理智，陷入半瘋癲的狀態！就在無邊的黑暗中，本鄉功次郎覺得自己已經墮入了死亡的地獄時。

忽然，他感覺到，在黑暗裏，一雙冰冷的手，緊緊的握着自己。

情不自禁的，他發出了心膽俱裂的狂喊……

田中夫人一夜都沒有睡。

天將拂曉時，法隱和尙也趕了來。

「夫人！瞧你的臉色，似乎昨夜沒有睡好？」法隱和尙道。

「唉！都是我作孽深重。大師，我昨晚思前想後，已經決定了。無論昨晚那個年輕人，在神秘屋裏，是否安全，自此他後，這間神秘房屋，我再不許人進去。而且，我也不要探出它的秘密來！」田中夫人道。

「善哉！善哉，夫人終於明白過來了！」法隱和尙雙手合什，又唸了幾句佛號道：「夫人！甚麼時候我們才可進去看看那位本鄉施主！」

「只要天一亮！」田中夫人答道。

仰頭望着天際，還是灰濛濛的，今日的太陽，似乎是出來的特別遲。

好不容易，天上的第一道彩霞，從遠山的那一邊冒了起來。

田中夫人和法隱和尙幾乎同時的跳起來。

「我們快去看看！」

「是的，我來領路！」一個田中夫人的下男，立刻就應着。

於是，三個人就走進了長廊。三人的心，同時的噗通噗通的跳得厲害。

房屋的門外是靜悄悄的，連半點動靜也沒有，究竟裏面的情形怎麼樣？門外的田中夫人是完全不知道，所以他們的心情，會是那麼的緊張！

下男以抖得厲害的手，將神秘屋的第二道紙門打開。

當第二道門打開時，門外的人，三對眼睛，立即就可以看清楚屋裏的情形。

首先他們看到的，是七支蠟燭，熄滅了的蠟燭。接着，他們看到法隱和尙的那串佛珠，在其中一支蠟燭的上面靜靜的躺着。

當眞是十分的意外，本鄉功次郎並沒有死去，他還是活生生的坐着。

「謝謝天，謝謝天！他沒有死去，他眞的是戰勝了惡魔！戰勝了神秘。」見到本鄉功次郎居然沒有死去，田中夫人情不自禁地歡呼！

「年輕人，你出來啊！」

本鄉功次郎連眼睛也沒有轉動一下，却呆呆地站了起來，走出去。

本鄉功次郎笑瞇瞇的，但往日的神采完全消失了，他的笑也變得有點僵兮兮的。

忽然，本鄉功次郎像見到什麼恐怖的事情，嘴裏發出「喃喃」的，如動物般的叫聲。接

着，他俯伏在地上，口角流出白色的唾沫，就像一隻受驚的小羊一樣。

田中夫人和法隱和尙見狀心頭一凜，他們都柔聲的安慰本鄉功次郎，可是一點作用也沒有。

「大師，他……他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子」田中夫人失了主意，向法隱和尙詢問。

「夫人，看此情形，這個年輕人被嚇瘋了。他的神智都似乎完全的喪失了！」

× × ×

本鄉功次郎雖然沒有死，却變成了一個白痴！

他不會回答件何人的話，甚至連自己是誰也忘記，有時神智迷失得厲害，他連吃飯也不會。

本鄉功次郎是因爲進入神秘屋才瘋的，所以，田中夫人覺得自己有責任照顧這年輕人。但是，法隱和尙還有一個想法，他希望自己爲本鄉功次郎唸那些金剛經，或者是什麼其他大法，可以使他眞的恢復過來。因此，他要求田中夫人，讓自己將本鄉功次郎帶回寺院去。

首先擇了個黃昏，法隱和尙協助那個形同白痴的年輕人，讓他齋戒沐浴，接着自己亦披上了平時只有在做大法事之時才穿着的大紅袈裟。

當下，法隱和尙就將本鄉功次郎帶到一個靜室裏。這個靜室內是什麼也沒有，空洞洞的。

法隱和尙早已交代了寺院內的小沙彌，絕不準闖進靜室。

當一切閒雜人等，都被趕出靜室之後，整個靜室裏，就只剩下法隱和尙跟本鄉功次郎兩人。

法隱首先就在靜室內焚香作法，接着，就自己作法，誦了一輪經。

法隱和尙再將本鄉功次郎的全部着物都除了下來，再以一枝毛筆，在本鄉功次郎的身上，用硃砂將一篇經文抄上去。

法隱和尙一邊抄上去。法隱和尙一邊抄，一邊還在誦經。

就連本鄉功次郎的臉上，亦沒有例外，一樣都塡上了那硃砂寫的經文。

法隱和尙寫得很細心，所以，直到外邊的天色全黑，才大功告成。

再看本鄉功次郎，全身上下，沒有一寸地方是空白的，早就全都塡滿了硃砂寫的經文。

接下來，法隱又自誦了幾篇經。

忽地，法隱自袈裟內掏出了七支蠟燭，依樣葫蘆，像在那神秘屋裏一樣將它們分佈好。

然後，法隱和尙將七支蠟燭都點上。

本鄉功次郎本是什麼也不知道。但是，當法隱和尙將那些蠟燭，分佈着，將他包圍的時候，又將它們燃着之後，本鄉功次郎忽然發出怪叫，十分不安穩地，目光又露出一種非常驚慌神色。

「施主，你不用懼怕。你的身上已經抄滿了經文，任何邪惡的幽靈，也不能傷害你的。請你鎭定點吧！請你稍安勿躁！」

說也奇怪，本鄉功次郎明明已是個白痴似的；可是，當法隱和尙把安慰他的話說完，他眞的安靜下來，就似一尊石像似的一動也不動了。

地上那七支蠟燭，發着青幽幽的光芒，光芒映在法隱和尙的臉上，使法隱和尙的樣子，看來十分可怖。而燭光映在本鄉功次郎那塡滿硃砂經文的面上，更令本鄉功次郎變成個鬼魅似的。

法隱和尙沒有說話，却逕自盤膝坐下，手中合什，嘴裏微嗡，像唸着什麼經文似的。

時間漸漸溜過，靜室內一點動靜也沒有，法隱和本鄉功次郎兩人，都像石像一般！

他們在等待什麼？他們是在等待嗎？等待一些不尋常的事情降臨？

忽然，地上那七支蠟燭，明滅不定，靜室裏像起了波濤，但法隱和尙顯然感覺不到有風。

終於，有一枝蠟燭莫明其妙的滅了，法隱和尙仍然不動，就任由那蠟燭熄滅。他的眼睛已是張開來，坐姿却沒改變。

滅了的蠟燭重燃，像本鄉功次郎在神秘屋遭遇一樣。

本來已平靜的本鄉功次郎，這剎那間又瘋了，聽他忽然驚天動地的發出驚呼：「不要！」

法隱和尙本來是挨近他坐的，此刻他伸出手來，輕輕地按在本鄉功次郎的腦門，說道：「別慌，噩夢快醒了！」

在法隱和尙誦經下，本鄉功次郎又平靜了。

就在此刻，靜室裏的蠟燭忽然完全熄滅，四周就變得黑漆得伸手不見五指。黑暗裏，法隱和尙也有感覺到，身邊是危機四伏。

忽地，法隱和尙覺得，有一雙毛茸茸的手，把自己雙手抓住。同時，耳畔傳來身邊的本鄉功次郎，所發出驚天動地的慘厲叫聲……

過後，田中夫人見到法隱和尙帶着本鄉功次郎前來，不禁呆了。她可以看出，本鄉功次郎神采飛揚，完全不再是自神秘屋出來那副痴呆樣子。

「年輕人，你……康復了……？」

「托夫人的福，這一次我是九死一生，全靠法隱和尙把我救回來！」本鄉功次郎開口！田中夫人滿臉狐疑之際，法隱和尙已微笑說：「夫人，咱們進裏面談！」

坐在田中夫人的屋裏，田中夫人幾乎是迫不及待，就想知道本鄉功次郎是怎樣恢復過來的。

田中夫人越聽越心驚，特別是聽到法隱和尙在黑暗裏，感到一隻毛茸茸的手撫摸着他自己時，田中夫人覺得自己的汗毛，已經直立起來。

「後來怎麼了？」田中夫人緊張地問。

「後來，一切眞相就大白了！」本鄉功次郎在此刻插嘴道。

本鄉功次郎就將那夜的事，繼續的說下去。

當法隱和尙感到有一雙毛茸茸的手在撫摸自己時，耳畔又聽到本鄉功次郎發出刺耳的尖叫。

這一切，似乎都不能令法隱和尙吃驚。他像是早有心理準備，他一隻手立刻伸過去，輕輕的撫着本鄉功次郎，像是安撫和令他鎭定。另一方面，法隱和尙自己却一把將那隻毛茸茸的手抓住，又將他手裏早準備好的佛珠，穿在那隻手上。

法隱和尙雖然是在黑暗裏，但他仍然可以感覺到，那隻毛茸茸的手，不似是人類的手。

正當法隱和尙在猜測時候，忽然，屋裏又恢復了亮光，法隱和尙看到，有六隻黑猫的影子，像六縷黑煙，行進到那六支燭蠟裏。

而法隱和尙同時看到，自己的手裏，抓住的是一隻黑猫的腿。原來，在法隱和尙的佛珠下，那隻黑猫無所遁形。

只聽到那隻無所遁形的黑猫，對着法隱和尙，慘叫哀號。法隱和尙心裏一念慈悲，唸了一聲佛號，把黑猫放了。說時遲，那時快，法隱和尙看到，那隻黑猫幻成一縷黑煙，向七支蠟燭裏唯一沒有燃亮的一支行去。當那縷黑煙消失的時候，那枝蠟燭又再燃亮了！

亦在此同時，本鄉功次郎的神智，安全的恢復過來，而且對身邊發生的事，感到非常奇怪！

法隱和尙說明經過，繼續又道：「夫人，你可知道，那七支蠟燭到底是什麼？」

夫人問：「是什麼？」法隱和尙一字字的答：「就是七隻黑猫的幽靈！」

「可是，黑猫跟七支蠟燭又有什麼關係？」

「那七支蠟燭，是黑猫的幽靈幻化的。所以，神秘屋裏的那七支蠟燭，就是牠們的化身。你們雖然把蠟燭扔掉，牠們却始終存在！」

「夫人，神秘屋的底下，應該有七隻黑猫的屍骸，我們不妨看看去！」法隱和尙又道：

「我們把牠們掘出來，好好的埋葬。我相信，自此之後，神秘屋將再不神秘！」

法隱和尙沒有錯，神秘屋的下面果然有七具猫的遺骸，他們眞的去做個好好的猫塚。

神秘屋不再神秘了，本鄉也不再痴呆了。

美女和奇癢

各縣各鎭的人全都知道，櫻井家是代表尊榮、代表崇高、代表權勢的！櫻井家傳了十九代，每一代都是那麼的傑出，延至到第十九代的櫻井兵衞，才慢慢的沒落。

櫻井兵衞是一個劍道極高的家族統治者，他秉承祖宗的遺訓，並沒有在官場裏任職；但憑櫻井家族的田地、物業、生意，櫻井兵衞獨個兒擔承下來，亦是管理得頭頭是道，而生意的擴張亦很迅速。

最值得稱羨的，是櫻井兵衞自己的操守。他的地位與財富，縱然是納幾個妾侍，誰也不會說話。在當時的制度和環境下，櫻井兵衞居然對妻子從一而終，又尊敬又恩愛，就不免成爲大家所討論的佳話了。

櫻井兵衞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三個兒子都已成家立業，而女兒綾子，倒還待字閨中。

提起綾子，沒有人不翹起大姆指稱讚。綾子的美貌，遠近知名。她的端莊、嫻淑，更令地方上個個少年，都甘願屈居裙下。也不知有多少人，希望攀到這門親事，娶得這個如花美眷。

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似乎是那個落雪的季節，一件驚人的消息傳了出來！

櫻井家竟要請大夫，要是能治好綾子小姐的怪病，就會重重有賞！

有好事的人，想打聽一下綾子小姐究竟害了什麼怪病。但櫻井家的人却諱莫如深，不肯透露半點消息，越發令人覺得事情可疑！

自從櫻井家傳出請大夫的消息後，先後有不少大夫，前去櫻井家應診；但進了櫻井家大門，就從未見過有大夫再走出來。

這件事當然更引起議論紛紛，大家有各方面不同的懷疑，但到頭來，大家却還是什麼也不知道。雖然有好奇心特別重的人，曾經跟那些一去不回的大夫的家人打聽；可是，他們還是什麼也不知道。那些大夫的家人，竟跟櫻井家的人如出一轍，守口如瓶！

只是，肯前去應診的大夫已變得渺然，甚至連過訪的客人也少了。

偌大而又顯赫的櫻井家，如今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霧一般，膽小的人甚至連櫻井家的大門也不敢走近。

一個烈日的下午，忽然，一個陌生人出現在街上，他的模樣，是大家都沒有見過的，所以就引來許多人的注目。

「請問櫻井家在什麼地方？」那陌生人走前到一間食肆的門前，就向一個跑堂的打聽。

「櫻井家？」那跑堂的把眼睛睜得老大，凝視着眼前這個陌生人，上下打量了半晌：「櫻井家？老兄，你是當大夫的，到櫻井家應診去嗎？」

「應診？櫻井家有人生了病？」那陌生的青年人臉上露出一派驚愕的神色，接着就問：「誰生病了？」

「你！你不知道？」那跑堂的又問：「那老兄是誰？爲什麼要去櫻井家？」

「噢！我是櫻井夫人的外甥。」那陌生的年輕人說。

「原來是櫻井家的親戚！」那跑堂的立刻就現出一副意態闌珊的神情，淡淡地說：「拐過這條街，自然就看到一間大屋，那兒就是櫻井家了。」

「鐵男，眞的是你來了嗎？」櫻井夫人見到那個陌生的年輕人時，喜出望外的說。

原來那個年輕人叫做黑澤鐵男，是櫻井夫人的妹妹之子，他是從四國那邊來的。

「前半年，就收到你娘的來信，說你要來。沒想到，我日盼夜盼，你現在才到！」櫻井夫人大抵是上了年紀，所以，喋喋不休，又問：「見過你的姨父沒有？」

「還沒有。他們說，姨父出去了。」鐵男道。

「姨母，我來這兒之前，聽到有人說，你們請大夫，究竟是誰生病了？」鐵男猛然想起剛才那跑堂的話，不由自主就向姨母打聽。

「唉！此話說來話長，不是一時可以告訴你的。你在這兒住下去，自然就會明白了。」櫻井夫人本來還是充滿喜悅的臉色，忽地變得黯淡下來。

鐵男還是滿腹狐疑，不過見姨母如此的說，亦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姨母，我娘的意思，是希望我這一次來，跟綾子表妹成了親，然後帶她一起回去！」鐵男又再開口。

「她……她……」櫻井夫人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

「唉，此事說來話長。但是醜婦終需要見家翁，我這就叫她出來，你自己看看吧！」櫻井夫人終於無可奈何的說：「你若是看過綾子後，要退了這門親事，姨父和我亦絕不會怨你的。」

× × × ×

當綾子走出來的時候，鐵男差不多是呆了。

當他剛才聽到櫻井夫人那一番說話之時，就惴惴不安，以爲綾子大概是破了相，容顏毀壞了，所以他的姨母就會有「若不肯娶綾子，亦不會責怪」之語。

鐵男抱定的心理，本來亦是絕望的。他可做夢亦想不到，此刻活生生在他面前出現的綾子，美得是人間罕有，美得幾乎教人不敢接近。要不是綾子的臉型和童年時隱約相同，再加上櫻井夫人先前的話，鐵男眞會以爲，眼前的天姿國色，是別人冒充的。

「綾子表妹，這麼多年不見，妳好嗎？」鐵男彬彬有禮地和綾子打招呼。

「是鐵男表兄，你好！」綾子的聲音十分柔美，態度亦落落大方。

「綾子，鐵男是特別來看妳的。」櫻井夫人在旁道。

忽然，鐵男被綾子一些奇怪的動作嚇呆了！

自從綾子露面以來，她的美貌當然就吸引着自己，而她的風度和擧止，更令鐵男心醉神往。可是，這一刻，綾子忽然像身上有了隻跳蚤一樣，渾身不安地不斷抖動，而她的手甚至伸進衣服內抓癢。

同時，綾子在這刻，忽然露出一副很不耐煩，亦似厭棄的神色，對櫻井夫人說：「娘，我不舒服，我要進去休息。」

「好吧！」櫻井夫人無可奈何的說。

綾子微微的，勉强一笑，就逕自離開母親的屋子。

「姨母，被妹她……她爲什麼會……」鐵男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可是，一時之間，亦不知如何措詞。

「唉！生病的就是綾子。她的病，你剛才也看到了。她全身的毛髮，隨時隨地都會癢起來。癢的時刻，就像千萬隻螞蟻在咬她，所以她的舉止就變成剛才那樣。」櫻井夫人黯然的說。

「怎不請大夫看看？」鐵男關心的問。

「誰說不請？但總是治不好！」櫻井夫人又嘆息說。

「鐵男，現在你已經知道綾子這樣了。這門親事你要退却，我和你的姨父，都不會怪你。」櫻井夫人又說。

「不，姨母，我不會反悔的。我總不相信，表妹的病治不好。而且她得了這個病，本身就已經很痛苦了，我又怎會因此嫌棄她？」鐵男立刻就說。

櫻井夫人大概想不到女兒變成這樣，鐵男還願娶她。喜出望外之餘，拉着鐵男的手，就說：「鐵男，你考慮清楚，可別後悔？」

「姨母，大丈夫言出如山，怎會後悔。成親後，我一定會好好的對她，妳放心好了。」

× × × ×

鐵男居然不嫌棄綾子的怪疾，櫻井家上下對於鐵男，當眞是另眼相看。

當婚禮舉行之日，櫻井家到處張燈結綵，到賀的賓客極多，穿梭不停。櫻井兵衞夫婦，整日都笑得合不攏嘴來。而當新郎的黑澤鐵男，反而顯得拘謹，因爲當新郎倌的人，通常都是十分緊張的。

好不容易，才鬧至酒闌人散。

鐵男懷着又緊張，又有點惴惴不安的心情，在衆人簇擁之下，來到新房的門口。

「鐵男，綾子在裏面等着了，你進去吧！」櫻井夫人笑着對鐵男說。

於是，鐵男在大家的祝賀和體貼之下，就走進了新爲他佈置的新房。

綾子的確已等在新房裏，頭上的新帽早已經除了下來，平日她看起來已經够美了，如今看來，更像仙子下凡般，鐵男直覺得自己忽然已經醉了。

「綾子，妳倦不倦？」鐵男走近綾子的身邊，就十分體貼地問。

綾子低垂着粉臉，似乎一派嬌羞無限的樣子，鐵男更是看得心搖神蕩！

「今晚妳高興不高興？綾子，我已經等待今晚，等了許久！」鐵男一邊說着，一邊情不自禁的，就拉着綾子玉葱般柔滑的手。

綾子還是不做聲，頭還是垂得很低很低。

「爲什麼不做聲，莫非妳因爲我不早點進來陪妳，所以就生氣了？」鐵男還是緊緊握着綾子的手說。

「不！」綾子忽然抬起頭來了，只見她的臉色鐵青，像是籠罩了一層寒霜般，那聲音一反平日的嬌柔，似是含着無比的怨毒：「你就算永遠不進來，我也不會盼着你。黑澤鐵男，請你別再自作多情了。」

吃驚的是鐵男，他做夢也想不到，在他夢想中的洞房花燭夜之時，綾子竟會對自己說出這等冷酷無情的話。而且，綾子目光中射出來的怨毒，更使鐵男不寒而慄。

「綾子，妳……」

鐵男正待開口時，忽然他覺得一種說不出的奇癢感覺，在自己全身的毛髮上傳來。他不由自主，就伸手往發癢的地方抓去。

「哈哈！哈哈！」綾子猙獰的笑聲，忽地刺耳的響起來，只見她笑得前仰後合，又道：「黑澤鐵男，你終於上當了，你終於上當了！」

「鐵男表兄，你現在明白毛髮奇癢的痛苦了吧！」綾子忽然止了笑聲，陰沉地問。

「爲……爲什麼？」

「哼！誰叫你娶我，誰叫你施捨我。我才不需要你的施捨，我根本就不喜歡你，也一點不愛你，你也休想沾污我清白的身子！」綾子有點近乎瘋狂的說。

「妳……我不明白！」鐵男一邊說，一邊覺得全身傳來極奇癢的痛苦。他也像初見綾子時一樣，禁不住全身抖動，又禁不住的抓癢。

「你不需要明白，反正你不能破壞我的清白！」綾子說着時，不由自主流下眼淚來。

「我一定要知道，我既然娶了妳，也被妳害了，難道我連知道原因都不能嗎？綾子，你對我公平點，行嗎？」鐵男氣冲冲的說。

「我的身子、我的心都是宇垣一雄的，你不能佔去，你明白了吧！」綾子的淚流得更多了。

「宇垣一雄，那是誰？」

「他是個武士，是個又貧窮，又沒有地位的武士。但我愛他，他也愛我！」

「他的人呢？」

「死了！已經死了！」

「爲什麼呢？他怎麼會死？」鐵男追問。

「因爲爹爹，嫌他沒有地位，沒有名譽，認爲沒有資格做他的女婿！」綾子的話說不出的怨毒，令鐵男禁不住的打個寒顫。

「難道是姨丈殺了他？」

「不，不是我爹殺他。我爹是有名譽，有地位的人，他不用親手殺人，他可以假別人的手殺他！」綾子的目光就更怨恨了。

一顆心凉了半截，鐵男不由自主，同情起綾子來。他甚至覺得自己能感覺到綾子的痛苦。

× × × ×

大夫開的藥，塗在鐵男的身上，的確是清凉了一點。但是，那些藥止不了半個時辰，奇癢又來了，而且比未塗藥之前，還要癢百倍！

櫻井夫人眼見自己的外甥，被女兒連累成這副樣子，心裏隱隱作痛。雖然天天換不同的大夫，但羣醫無策。有個大夫甚至說，如果讓他這樣下去，有一天，當鐵男全身被抓傷的地方化了膿，就會漸漸肌肉腐爛而死。

後來，櫻井兵衞想出一個辦法，將鐵男雙手雙脚都緊緊縛住，又連他的身子也綑綁起來，固定在一張木板上，讓他一動也不能動，根本就連抓癢的機會也沒有。

鐵男日夜的在呻吟，人變得越來越憔悴。因爲他全身不能活動，本來臉上被抓傷的地方，漸漸地結了疤。

當疤脫落時，鐵男那張英俊的臉，已變得疤痕纍纍，難看得就像鬼魅一樣。

綾子自己全身的毛髮，雖然亦時時感到奇癢；但是，她的情況如跟鐵男比起來，簡直就輕鬆多了，甚至漸漸的消失了，這也許是因爲那種奇癢，已完全移到鐵男身上。

「求求你們，做做好事，給我抓抓癢！」

鐵男一天到晚，都被綁住，除却開口哀求別人替他抓癢外，他根本就沒有說過第二句話。可憐他瘦得像個猴子，連雙眼也變得凹了下去。

直到有一天，櫻井兵衞自外邊回來，有點興奮的帶着個陌生人，來到夫人面前。

「夫人，這是陰陽師，我從很遠的地方請來的，他說有辦法可以治好鐵男！」

櫻井夫人聽到丈夫如此的說，自是喜出望外。所以，她立刻就和丈夫，恭恭敬敬將那個陰陽師請進屋裏去看鐵男。

那陰陽師端詳了鐵男很久，然後又退出屋子，向櫻井兵衞道：「這個怪病，全是鬼魂作怪，我可有辦法可以治得好他！」

「什麼辦法？」櫻井兵衞興奮地問。

陰陽師打量了櫻井夫人一眼，亦不再遲疑，就道：「櫻井老爺，有一個寃魂，似跟令千金有些瓜葛，是嗎？」

只見櫻井兵衛的臉上，立時變得鐵青，一語不發。

陰陽師看在眼內，却又繼續說下去：「恕我直言，這個寃魂，亦是大爺你害的。大爺幫個忙，一，要讓令千金與病者婚約解除；二，當答允寃魂，讓令千金一人終老，不要讓她嫁出去，若大爺肯幫上這兩件事，我始能着手替病者除魔！」

櫻井兵衛幾乎是聽完陰陽師最末的一個字，立刻就接上口了：「不成，所有親戚朋友都知道我的女兒嫁出去了，那兩個要求我都不能答應！」

「若是這樣，請恕我亦無能爲力了！」陰陽師倒是一點也不介意。

「老爺，這本來就是你一手造的孽。這可不是面子問題，你不能因爲自己的固執，就害了鐵男。你得想想，若鐵男有個什麼不測，又怎向我姊交代？」櫻井夫人在旁邊，禁不住就跟丈夫說。

櫻井兵衛好不容易，被他的妻子勸服了；畢竟，他亦不想鐵男自此一病不起。

陰陽師在櫻井兵衛答允下，先爲鐵男寫了一張任何人都看不懂的符，把這張符燒掉了，就用那些灰，冲成了一碗水，讓鐵男喝了下去。

接着，他將鐵男全身裹裹外外的着物全部脫淨，讓他赤條條的躺在地蓆上。然後，由櫻井兵衛將他按住，陰陽師拿出了一把鋒利的剃刀，就將鐵男全身的毛髮，包括頭髮和眉毛，完全剃個乾淨。

「成了！」陰陽師說了一句，又小心翼翼的，將自鐵男身上剃下來的毛髮，包好，納入懷中。

「這些東西還要帶回去作法，他再沒什麼問題了，醒來之後，亦不會再癢。」陰陽師向櫻井兵衛吩咐：「不過，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不能讓他的毛髮長出來，只要有少許毛髮長出來，又會再癢的！」

櫻井兵衛當然只有唯唯應諾，並且和夫人一起恭送那個陰陽師離去。

× × × ×

當鐵男經陰陽師作法之後，眞的慢慢復元了。

可憐他因爲不知底細，當初答應綾子的婚事，沒想到如今變了個全身光禿禿，沒有頭髮、沒有眉毛、沒有鬍子的怪人！

綾子自從父親答允了自己的心願，不再迫她嫁給別人，她的性子亦恢復以前的柔順了，對鐵男的遭遇，她亦覺得十分抱歉。

「也是我不好，我把你當作那些大夫，所以未曾把話說清楚！」

「對了，聽說來爲妳診症的大夫，都是一去不回，弄得外邊謠傳滿天飛，這究竟是怎麼

一回事？」鐵男記起剛到鎭上來的情形，不由自主就向綾子詢問。

「是的……他們全死了！」綾子答。

「是……爲什麼？難道又是姨丈殺了他們？」鐵男不由失聲的問。

「不，他們是自己尋死的！」綾子冷冷的說：「他們來應診時，所懷的是一份不乾不淨的心。當他們爲我把脈的時候，都是有份趁機揩油的野心，結果如何，你當然可以想像。」

鐵男當然可以想像。他親身嚐試過那種滋味，誰觸到綾子，那種要命的癢，立刻就會傳染。

「難道，他們都死了？」

「是的，他們其心不正，當然活活的被那種奇癢，折磨至死！」綾子冷冰冰地，又補充說：「他們的家人，對這種羞恥的事，又如何好意思向人開口！」

事情至此，鐵男總算完全明白了。

只是，鐵男經此之後，自己亦成了一個全身沒有毛髮的怪人！

地下宮殿

德川年間，有一處地方，叫做元吉原，那兒就近柏原，乃在柏原縣和中原吉之間，是個山明水秀的地方。

當年，正是幕府東征西討，兵禍年年的時代，人人崇尙武道，以學武練劍，博高官厚祿爲最大志向，眞眞正正唸書的人，少之又少！

石原鐵之助却是個眞眞正正的讀書人，他幼時曾習過劍。不過當他到了少年時期，却漸漸發現，自己性好閒靜，加以對戰火連天的日子，十分討厭，所以就起了歸隱之心，以便好好的多唸點書。

鐵之助這種思想，其實是十分迂腐的。戰火連天的日子，他從未想過自己要盡一分力，而只想獨善其身。

獨善其身，元吉原就是個理想的地方。因爲它遠在山丘之間，外邊漫天戰火，都沒有影

響到那兒，所以，就成了個世外桃源。

鐵之助到元吉原，就寄住於親戚廣池家。廣池家面積很大，是個莊園。主人廣池左兵衛本是鐵之助舅父，當年帶兵東征西討，終於戰死沙場。

鐵之助來到自己的屋前，把紙門拉開，面對着被銀白月色籠罩的庭院，耳畔聽着淙淙的溪流，悠然神往。正欲張燈臨案，寫一首誦詠此情此景的詩篇時，忽然，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闖進屋子來。

那個小男孩，根本就不理會鐵之助，逕自跑過去書案那邊，見到硯中的墨剛磨好，居然惡作劇的，將墨硯覆轉，硯內的墨汁，洒得紙張全汚。

鐵之助見此男孩喧賓奪主，而且，頑劣如此，心中極爲惱怒，就罵着：「何來小鬼，竟然頑皮若此。難道你家大人，沒有教你什麼叫規矩嗎？」

那男孩見鐵之助叱罵自己，臉上的表情亦顯得十分氣惱，他大聲地叫嚷着：「你敢辱及我的爹娘？豈有此理，我不會放過你！」

男孩說罷，居然就大發脾氣，將案上的筆墨、紙張、書卷、墨硯，逐一擲在地上。立時，地蓆上凌亂一遍墨汚處處。

鐵之助見到這男孩居然野蠻若此，完全沒有家教似的，不禁怒火塡胸。雖說他本來極有修養，而今再也按捺不住，就衝上前去，一把將那小孩揪住，摑了他一記耳光，繼而罵道：「何來這野小子。這一巴掌，是代你父母管教你！」

小男孩被打，立刻就哭出聲來，掙脫了鐵之助的掌握，一邊逃出屋子，一邊還忿忿地說：「豈有此理！姓石原的，你敢打我，我是絕不會放過你的！」

被這個小男孩這一打擾，鐵之助的詩興，早已消失。鬧至半夜，人也疲倦了，於是，鐵之助將被舖陳於地上，準備就寢了。

正躺進被窩時，忽然，屋子的紙門被拉開。鐵之助本以爲那個頑劣的男孩去而復返，正待喝問之時，却見到進來的是五個婦人。

「妳……妳們是誰？深夜闖進來，有何指教？」鐵之助面對這幾個婦人，可不敢造次，所以先查明她們來的原因。

「哼，你這是明知故問！」當中年紀最大，約五十左右的老婦慍怒地答道。

鐵之助還未來得及開口，左邊一個年若雙十的少女，又搶着開腔了。

「姥姥，這個人裝瘋賣傻，妳別受他欺騙！」

另外一個站在老婦旁邊的女子，滿臉慍怒地說：「你這個膽大妄爲的畜牲，你打了咱們的少爺，還敢在此伶牙利齒？」

鐵之助本來已經想到，這五個女子必是爲剛才那頑皮的男孩子而來。如今聽她們七嘴八舌的，更證明自己的猜測沒有錯誤。

「哼，孩子太無禮，太沒有家教。所以，我代那孩子的尊長，對他略施小懲，現在看看孩子家的大人，原來亦是如此無禮，怪不得孩子會這樣，眞是見怪不怪！」鐵之助冷冰冰地說。

「哎喲！姥姥！」那年華雙十，長得最漂亮的少女，此時怪叫起來：「你聽，這人出口傷人，連我們也罵上了！」

「哼！好大的膽子，打了人還敢這樣張揚，」那個姥姥臉上的神色，果然更難看了。

「也不曉誰最囂張，婦道人家，不安份的守在自己的閨房，却三更半夜，闖進陌生男子的屋子！」鐵之助亦反唇相激。

「噯！姥姥，妳聽聽他的口氣，居然還數落我們呢！」那年華雙十的少女，又在挑撥！

「鐵之助，你來到這兒，居然不拜訪我家主人，還打了我們的少爺，我看你的確是吃了豹子膽！」那個姥姥寒霜的聲音又響起。

「我來我娘舅家，管你家主人什麼事，哼！瞧妳們這副有恃無恐的樣子，莫非妳家主人是這兒的土豪惡霸？」

「姥姥，你懲罰他。不給他一點懲戒，這小子還不知道出言不遜之罪！」那年華雙十之少女，又推波助瀾。

所謂男不與女鬪，鐵之助見這些女子蠻不講理，自己是知道禮法的，若眞的三更半夜，自己與這羣女子動手動脚，有所糾纏，傳到外邊去，就很難做人了。

然而，當鐵之助嚴於戒備之時，却發覺她們根本沒有向自己衝過來的打算。正想鬆一口氣之時，竟覺得自己的臉頰上，忽然有一點痛楚的感覺。

這種感覺，就似乎是什麼齧咬自己一樣，但伸手去撫摸之時，却未發現有任何蟲蟻齧咬自己。

臉頰上的痛楚，還是漸漸的傳來，鐵之助自覺受的傷不會太輕；所以，也顧不得追究這幾個蠻不講理的婦人，就去拿面鏡子，看看自己的臉頰。

不看還好，一看之下，鐵之助不由大驚，因爲他發現自己臉頰上痛楚的地方，又腫又痛，而且瘀黑了的地方，還隱隱的有幾個齒印！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的時候。

鐵之助匆忙地梳洗後，就去跟舅娘請安，順便問問她關於昨晚的事。

豈料，事情大出鐵之助意料之外，當廣池夫人聽完他的奇遇之後，臉上的神色，跟他是

同樣的詫異。

「沒有哇！我在這兒居住了十多年，左鄰右里的人，我可全都認識。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那一家有個十歲來大的孩子，更未曾有口氣這麼大的鄰居！」

「舅娘，此事却是千眞萬確，絕對不是我在做夢。妳瞧，我臉上的齒印還在。」鐵之助一邊說，一邊將臉頰瘀黑受創的地方展示給廣池夫人看。

可惜，廣池夫人搜盡枯腸，仍然不能給予鐵之助任何的答案。

入夜，鐵之助臉頰上的痛楚，早已消失。只是，那幾個齒印，還是清晰可見，未曾褪去。

不料，三更過了，昨夜那幾個女子，又再來到鐵之助的屋前！

「鐵之助，你想清楚沒有？」開口的還是那個姥姥，她的話聲權威似的，就彷彿自己是個判官，而鐵之助是個十惡不赦的犯人：「這是你最後一個機會！」

聽得那姥姥的口氣如此之大，鐵之助不由得又好氣，又好笑，就問：「什麼最後機會？」

那最愛挑撥的少女，在一旁又搶着開口了：「還用問，當然是關於你開罪我家小少爺的事。你究竟肯不肯道歉？今晚就是你最後一個機會！」

鐵之助啞然失笑，心頭的傲氣又再昇起來：「那沒家教的小子，擅闖人居，而且沒有禮貌，將我文案上的紙、筆、墨全都弄翻，他該向我道歉才是。我憑什麼要給他道歉，錯在於他，而不是我！」

那姥姥聽完鐵之助的說話，臉色變得鐵青，眼神亦像鷹眼般殘酷和猙獰。

「好强硬！你等着瞧吧！」說完，領着一行人，頭也不回的離去。

鐵之助呆了片刻，就追出去了。

然而，當他來到庭院時，那五個女人，早已去得無影無踪。

回到屋裏，鐵之助脫下了外衣，就鑽進被窩裏去了。

這一覺，應該是睡得好酣，因爲鐵之助覺得，自己的頭才觸到枕墊，就已經進入夢鄉了！

然而，在迷濛間，鐵之助覺得，自己臉頰上傳來陣陣刺痛。而這種刺痛當眞是他在睡夢中亦不能忘記的。因爲日前，他在那五個婦人登堂入室之時，就忍受過這種如被什麼東西嚙咬的疼痛。

如今這種痛楚再度傳來，鐵之助整個人亦驚醒了。

當他將眼睛睜開來時，立刻就發現一條白影，正向庭院那邊逃去。

這一回，鐵之助又驚又怒，再也不肯放過這種機會，霍然的自被窩裏追出來，就向那白影逃竄的方向追去。

「哼，無論你上天下地，走到天涯海角，我亦要將你捉住。」鐵之助一邊自語，一邊追出庭院。

夜色迷茫，追出庭院之時，依稀的見到那個白影，向庭院東面一道小門逸去。

鐵之助更不作任何考慮，亦追入那道小門，同時大聲叱喝：「何方小子，居然敢三更半夜，跑來欺侮我。這一回，我瞧你往哪兒去？」

語聲方住，忽然，嘴角又有那種被嚙咬的疼痛傳來。鐵之助又驚又怒，却發現自己已追入東門之內了。

× × × ×

身邊的環境，實在太出乎想像之外，鐵之助追進來後，整個人也嚇得大氣亦不敢透一下。

只見自己入得門裏，竟置身於一間巍峨的大殿內，大殿的兩旁站立着數不清的武士，每個武士腰懸長劍，宇氣軒昂，却充滿了殺氣。

大殿的盡頭，有一張寶座，寶座上坐的是一臉正氣，年約五十餘歲，很有王者風度的漢子。

鐵之助再繼續望過去，就見到那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即是前天晚上，到自己屋子裏搗蛋的那個男孩——此刻正以得意洋洋，又帶着幸災樂禍的神色，瞪着自己。

而那五個曾經兩次三番闖進自己屋裏的五個女子，赫然亦在這個大殿裏。她們所站的位置，正在那小搗蛋的身後。而那個雙十年華，嘴巴最多的少女，亦用一種幸災樂禍的眼神，瞪住自己。

鐵之助正在惴惴不安之際，忽然，左右兩排的武士，其中有兩個走了出來，就像捏小鷄似的，一邊一個，將他的臂膀抓起來，向寶座的盡頭走過去。

鐵之助一直被那兩個武士，提到殿前。兩人同時鬆手，鐵之助頓時就跌個四脚朝天！

當鐵之助爬起來的時候，看到那個少女，以及那個男孩，正以得意、嘲諷的目光看着自己。

還未來得及說話，中間那個很有王者風度的人開口了。他的聲音洪亮，自有一種威嚴。

「鐵之助，日前打了犬子的人，就是你嗎？」

「是的，他沒有家教，闖進我的屋子裏，把我的文房四寶全扔在地上，所以我代他的長者管教他！」鐵之助想到自己今夜反正禍福未定，但讀書人的憨氣，使他依舊理直氣壯地說

話。

瞧這王爺，可是一臉正氣，很具威嚴。萬萬料不到，他竟然向鐵之助怒瞪，說道：「本王無力保護自己的大好江山。可是，本王決不容許別人打我的兒子，我不能讓別人欺負他，我要好好的保護他，我一定要好好的保護。來人，把這個以下犯上的鐵之助推出去斬！」

鐵之助簡直是做夢也想不到，這個一臉正氣的王爺，居然也像他的下人一樣蠻不講理，又驚又憤。正待分辯之時，左右兩個武士，已將他提起來。

「你們蠻不講理，你們憑什麼權力將我處死，你們……」鐵之助一邊叫，一邊却被人捉到殿外。只見一個凶神惡煞的劊子手，提起了閃亮亮的大刀，向自己的腰際斬過……

刀子砸落，腰間本能地傳來噬心般的痛楚。

鐵之助狂叫了一聲，人也在夢裏醒了過來！

× × × ×

屋子還是原來的屋子，被窩還是原來的被窩！

他額上早已流着黃豆般大的汗，剛才的夢眞的是又長又可怕，難怪他會驚得一大身冷汗。

咦！不對勁，若剛才的是夢，腰子如今怎會仍傳來陣陣痛楚，而且人竟坐不起來。

莫非腰眞的斷了？

不，當鐵之助摸摸自己的身子，明明好端端的，何況，若腰子眞的斷了，人應該早已死了。

可是，腰間却偏眞的有被砍過的痛楚，使他無法伸直腰來。鐵之助驚訝之餘，連忙解開自己的衣襟察看，但見腰間有一條環帶型的刀痕，他可以確定，這是他在睡覺之前，絕對沒有的。

鐵之助將這件事情的發生和經過，仔仔細細的想了一遍。鐵之助立刻就發現了一個可疑點。

「我明明追着那條白影，走進庭院，闖進東邊一道門之後，就見到那些蠻不講理的人了。」鐵之助暗忖。

於是，鐵之助就走出庭院，在太陽底下，庭院裏的一草一木，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庭院的東面是一道白色的粉牆，粉牆的外邊，就是大街了。

根本就沒有門。

所以，鐵之助更是狐疑了，不自覺的，就走到東牆那邊去。

不由自主的以手敲敲那道粉牆。牆是堅固的，根本就沒有半點可疑的地方。

「莫非昨夜那道門是假的？」

鐵之助專心的去苦思，越是想得到答案，却越是沒有答案，而額上却不斷在冒着汗，是苦思過度的原故。

連鐵之助亦驚訝，自己竟然會冒那麼多的汗，汗水一滴一滴的掉在地上，像下雨一般。

鐵之助很自然的垂下頭來，他立刻就被一件奇怪的事吸引着住了。

按道理，自己的汗水流落在地上，被地上的泥土吸收了，泥土的顏色，該比別處地方的要深一點，更應該是濕潤的。但是，鐵之助却發現，自己此刻看着汗水，一滴一滴掉在泥裏，却不見泥中有任何變化。泥還是乾乾的，似沒有吸收到那些水份。

鐵之助發現了這點奇異之處時，就不由自主的彎下身來，以手把地上的泥抓起來。

立刻的，鐵之助就發現了一個秘密。

地上的泥竟是薄薄的舖了一層，自己將泥抓起來之時，就發現泥下竟是一塊木板。

地裏自有乾坤，鐵之助又驚又喜，立刻蹲下身子來，小心翼翼地，把那塊木板掀開。

木板掀開後，就見到一條地道出現了。

「是了，這是一條地道，那些人一定躲在裏面！」鐵之助自語。他偶然發現了這個秘密，非常地興奮和喜悅。

「好，我且下去找這幫人理論！」鐵之助道。

當鐵之助才步入地道的第一級石階時，一種撲鼻而來的霉氣，使鐵之助禁不住就閉住呼吸，連忙奔出來。

「奇怪，地道怎會有這種氣味？莫非已經有很久沒人出入？」鐵之助又暗忖。

想到這兒，鐵之助再亦不敢造次了。他連忙就奔向娘舅的屋子，也不顧打擾廣池夫人唸經，就衝了進去。

× × × ×

廣池夫人、鐵之助、還有幾個男僕，都來到庭院的地道口。大家都對鐵之助的發現，覺得十分有趣，可是大家都不敢冒險走入地道內。

一個比較穩重的男傭人，建議找些乾草來，燃起幾個火把，向地道裏拋去。

「爲什麼這樣？」鐵之助在一邊看着，滿腹狐疑，不由自主就向那個男僕詢問。

「地道久沒有人進去，裏面的沼氣和其他霉氣，可能對我們的身體有害。所以我得放些火把下去，讓它燃燒，把地道裏的混濁空氣清潔一番！」那男僕說。

「噢！原來是這樣的，那要等多久？」鐵之助說。

「不用太久，待濃烟散盡之後！」那男僕答。

濃烟終於散盡了。

「表少爺，我們可以下去。」那男僕終於說。

每個人都手持火把，走得小心翼翼。他們一邊走，一邊小心的四周視察。終於，地道的石級走完了，他們就發現一條長而漆黑的走廊，展示在他們的面前。

「大家小心點兒！」帶頭的男僕秋山太郎回過頭來，向鐵之助等人說。

大家不由自主的點着頭，鐵之助就向秋山太郎示意，繼續向前走。

走廊大約有十來丈長，當他們走到走廊的盡頭後，眼前出現的情景，眞令他們難以置信，而鐵之助在一邊已經情不自禁地失驚叫起來。

走廊的盡頭，就是一個大殿，鐵之助不可能認不出這個，因爲昨夜鐵之助就是在這兒被人斬腰。

「眞的在這兒，就是這兒！」鐵之助不自禁的就大聲叫了起來。

「表少爺，這……」秋山太郎滿腹的狐疑，想問鐵之助，又不知如何開口。

「我昨天被人捉到這兒！我昨天晚上來過這兒！」鐵之助喃喃自語，似是在回答秋山太郎的話。

秋山太郎和其他僕人聽到鐵之助的話，不由得面面相覷，眼前大殿裏的情景，使他們不能置信，鐵之助昨夜來過這兒。

殿的確很大，大約當初建成的時候，眞的是相當宏偉和巧奪天工。但如今，殿裏結滿了蜘蛛網，而地上到處散遍的，是森森的白骨。

這三歲的小孩，看到這個情形，亦都知道，這間大殿很久沒有人住過。

「表少爺！我們到別處去搜索一下，好嗎？」秋山太郎向鐵之助問。

「好，到處看也好。」

這顯然是一個地下宮殿，到處都是房間，建築得相當宏偉。只是，這已是一個死殿，幾乎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可以看到森森的白骨。這表示，當年住在這兒的人，已經全部死掉了。

× × × ×

自從這個消息，讓地方上的人知道後，有一個年已七十五在這兒土生土長的老頭兒，來謁見廣池夫人。

「夫人，那家別府是岡崎王爺當年爲避難而建的。岡崎王爺當年是統治我們這一藩的。只是，那可恨的石原家，並沒有放棄趕盡殺絕。六十年前，石原藩由藩主帶領，衝進地下別府裏……」那老頭兒說到這裏，已經泣不成聲，當然大家不消他說下去，亦知道結局了。

鐵之助在一旁聆聽着，不由自主的毛骨聳然。他想到自己的奇遇，如今聽這老頭兒這般說，自己遇上的，豈非就是一大堆亡靈？

「老頭兒，那個岡崎王爺，可是有個兒子？」鐵之助抓住那個老頭兒就問。

「是的，岡崎王爺有一個獨生兒子，素來是寵溺非常的。可是，那一次的大屠殺，小王爺亦難於倖免！」

鐵之助聽了這個回答，更是覺得汗如雨下。他可以證實，自己連接幾個晚上，都遭遇到亡靈的欺侮！

至此，鐵之助再不相瞞，就將自己數日來的遭遇，說了出來。最後，他困惑地說：「我眞不明白，舅娘在這兒住了幾十年也沒事，我一來，這些亡靈就要找上我？」

「這兒犯忌呀。表少爺，你姓石原，當年王爺一族，就是給石原藩殺死的，他們那有辦法不仇視你？」在一旁的下男秋山太郎搶着說。

想來秋山太郎的話，是非常合理的，亡靈對石原藩的仇恨，永遠不能忘記。碰巧鐵之助亦姓石原，那些亡靈始會騷擾鐵之助。

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仇恨，所以，石原鐵之助唯一的辦法，只有離開元吉原這個地方。

鐵之助當然是終生亦不能忘記這段事情，因爲他的確有死而復生的感慨，不是嗎？他的人雖然不曾眞的死去；但是，他的腰部那道環帶型的疤痕，却始終沒有褪却，就彷彿眞的曾經被腰斬過一樣！

布娃娃

室內一燈如豆，已是四更時份了。

燈下，一個女子正在縫紉，一針一線的，極有規律。是爲誰深夜作女紅？

只見那個女子的臉上，蘊藏着無限的慈愛和喜悅，那是一種母性的光輝！

「美保子，這麼晚了，妳幹嗎還不睡？」一個帶着濃濃睡意的聲音，劃破了長夜寂靜！

那女子回頭過來，向地舖上的漢子望了一眼，帶着慈愛說道：「我在縫布娃娃！」

「布娃娃？縫來幹什麼？」地上的漢子緩緩的坐起來，伸了個懶腰道。

「給彌太的！」美保子笑着，她的目光轉落在地舖對面的一蓆小軟墊上的小嬰孩，聲音更慈愛了，「彌太八個月了，他開始會要玩具，縫個布娃娃給他玩呢！」

「噢！」那漢子恍然大悟。

澤森立一和美保子是一雙年輕的夫婦，他們在去年初成親的。

澤森立一是個布販，每天清早，就揹着各種花布，在鎭上沿街叫賣，生活雖不是富裕，但兩餐溫飽。在今年年初美保子爲他生了個兒子，取名彌太。

自從彌太出世之後，澤森立一夫婦都十分高興，他們對這個兒子，全心全意的愛護。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家境不是很富裕的，都很喜歡親手縫些布娃娃，給孩子作玩具。所以美保子給兒子縫個布娃娃，實在是很普通的事。

彌太是個很可愛的孩子，長得白白胖胖，聰明伶俐，而且很愛笑，所以左鄰右里的街坊，都十分喜歡這個孩子，澤森夫婦更加引以爲榮。

自從美保子縫了那個布娃娃給彌太之後，彌太對布娃娃，有非常大的興緻，一天到晚把布娃娃抱在手中，有時還會用自己的小嘴去親親那布娃娃，晚上更要摟着布娃娃才肯睡覺。

美保子見到兒子這麼喜歡自己親手縫製的布娃娃，當然是十分高興。她知道孩子是寂寞的，布娃娃可以作彌太的伴侶。

何況，有了布娃娃之後，彌太似乎比以前更乖，很少無端生氣。他寂寞時，會抱着布娃娃，嘴裏咿咿呀呀的，像跟布娃娃聊天一樣！

往日，彌太一天到晚都要母親抱着；但現在，彌太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和布娃娃玩耍，

美保子反而有很多的時候，打理家務。

可是，彌太長到一歲左右，就有點變化了。本來，彌太是個白白胖胖的娃娃，但是到了最近，却發現彌太一天比一天瘦，但他的食量却又沒有減少。

彌太是澤森的心肝寶貝，眼看兒子，一天比一天消瘦，心急如焚。

可是，帶他去求醫，大夫把過脈之後，却發現彌太完全沒有毛病，只是開了些開胃健脾的藥物給彌太。

當然，彌太並不因爲吃了大夫的藥，而稍有進步。他的皮膚越來越黃，精神也沒有往日好。眼看兒子這般，美保子痛心得要掉下淚來了。

這夜，彌太早已熟睡，美保子看着皮黃骨瘦的兒子，心裏一酸，不由自主就哭泣起來。

「立一，你說怎麼辦？」美保子哭着說，像完全沒有了主意。

「美保子，你別這樣，不會有事的！」澤森立一安慰着妻子。

「你猜這樣下去，彌太會不會死去？」美保子忽地抓住丈夫的手道。

「唉！美保子，妳別這樣！把一切事情都往壞處去想，妳這樣是自己嚇自己。只要彌太胃口還好，雖然是瘦一點，但不會有問題的。」澤森立一答。

「可是，他怎會忽然變成這樣。立一，你好歹要想個辦法！」美保子道。

「聽說，神社裏的天淨僧人，很有辦法，我們帶彌太去給他看看！」澤森立一提出了辦法。

「眞的，爲什麼不早說呢！」美保子的淚立時收住。在她聽來，這位天淨僧人已經是自己兒子的救命恩人，不由又埋怨起丈夫來。

美保子走到兒子的床榻前，俯下頭去親親熟睡的兒子。但見彌太睡得很甜，一隻手還緊緊的摟着布娃娃。

「這孩子，眞的是半刻也不肯離開布娃娃！」美保子慈愛地說。

× × × ×

「天淨法師，這就是我的孩子，請你看看，他是否被惡魔纏身？」美保子像看到救星一樣，向天淨僧人求救。

「天淨法師，我這個孩子，近這個月來，一天比一天消瘦，大夫又說他沒有毛病。像剛才，我們要抱他來見你，他就一直哭個不停！」澤森見妻子說得不大清楚，所以又在旁邊解釋。

「你們把孩子抱起來，讓我瞧清楚！」天淨僧人氣定神閒地說。

美保子馬上就把兒子抱到天淨僧人的跟前。而彌太見到陌生人，哭得更爲厲害。

天淨僧人也沒有做聲，倒是很仔細的對彌太端詳，良久，也沒有做聲。

偌大的禪房裏，就只剩下彌太的哭聲。而澤森夫婦的心，却是跳得很厲害。

他們一則擔心，天淨僧人在瞧清楚自己的孩子後，會有什麼壞評價？另一方面，他們又有點患得患失，未知天淨僧人可否援救彌太。

所以，他們的心情，是很緊張的。

好一會，天淨僧人終於開口了。

「你們帶孩子回去吧！」

美保子的一顆心，幾乎是跳出了胸口。她被彌太哭得心煩意亂，又被天淨僧人高深莫測的態度嚇了一驚。

「法師，我這孩子難道沒得救了？」美保子說起話來，眼淚像串珠一樣。

「女施主，他沒有問題，我剛才看得很清楚，你們這個孩子，長得天庭飽滿，一副福厚相，他絕對沒有問題，你們大可以放心回家！」天淨僧人說。

「但……法師，我這個孩子，一天瘦過一天，他不是有問題嗎？」澤森立一對天淨僧人的話，似乎有點兒不能置信。

「這可能是孩子一天一天長大，長高了就不像嬰孩時那麼肥胖！」天淨僧人不置可否的道。

「法師，他！彌太一定有事。你瞧瞧，他哭得那麼厲害，又怎會沒有毛病？」美保子又道。

天淨僧人對這對夫婦的態度，也沒有火氣，只是微笑着說：「孩子怕陌生當然就哭吵不停，你們安心回去吧，被惡魔纏身的孩子，不會那麼活潑！」

× × × ×

當澤森立一夫婦，帶着患得患失的心情，回到家中時，彌太見到地上的布娃娃，馬上就咿咿呀呀的叫起來，將布娃娃抱在懷裏。

未進家門時，還哭得震天價響，如今却抱着布娃娃笑嘻嘻的，澤森夫婦看到這個情形，都不禁鬆了口氣，似乎天淨僧人所預料的沒有錯！

「法師的話眞靈驗！」美保子一路上被兒子哭得心煩意亂，如今見到孩子回復那天眞無邪的微笑，不由自主就鬆了一口氣。

「奇怪，」澤森立一却忽然叫起來，「美保子，你有沒有發覺這件事十分奇怪！」

「奇怪什麼？」剛放下的一塊心頭大石，被丈夫這麼一說，又重新提起來了。

「彌太對這個布娃娃，似乎過份的倚賴呢！」澤森立一把心裏好奇說了出來。

「別胡猜吧！孩子怕陌生當然要哭泣。布娃娃是彌太的玩具，他當然喜歡它！」美保子白了丈夫一眼道。

「不，我知道彌太喜歡布娃娃。但是，他似乎已經離不開這個布娃娃。妳沒有發現，彌太幾乎是一天到晚都把布娃娃抱在手裏，而且連睡覺也摟着它！」澤森立一再詳細解釋。

「是又怎樣？孩子難道不能有玩具嗎？我們又沒有別個孩子，彌太當然是孤獨一點的了。他需要一個伴兒，布娃娃就是，這並沒有什麼不妥！」美保子大篇道理的說：「你怎麼了？竟會懷疑到一個布娃娃的頭上來？」

澤森立一被妻子搶白了一頓，不由自主就住了口。他也冷靜的想過，覺得美保子的話也有道理，自己可能是愛子心切，所以才會疑神疑鬼。

「但願天淨僧人的話沒有錯，以後彌太平安無事！」美保子喃喃自語。

× × × ×

天淨僧人的話不知是否有道理，因爲彌太的確沒有什麼毛病，只是他的身體依然不大好，而且皮黃骨瘦，一天比一天衰弱。

每天見到兒子的時候，澤森夫婦都是抱着患得患失的心理，老是提心吊膽彌太會有什麼不測。

豈料，有一天，當彌太正在睡覺，美保子與丈夫在閒話家常時，忽地，澤森的目光落在彌太摟着的布娃娃上，發現了一件怪事，使他不由自主端起布娃娃來仔細觀看。

當美保子見到丈夫發呆的模樣時，不免有點奇怪，便就問：「你拿着布娃娃看什麼？」

澤森立一聽到妻子這麼一問，就不禁回過頭來，隨手就將布娃娃遞了過去。

「你看清楚！」

美保子滿臉狐疑，但目光還是看着那個布娃娃，而且在一瞥之下，她同樣有點驚訝。

「妳可看到什麼？」澤森立一的聲音悶悶的，有種說不出的不祥。

美保子的眼睛，再一次的投落在布娃娃上……

布娃娃是她親手做的。這幾個月來，彌太日夜不離這個布娃娃，而美保子却是天天照料他的，所以，對這個布娃娃，美保子可以說是非常熟悉。

不錯，布娃娃還是布娃娃。可是，當美保子看清楚之時，她說不出來，就只覺得這個布娃娃，不是自己熟悉的布娃娃，它……有了一點兒改變。

究竟有什麼改變？她却是說不出來。

「不錯，我覺……得它似乎有點不同，但究竟是什麼不同，我又說不出來，只是……它好像比我剛縫起來時漂亮了許多！」美保子終於向丈夫說。

「我就是覺得這樣，美保子，布娃娃有點不妥，彌太變成這樣，可能是跟布娃娃有關係！」澤森立一把他的感覺說出來。

「它……只是個布娃娃；會影響彌太嗎？」美保子的聲調是充滿了擔憂。

「我不知道，但是，我們不妨試試！」

「試什麼？」

「把它扔掉，看看彌太怎樣！」澤森立一道。

「這成嗎？」美保子擔憂的說：「你是應該知道，彌太離不開它！」

「美保子，爲了彌太，我們總得一試！」

「要是發生了意外，那該怎辦？」美保子還是不放心：「我們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

「明知布娃娃對他有害，却還猶疑什麼的？」澤森立一理智的道：「你要從好的方面去想，扔了這布娃娃，彌太可能又會變回以前白白胖胖的樣子！」

「好吧！你既然這樣說，我們好歹也試試吧！」美保子終於妥協了。不過，她的聲音却是充滿了憂慮。

× × × ×

當彌太睡醒之時，找不到他心愛的娃娃，他的哭聲簡直是驚天動地。

任由美保子如何去逗彌太，或者用其他的玩具哄他，彌太的哭聲就是不止。

而且彌太不肯吃飯，整整一天，哭得力竭聲嘶，疲倦了就睡，睡醒了又哭。好幾次，美保子見到這個情形，都忍不住要將布娃娃找回來，但爲澤森立一所阻止。

「妳不能這樣，美保子，我們不能前功盡棄！」澤森立一的態度是十分的堅決。

「可是，你看他這個樣子，如果他得不到布娃娃，我怕他會發生意外！」美保子瞧見兒子哭得這樣，心疼又心驚，不由得也哭起來。

「你狠心一點，先熬過今天再說！」澤森立一見到自己的兒子這樣，也是心如刀割。

這夜，彌太一直是哭得力竭聲嘶，也不肯吃飯，更不肯睡覺。

澤森夫婦，都被彌太鬧得筋疲力盡。

特別是美保子，當她睡得沉沉時，忽然想起了彌太，只覺得四下變得十分靜寂，彌太也沒有哭聲，心裏一驚，整個人就跳了起來。

當她點着了油燈時，却看到彌太在她的身邊，睡得正甜，而彌太的手裏，却緊緊的摟住個布娃娃。

「立一，立一，你快醒醒！」

因爲事情太過奇怪，美保子無法不把睡得正濃的丈夫喚醒。

澤森立一心裏惦念着兒子，不過因太疲倦才會入睡，因此聽到美保子呼喚之時，立刻就醒過來了。

「你看！」

聽了美保子的話，澤森立一也看到，彌太手裏摟着他們已經扔掉的布娃娃。

「奇怪，它……怎會自動回來？」

在澤森立一在驚叫的時候，美保子已經一聲不響的，走到後院去，她要找尋那個垃圾堆，是否已沒有了布娃娃的存在！

美保子回到入屋時，她的臉色蒼白。

「立一，那布娃娃是自己走回來的！」當美保子說話的時候，她的聲音顫慄着！

× × × ×

事實已證明，彌太這副樣子，完全是布娃娃作祟。澤森夫婦都傷透腦筋，他們不曉得，有什麼辦法可以將布娃娃除去。

要知道，彌太根本不能沒有布娃娃！他早已離不開它！

美保子曾經試過把布娃娃剪碎；可是，當彌太熟睡後，那堆碎布又會恢復原形，躺在彌太的懷裏。

一個沒有生命的布娃娃，如今在澤森夫婦的心中，簡直比鬼魅還要可怕！

「澤森，你一定要想想辦法，要是再這樣下去，我怕彌太的性命，眞會毀在布娃娃的手裏！」美保子在和丈夫說話時，也是走到屋外，她害怕那像精靈般的布娃娃，聽到自己的說話會有防備。

澤森立一何嘗不被布娃娃的事弄得心煩意亂，只是，辦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想出來的，何況，他們曾經試過無數的辦法都失敗！

這天，澤森獨個兒在院子裏想了良久。終於，他很嚴肅的走到美保子的面前。

「美保子，妳再做一個布娃娃，要和目前這個同樣大小，最好是比這個還要漂亮！」

「爲什麼？」美保子不解地問。

「妳不要問了，妳照我的話去做吧，越快越好！」澤森立一更加嚴肅的說。

「好吧，我立刻就做！」

× × × ×

每個孩子都是貪新忘舊的。當新的布娃娃做好之後，彌太立刻就把原來的布娃娃扔掉，緊摟着新的布娃娃。

澤森見到兒子這個情形，不禁鬆了口氣。就在此刻，美保子在一旁却驚叫了起來。

原來，舊的那個布娃娃，忽然四肢斷開，破碎了。

「爲什麼會這樣？」美保子不解的問。

「它妒忌被遣棄了，所以它就自我毀碎了！」澤森立一很愼重地說：「美保子，我的計畫成功了！」

一個有佔有慾强的布娃娃，在被遣棄後，產生了很强烈的妒忌心，妒忌毀了它自己。澤森立一想了好久，才想出這個辦法來。

自此之後，澤森夫婦爲怕再有同樣的情形發生，美保子每隔一個月左右就做一個新的布娃娃，直到彌太對玩布娃娃完全沒興趣爲止。

彌太果如天淨僧人的預測，健康地成長！

滴血奪魂

正月初九。

龜嵩縣的山邊，發現了一具女屍！

捕頭荻謙一，領着捕快和賀，親到現場，查勘一切。初步結果，證實女屍年約廿二，致死原因是遭勒斃。

頸部瘀痕說明女子因呼吸受到障碍，窒息而亡。

死者全身泥污，衣衫亦沾上不少污垢，赤足，有傷痕，從凌亂鬢髮和衣衫不整看來，死者於死前經過掙扎。

她是龜嵩縣一名妓，喚作美津子，自幼就在妓屋長大，撫養她的鴇母是浦原大娘。

於是，荻謙一與和賀，就展開調查，從浦原大娘開始，而至和美津子有過一夜之緣的客人，都要查問。

聽浦原大娘說，美津子自去年十二月起即不肯接客，神智已有點不大妥當，當時狂哭狂笑，於失踪前，曾上吊過兩次，幸而及早發覺，救活過來。

又據妓屋裏其他妓女說，美津子並沒有相好，她的神智失常，是突然而來的，事先完全沒有徵兆！

荻謙一的眉開始皺起來，他很明白，這件事十分棘手，兇手不易尋出來。最可疑的殺人動機，該是垂涎美津子的姿色，但從屍體的現場情況看來，美津子未被强暴。

× × × ×

正月十五，上元節。

衙門裏荻謙一與和賀，相對喝酒，氣氛沉悶。

向窗外望一眼，耳畔隱約傳來街上歡樂的聲音，和賀感慨地說：「外邊眞熱鬧呢！」

荻謙一替自己斟滿面前的酒，默默不語。

「捕頭，你還想着山邊那宗案？」畢竟是親密搭檔，和賀很了解這個上司。

「唔！很棘手，美津子既沒仇家，那兇手的殺人動機是什麼？」荻謙一道。

「會自殺嗎？美津子神經不妥！」和賀忽然道。

「不可能，從屍體的情形可證明，美津子死前曾掙扎。同時，一個人不可能自己把自己勒死的，除非上吊。但現場上却沒有可以自縊的地方，這件案絕對是兇殺！」

「有一點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案發前整整一個月，既沒有下過雪，附近亦無泊澤溪河。死者身上、脚上却佈滿污垢，到底是何道理？」荻謙一又道。

「這些污垢，應該是死者從別的地方帶到現場的！」和賀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對！」荻謙一站了起來：「我們再去現場看看，或者有意外的發現！」

黑夜的山邊，似乎是另外一個世界，鎭上的歡樂氣氛、在這兒完全聽不到。

荻謙一和賀兩人，像兩隻鼻子甚靈的狗，伏在山邊，四處搜查。

沒有任何意外發現，刀割般的北風，倒使他們兩人冷得手足發硬。

「奇怪，既然死者臨死時經過糾纏，但是怎會不留下一點兇手的東西？看來這個兇手是個很仔細的人。」

「公差大爺呀，你要我說多少遍才够？你們這樣天天的來，我還能做生意嗎？」浦原大娘在發牢騷。

「你再說清楚一點，美津子眞的沒有親人嗎？」和賀不徐不急的，一副公事公辦樣子。

浦原大娘無可奈何：「美津子是我在路上拾來的。那年戰亂，我也隨着大伙逃亡，在路

邊見到美津子。當時她才一歲，身邊有一男一女的屍體，大概是她的父母。」

和賀還是慢條斯理，又道：「妳再想清楚，美津子雖然沒有相好客人，但她總不會無緣無故失踪。在她神智有點毛病之前，可有可疑的事？」

「沒有！」

和賀聳聳肩，站起來說：「好吧！今天問到這裏爲止，若有什麼其他的事，我會再來。」

當時，鴇母立刻回答：「你最好不要再來了。無論你問什麼，結果還是一樣的，我什麼也不知道。」

×　×　×

轉眼間，已到暮春三月。

美津子的案，仍然沒有頭緒，連一點進展也沒有。

四月廿八。

美津子命案，忽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了十分驚人的進展。

那天，荻謙一正在衙門內辦公之際，忽地，和賀氣喘喘的走進來，而他的臉上，充滿了興奮的神色。

「捕頭，捕頭，我見到了美津子！」和賀極之興奮的說。

幾乎是整個人跳起來，荻謙一問道：「你說什麼？美津子不是已經死了嗎？」

「我……我……」和賀這時的情緒已經穩定了，他變得有點結巴：「我不知道，但是，那個女子，與死去的美津子一模一樣！」

「眞有這種事？你可有跟踪那個女人？你可知道她的下落？」荻謙一緊張，就一口氣問出三個問題。

「這一點還用捕頭你操心。我一發現這個女子，立即就跟踪她。我知道她的下落後，才馬上回來向你報告。」和賀畢竟是個資深的捕快，對於發現了可疑人物，他是很懂得該怎麼做的。

「她現在到那兒去了？」

「在櫻田老頭的旅館中！」和賀回答。

「去，我們馬上去！」

×　×　×　×

荻謙一及和賀的行動雖然是够迅速，但仍然遲了一步。來到櫻田旅館時，那女子已經走了。

荻謙一拉着櫻田，就着手調查。

旅館的登記冊上，登記的是，姓名：都春織子；籍貫：江戶。

放下了登記冊，荻謙一的眉蹙得緊緊的：「櫻田，你還記得那個都春織子是什麼年紀？她什麼時候來投宿的？她可說過她要到那裏去？」

「她廿一歲。不，大概廿二、三歲年紀吧。她是昨晚四更時分來的，我見她單身一個女子，不免就多口問她幾句。可是，她什麼都不肯回答，只說是從江戶來的。」

「她投宿之後，是什麼時候出去的？」

「不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和賀叱喝着。

櫻田老頭的神態更慌張了，口吃的毛病也更利害：「捕快大爺，我……這兒許多客人出入，我怎記得那麼多。何況，我並不知道你兩位大爺會找她。」

荻謙一把和賀扯到一邊，然後和顏悅色地說：「你不要急，慢慢的想想，她是什麼時候出去的？」

櫻田老頭頓了頓，最後又抬起頭，苦惱地說：「我眞的不記得。只是她剛才回來，就吩咐我算帳，放下五十錢，就匆匆走了。」

荻謙一知道，自己再問，也問不出什麼，故此就道：「櫻田，替我引路，我要檢查這個女人住過的房間。」

房間的搜索，像預料的一樣，沒有任何發現。

「和賀，你留着，在這兒對每個旅客盤問，我先回到衙門去。」

當和賀回到衙門時，早就過了掌燈時分，荻謙一正在忙碌着，也不知道在忙些什麼。

「捕頭，有點線索。」

「什麼線索？」看着手下興奮的樣子，荻謙一忙問。

「有個叫八代英雄的旅客說，他今早前往櫻田旅館投宿時，曾在山邊案發現場附近，見過那個都春織子！」

「哦！眞有這樣的事？」荻謙一說着，就不斷地苦思。過了一會，他才沉吟着：「爲什麼？她到美津子伏屍的地方幹什麼？」

「捕頭，這位都春織子，會不會是美津子的鬼魂化身，她……她是半夜才出現的！」和賀忽然道。

「胡說，連你也相信這種無稽之談？」

「不！捕頭，你沒見過都春織子，你就不曉得，她跟死去的美津子，是一模一樣的，」

和賀强調說。

「我懷疑她們是孿生姊妹。」荻謙一道。

「會嗎？」

「和賀，你馬上到江戶去一次，調查都春織子的身世，或許會有意外發現！」荻謙一囑咐。

「好的，我立刻起程！」好不容易，這宗案才有新的進展，和賀亦是十分興奮。

× × × ×

和賀風塵僕僕，自江戶歸來了。

也不直接返家，而是立刻就來到荻謙一的面前。

「怎樣了？可有新的進展？」

和賀的臉色很難看，說道：「捕頭，線索又斷了。」

「爲什麼？」

「我在江戶的衙門，自戶口登記冊查到了都春家的地址。於是我就上門去調查，原來都春織子在去年十一月初就失踪了，一直都沒有回去。」

「哦？十一月初？」荻謙一沉吟着，忽然記起什麼，忙問：「你可查出，都春織子的身世？」

「查到了，都春織子父親叫都春鄉廣，是個鹽販。他們夫婦一直無兒無女，那個都春織子，是他們拾回來的。」

「又是拾回來的？」

「唔，聽說那時兵荒馬亂。都春鄉廣夫婦在逃難時，在半途發現織子，那時織子才三歲左右，獨個兒隨着人潮在哭喊。都春夫婦動了惻隱之心，就收養她了！」

× × × ×

荻謙一已經整夜沒有睡覺，當和賀步入時，見到他的兩眼佈滿血絲，但精神却顯得興奮。

「捕頭，你昨晚沒有回家？」

「是的！」荻謙一招呼着他，就說：「我昨晚做了不少事。」

「哦？」和賀此刻已注意到，荻謙一衣衫凌亂，甚至連髮髻都蓬鬆了。

「我去掘墳，却發現美津子的屍體已失踪了！」荻謙一說話時，態度仍舊是淡淡的。

但和賀的反應却不同了，他幾乎尖叫起來：「美津子的屍體不在？頭兒，你的意思是鬼魂……」

荻謙一很冷靜地，看了這個震驚的手下一眼，「你稍安勿躁。我仍然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我絕對不信鬼魂復活這種事！」

「但……但你爲什麼忽然去掘墳？」

荻謙一諱莫如深的看了這個部下一眼，淡淡地說：「我只是憑一時的靈感！」

「捕頭，你心裏一定有了主意，那會是什麼呢？」和賀對這個上司的脾氣、個性，亦有相當的了解。

荻謙一望着天花板，半晌才道：「只要找到都春織子，我相信事情就會水落石出！」

× × × ×

夜深後這一帶荒塚，特別孤零。因爲這兒所埋的屍體，全是那些死後無親無故的寃魂，大部份是由衙門的人負責埋葬的。美津子的最後歸宿，亦在這兒。

此時，美津子的墳穴，泥土鬆開，那陰森的空棺材，在慘白的月色下，看來很恐怖。

棺材的旁邊，赫然坐着一個披頭散髮的女子，這個女子正是曾埋在墳穴裏的！

她的臉色蒼白，兩眼無神。她呆呆地看着墳穴，不知在想着一些什麼？就在此時，一個影子趨近她的背後……

× × × ×

「妳說，妳到底是誰？」

荻謙一望着面前這個女人，她是自墳地上被帶回的！

「我是誰？我究竟是誰？」女人呆呆地自語，從她呆滯的眼神看來，她不似假裝。

「妳是美津子？還是都春織子？」荻謙一追問。

這個女人的眼皮抬起來，眼神裏是一片惘然。她似乎有點兒聽懂荻謙一的話，又像完全不懂。忽然，她驚呼起來：「我不知道，不要問我，不要問我！」

荻謙一的臉色變得十分兇猛，聲音亦很凌厲，「說，妳是不是都春織子？妳殺死了美津子，對不對？」

那個女人對荻謙一的喝問，似乎半點反應也沒有，她又回復迷迷糊糊的態，索性不答話。

荻謙一回到自己辦公的地方，看到了和賀！

「怎樣了？問出結果沒有？」和賀迎着荻謙一問。

荻謙一搖搖頭。

「已經三天了。捕頭，看樣子，這個女人是不會招了。她似乎是個失心瘋！」和賀說道。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和賀，你再到江戶走一次，把都春織子的家人請來。或許他們可以認得自己的女兒！」

× × × ×

荻謙一與和賀兩人，十分緊張的看着都春鄉廣，他正小心翼翼的看着眼前的女人。很快，也很小心、很謹愼地說：「她不是織子。」

「你看清楚了麼？你怎敢肯定？」荻謙一問。

「織子的額上有一顆痣。而且這個女人跟織子，完全不同樣子。她怎會是織子？」都春鄉廣老老實實的，瞧他的模樣，絕對不似假裝。

不過，都春鄉廣的證明，對荻謙一和賀兩人來說，當眞是太意外了。是以一向鎭定的荻謙一，此時忍不住抓着都春鄉廣的手，道：「你話當眞？」

「織子是我一手帶大的，我又怎會不認得她的模樣？這個女子的相貌，和織子完全不同！」都春鄉廣答。

當都春鄉廣離開衙門後，荻謙一呆若木鷄。事情的發展，的確太出意料之外，他的情緒無法鎭定下來。

三個時辰左右，都春鄉廣半跌半撞地衝入衙門。

「織子死了，織子死得好慘！」都春鄉廣抓住和賀的手，就哭泣着道。

「什麼？都春大爺，你說清楚一點，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和賀緊張地問。

「我本來是起程回江戶的，也不知怎麼樣，心裏像有個聲音在指引我的路。我走了半天，竟來到個墳地，我一眼就見到織子死在一個墳穴裏。」都春鄉廣說。

「眞有此事？快帶我們去。」荻謙一跳起來。

× × × ×

織子的屍體，竟在美津子的墳穴裏找到。

她的確像都春鄉廣所言，比起美津子，相貌是醜陋多了。隨着織子屍體的被發現，這件事更形複雜。

於是，都春鄉廣和那個身份未明的瘋女子，一齊被扣留在衙門內了。

是夜，荻謙一和賀兩人都沒有回家，他們留在衙門內，研究這件奇峯迭出的奇案，已經整整一個時辰，荻謙一沒有說過一句話，和賀在旁也不敢吵他。搭檔這麼久，荻謙一的性格，和賀當然了解，他明白這個捕頭在思索破案時，是不容別人嘈吵的。他很留意荻謙一的表情，但見他一時雙眉緊蹙，一時又隱隱的露出微笑，心裏十分緊張。

又過了半個時辰，荻謙一忽地站起來，對和賀說：「走，我們去看看那個女人！」

當那個失心瘋的女子，看見荻謙一等人走進來時，臉上的表情一片迷惘，她的眼神依然呆滯。

「姑娘，想清楚了沒有，妳究竟是誰？」

× × × ×

此時，那失心瘋的女子，手腕被荻謙一牢牢拑住，大概是因爲受痛，所以臉上顯出痛苦的神色來，而且拼命掙扎。但荻謙一的厲聲又響了：「妳以爲妳裝成瘋子就可以了嗎？妳的江戶口音，終於把妳的眞面目露出來了。妳是都春織子，妳殺死美津子，快些招認吧！」

當和賀還在發呆的時候，那個女子已經掙脫了荻謙一的手。只見她目中露着精光，再不是前幾天呆滯的樣子。

「荻謙一，你果然厲害。不錯，我是都春織子。美津子是我殺的，你要怎樣？」

「妳爲什麼要殺人？妳爲何要扮成美津子的樣子？妳快點原原本本的說出來。妳的樣子雖然變了，但江戶的口音是變不了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不錯，我和美津子是親生姊妹。只是爹娘偏心，把美津子生得如花似玉，而我却那麼難看。當那年逃難時，美津子比我小兩年，她什麼事也不懂，我却懂得許多。我親眼看到浦原大娘帶走她，當時我躲在一邊，後來我被帶到江戶！」都春織子狠狠地說。

她的話，荻謙一與和賀都知道。他們曉得，都春織子如今的話不是謊言。

「我千方百計要找尋美津子的下落。我恨她，我妒忌她的美貌，我要殺了她！」織子在說話之時，她的目光十分殘酷。

「殺了她，對妳有好處？」荻謙一問。

「當然。你們可知道，津美子和我是同一血脈的親姊妹。她死了，我有辦法佔用她的身體，我可以奪去她的美貌。」

「用什麼辦法？」和賀好奇的問。

「只要我將自己的鮮血，滴在美津子的屍身上，我的魂魄就可以佔有她的身體。你們看！」都春織子抬起了手，只見她左手的脈門，果然有個疤痕。

和賀很快記起，他們當日檢視美津子的屍身時，她的脈門是沒有傷痕的。從這個傷痕，可以證明，眼前這個同美津子一模一樣的，其實就是殺人兇手都春織子！

天妒紅顏

千重子是個絕色的美人，她很自傲，城裏的人，都暗裏把她喚作驕傲的孔雀。

可是，千重子具有她自傲的條件。她的漂亮，是城裏出了名的。她的身份，亦比一般千金小姐高。菊池城主是她的父親，從小，她就備受所有人尊敬。何況，菊池城主只有她一個女兒，將她寵得不得了。

城主的府第中，養了不少僚客。自從吉川良秀來到之後，發生了一件事情，同千重子的一生發生了很大的關係。

這件事有說不出的恐怖。事隔多年，親眼目睹此事發生的秋子，傳了出來，才爲大家所知。

當年，秋子才十二歲。她由於父親是府第裏的總管，所以得進府第，還被派與千重子作伴。

根據秋子的敍述，在她的記憶中，千重子眞是美得不可言喻。那年被派去侍候這位公主時，秋子醉於千重子之美，常常望着千重子，目瞪口呆。

千重子的美是人間絕色；可是，她的脾氣之壞，也是人間罕見的。所以在她身邊侍候，每一刻都是心驚肉跳，千重子的脾子要來時，完全沒有教人預防的餘地。

那一天，府第裏來了一個僚客，連後堂裏的下人也知道了，大家談得鬧哄哄的。

聽那些在主公身邊侍候的下女說，這個僚客和一般僚客不同。他骯髒邋遢，喝酒像喝水一樣，蓬頭垢臉，指甲又長，黑黑的就用來抓食物，沒有人敢和他共同進食。他那副骯髒模樣，誰都覺得噁心。

可是，這個比乞丐還要髒的吉川良秀，却很受菊池主公的重視。據說這個人是滿腹經綸，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沒有一樣不懂的。一個統治者，確實很需要一個這樣的人，輔助他的基業。菊池城主是個精明的人，他當然明白，甚麼人才對他有用。

合該是有事發生，這也許就是緣。

那天，太陽很暖和，連掛在簷上的冰柱，看來也像透明一樣。

千重子是日的興緻特別好，所以中午時，就吩咐下女，要到庭院裏去遊玩。當她命令下女們陪她去遊玩時，秋子也屬其中之一。

當她們一行人來到園前，千重子看着盛放的梅花，心情亦比平情開朗。正要詠兩句梅花之時，忽地，當她的目光溜到花叢下時，臉色亦隨着大變。

但見花叢之下，坐着一個衣衫襤褸，蓬頭垢臉的男子。這個人的骯髒，簡直是難以形容，就似全身都沾滿了泥垢一樣。

這還不要緊，最要命的，這時，那漢子竟將上身的衣服脫下，露出一身泥垢似的胸腔，雙手不時在身上搔抓，又集中精神似的，在那脫下的衣服中，尋找什麼。

「他媽的，終於捉到你了。」

那漢子忽地大叫一聲，右手的姆指和食指夾住，吐了口濃痰在地上。原來，他是在太陽下捉蚤子。

這時，大概他已將蚤子捉住，於是，又將蚤子放進咀裏，「辟辟喙喙」的嚼着，似乎很有味道的樣子。

但是，旁邊的人，見到他的模樣，胸口裏就湧起要吐的感覺。

「這是何來的畜牲，妳們給我抓起來！」

終於，要來的事來了。千重子的脾子，爆了起來。

那漢子本來在專心一意的捉蚤子，現在聽見千重子怒喝，就抬頭來，落在千重子那張泛着紅霞，一臉怒氣的臉上。

「哈，我道是誰！這妞兒一定就是什麼孔雀，脾氣果然大得很呢！」那漢子打量着千重子，又漫不經意的伸手在背上搔癢。

千重子活了十多年，從來就沒有一個人，在她臉前敢這樣講話。更沒有一個人，在她臉前，說話敢這樣輕佻。她的面色發白，簡直氣得說不出話來。

「你……你……人來，把這個人，抓起來，揪出去砍了。」千重子說話時，連聲音都氣得發抖。

左右的下人，你眼望我眼的，一時間都手足無措。半晌，一個叫苗子的下女，懦喘着上前道：「小姐，他……是良秀先生。」

千重子聽了苗子的話，呆了半晌。近日，吉川良秀成了衆人閒談的中心。她聽過不少關於良秀的話，更聞得他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曉得的才子。可眞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才人竟是如此的模樣？

「是良秀又如何？我只知道這是一個無賴，你們給我將他拉出去砍了。主公面前，我自會交代。」千重子寒着臉，驕傲地說。

「妳要殺了我？妳還是考慮清楚吧！我死了原不足惜，但妳却要守一輩子寡了。」吉川

良秀好整以暇的，像對自己的生死，一點也不關心的說。

「推出去砍！」千重子轉過身來，拋下了這句話之後，就向屋裏走去。

下人們面面相覷，有兩個孔武有力的下男，就向吉川良秀那邊走去。

千重子此時，帶着無比的憤怒，已走到廊下。她知道向她出言不遜的人，一定會死的。她有這份自信，她相信她的僕人，不敢違抗她的命令。

可是，當她走到廊下時，耳畔裏忽然傳出一個聲音：「我死了沒關係，只可惜自此之後，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會了解你的寂寞。」

那當然是吉川良秀的聲音。他最後的一句話，是那麼的恰當，說到了千重子的心坎裏。

「你們全跟我回屋子。」千重子冒出這句話，無形中是赦了良秀一死。不過，當她把話說出之後，連她也吃了一驚。她弄不明白，自己爲什麼會大發慈悲，要再改口，面子上更過不去。

這時，她身邊的下人，聽到從來說一不二的千重子，會放棄自己初時說過的話，不禁一呆，隨即却有如釋重負之感。因爲若眞的砍了良秀，城主責備起來，下人們總是要擔上責任的。

× × × ×

據秋子的回憶，自從千重子遊園賞梅的事之後，千重子的性情，也完全變了。

同時，千重子開始變得落落寡歡。她常常獨自倚在窗前，遙望庭院，大半天也不發一語。陪伴她的下人，比往日更小心了，就怕一不小心，心情不好的千重子，更不知會有什麼辦法去折磨人。

據秋子的回憶，有一個下雪的晚上，她半夜便急醒來，發現千重子的臥塌是空的，而她的被窩還有些暖意，看來千重子還是剛起來不久。

秋子當時心裏就感到十分奇怪。按平日的習慣，千重子要是半夜起來，一定會把所有陪伴她的人全部吵醒。而現在，千重子竟會不動聲息的起來，不是怪事嗎？

「喂！妳們都起來。」秋子做不得主意，就把其他陪着千重子睡的下女苗子和駒子都喚醒。

幾乎找了大半個時辰，苗子等都找不到千重子。由於夜闌人靜，她們也不敢大聲的去找，若是驚動了府第裏的人，小則就挨一頓罵，大則驚動到城主，可嚴重了。

當幾個下女找不到千重子後，就回屋去，準備商量下一步的計畫。

可是，當她們拉開房門時，赫然發現千重子已坐在她的臥塌上，鬢髮凌亂，臉泛紅霞，胸口起伏得頗爲利害。當千重子發現，她的幾個下女，都用好奇的目光望着她，臉上的紅霞

，比前更盛。

「妳們看什麼？三更半夜，妳們跑到那裏去？」千重子開口之前，微微咳嗽了一聲，用以掩飾自己的窘態。

「我們去找妳呀，小姐。秋子醒來的時候見妳不在，就把我們喚醒，一起出去找妳。」苗子比較心思靈巧，她的話是存心將責任推卸在秋子身上。

奇怪的是，千重子今夜像性情大變，聽了苗子的解釋，也沒有責備秋子，只道：「妳們胡說八道，我根本就沒有離開過這兒。睡吧，已經不早了。」

千重子說完了，逕自躺進被窩裏，不再與下女們說話，就好像一點事情也沒發生過。

× × × ×

「妳們聽着，從今天晚上起，不用再在屋裏陪我睡覺。」千重子說道。

「小姐，主公吩咐，小姐不可以單獨在屋裏睡覺，我們……」駒子人直口直，馬上就答。

要知道在這府第裏，像千重子的身份，要有下人陪伴睡覺，有幾個原因：一方面是因爲千金之體，若任由她獨個兒睡覺，要是被人摸進屋裏，會有差池；二方面有下女陪着睡，也可說是由下女監視她的舉止。

千重子聽了駒子的話，把臉一沉，就道：「現在妳要違抗我的命令？」

苗子，駒子和秋子，心裏很爲難，不由自主跪了下來：「請小姐體諒我們的爲難。」

千重子的臉白裏泛青，她的目光自苗子身上一直掃向秋子，然後寒聲道：「妳們自討苦吃！」

是夜，晚飯過後，苗子等圍在千重子的身邊，進退兩難，不敢眞的退出去逕自睡覺，也不敢像平日那樣舖開床蓆。加以千重子由中午到此刻，都沒再開過口，大家心裏患得患失，意味着有很大的苦難將會來臨。

二更一點了，苗子們有點睡意，但沒有千重子的吩咐，誰也不敢先去睡覺。

正在躊躇不安之時，忽然，屋子門被人在外邊拉開，苗子等的頭，不由自主都轉向門後。

進來的人，竟是一身邋遢的吉川良秀。當他見到苗子等三人用詫異的目光，望着自己時，他的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就翻起來了。

「他媽的，妳們看什麼？連我也不曉得嗎？」良秀邊罵邊走進屋來。

來到千重子的旁邊，良秀忽然伸出巨靈般的大掌，在千重子那風吹得破的臉上，摑了下去。

「哎呀！」苗子等在那清脆的聲音響起來時，同聲的尖叫起來。

良秀這一記耳括子，可以說是使盡了全身的勁力，打得千重子整個身軀歪倒。粉白的臉上，幾條紅紅的指痕，好不刺眼，而她的唇角，也涔出血來。

「妳這算是什麼？把她們留在房裏？我的話居然不聽？」良秀向千重子喝罵。而他的怒氣似乎還未息，一脚就將千重子踢得整個人翻倒。

「良秀大爺，你……不可以這樣對小姐！」苗子見到良秀的暴行，又驚又怒地說。

良秀望了苗子一眼，也不答話，又是一腿踢在千重子的腰部。

「妳看不順眼？這個賤人太驕縱了，連我的話也敢不聽？我就是要揍她，妳睜大眼睛，好好的看着吧！」

良秀說罷，箭步上前，揪着千重子的秀髮，就瞧她臉上，辟辟拍的摑了十多記耳光，又在她的身上恣意地用脚亂踢。

苗子是三個下女中，年紀最長的一個。她見到良秀越來越兇殘，不由得驚起來，匆匆的走出屋子，向主公那邊走去。她打算去將這事報告菊池城主知道。

× × × ×

豈料，菊池城主站在屋子的中央，看着女兒和良秀二人，一語不發，臉上神色沉着，甚至教人看不出是否憤怒，他似乎是等待兩人的解釋，

千重子唇角沾滿鮮血，根本就無法講話。而良秀向菊池行了個禮，就道：「主公，請原諒我，良秀有個請求，請主公許了千重子給我。我願意永遠追隨城主，輔助城主的大業。」

所有下人都覺得，吉川良秀這個請求，是荒唐的，就像一隻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何況，他在此時已將千重子打成這個樣子，若是成了親，眞不知會如何的折磨妻子。

當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菊池之時，忽然，地上的千重子，爬到父親的脚下：「爹，你答應他的要求吧！除了他，我不會嫁別人的。」

此語一出，所有的下女都詫異得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更令她們詫異的事還在後頭，菊池城主居然立刻就回答：「好吧，你們要怎樣就怎樣吧！」婚後的千重子，雖然還是孔雀般的美麗，但她的驕傲，她的脾氣，已經完全收斂了。她對良秀千依百順，對良秀遷就得很。而良秀好杯中物，在幾分酒意後，時常藉故將千重子毒打。

最可怖的日子，秋子還記得清清楚楚，是七月初五。那天，一切都似乎十分平靜，或許可以說是較平日特別，因爲，良秀夫婦已經有十多天沒有起過爭執。

但秋子還記得，十多天平靜的生活，並沒有令千重子高興。相反的，這十幾天來，千重子很憂鬱，每天總是雙眉愁鎖，沉默得很。

像平日一樣，秋子與下人們晚飯之後，剛巧當晚是由秋子負責輪值，要去替千重子夫婦舖床。

當秋子來到時，發現屋內空無一人。良秀固然不在，就連足不出屋的千重子亦不見影踪。

秋子心裏覺得十分奇怪。但是，她如今的任務，是先理好床舖，而不是去尋良秀夫婦回來睡覺。故此，秋子就打起精神，打開了抽櫃，將被舖都弄好了。

正準備離開時，忽聽到一陣脚步聲，以及傳來一陣凄厲的叫聲。那叫聲很可怕，直令秋子有心驚肉跳之感，她意識到有不幸的事發生。

就在此刻，屋子的大門自外邊給人撞開，秋子覺得事情太突然，她甚至分不出精神去分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當她定過神時，却見到良秀與千重子都倒在地下，兩個人糾纏在一起的。

只見良秀兩眼佈滿了血絲，臉上的神色，是無限的猙獰和兇殘。他一手抓着千重子的頭髮，另外一隻手却握着一柄寒森森的匕首。

「別……別」秋子不知道良秀到底有什麼企圖，但却禁不住叫起來。

良秀兇殘成性，對秋子的苦勸，好同耳邊風一樣。只見他手上的匕首，直往千重子的粉臉上劃去。

要知道千重子的漂亮，本來是出了名的，要在她那風吹得破的臉上去劃一刀，眞是沒有人可以狠得下心。可是良秀偏偏就下得了這種毒手。

秋子閉上眼睛不敢再看。她的耳畔，却聽到千重子那不似人聲的尖叫。

「我的天！」秋子喃喃地，絕望地將眼睛睜開來。

秋子不看還好，一看之下竟嚇得魂飛魄散。但見千重子的臉上，縱橫交錯的流滿鮮血，像幅血肉模糊的畫！

最可怕的是，千重子這時已躺在地上，閉着眼睛，根本就不知道是死還是活？但是年紀輕輕的秋子知道，千重子縱使不死，也再難回復她漂亮的臉容。

更可怕的，良秀意猶未盡，將千重子的頭髮拉起，就端起臘燭，用火往千重子的臉上炙去。

秋子雖然馬上驚懼地將眼睛閉起，但一種燒焦了的肉臭，無情的鑽進鼻端。秋子只覺自己胸間的血液，剎那間完全消失，人也再沒有知覺。

× × × ×

每個人都說，良秀是個心理不正常的人。他將如花似玉的妻子糟蹋成鬼一般模樣，就沒

有踪影了。大家都說，良秀是畏罪潛逃。

千重子也眞是命大，被良秀如此折磨，竟然沒有死去，養了幾個月後，也就漸漸的復原。可是千重子那張臉，完全毀了。

奇怪的是，傷癒的千重子，對良秀毫無怨言；反而因良秀的失踪日夜哭泣，茶飯不思。菊池城主的表現，更令人奇怪。他非但沒有責怪良秀的暴行，反而遣派多組部下，四出爲女兒找尋丈夫。難怪大家都覺得，整個府第的人在變了，那是不祥之兆！

果然，三個月後，隣郡的人派兵侵略，菊池城主手下大敗，菊池當場被斬死，而千重子與秋子等，也在這大難臨頭的時候失散了。

這事幌眼間就過了三十年。這三十年裏，秋子可以說是歷盡滄桑，她嫁過人，也養過孩子。當下女出身的，不是捱不得苦的人。秋子的丈夫，是個好賭如命的人，輸了錢回家，秋子和兒女，都是他出氣的對象。去年，秋子的丈夫，因爲欠別人大筆賭債，被活活打死。

爲了生活，秋子幸運的，在城裏最大的一家妓屋，找到一份洗衣的工作。

當秋子上工的第一天，她就聽到妓屋裏的人閒談，知道妓屋裏最紅的，是一個叫孔雀的姑娘。據說，那個孔雀姑娘，是妓屋最大生意的招徠者。

聽到「孔雀」的名字，秋子不期然想起千重子來。那可怕的過去，是她畢生也難忘的。

可是，如今的千重子，不知生死？而這間妓屋的孔雀姑娘，所謂的美，秋子也不大置信。她不相信有人可以比千重子更美。

可是，在第三天，當秋子正在天井裏洗衣時，就聽到兩個龜奴在天井中閒談，當時，有個龜奴說：「孔雀是公主的身份，聽說當年有吃不盡的山珍海味，七、八個下女侍候的，後來她父親被人殺死，才流落這兒。」

秋子聽後全身發怔。聽那龜奴的口氣，這個孔雀姑娘，除了千重子之外，還會是別人嗎？

好奇心越來越重了。秋子抹了抹手上的水，再也抑制不住，向屋裏走去。她非要看看這個孔雀姑娘的廬山眞面，以釋自己的好奇。

屋裏的一張臉，與秋子瞧個正着，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張臉竟是那麼的熟悉。

「小姐，果然是你！」

「你是誰？」對方問道。

「小姐，你不認得我了？相隔三十年了，我是秋子，侍候過你的下女秋子呀！」

想了很久，「孔雀」終於「呀」的一聲叫起來：「眞的是你，秋子，那時你才十二、三歲，現在眞的老了很多了。」

能道出秋子當年的年紀，這證明眼前的人，千眞萬確的就是千重子。

「小姐，你一點也沒有老，」秋子感慨地說着，又道：「小姐，記得失散之前，你的臉色被姑爺毀了，爲什麼……？」

心裏的疑問，一時之間，秋子也不知道該如何的去追問，這實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但見千重子重重的嘆了口氣，隨道：「這是命，算起來，我差不多五十歲了。但不要羨慕我看來還年輕，得天獨厚。這是孽，是天註定我要捱這種苦。」

秋子的淚水滾滾而下。她很明白，千重子今日的淪落，是多麼的悲慘和痛苦。

「你們都錯怪了姑爺。其實，良秀非但博學多才，而且熟悉陰陽之術。他一早就看出我美麗，終非福澤，最後要淪落風塵，飽受男人的蹂躪。所以，他百般的折磨我，爲的是要減却我以後所受的苦。他毀了我的容貌，亦爲免我日後受這種苦。」千重子的聲音，聽來十分蒼老：「自從失散後，我到處飄零，捱了不少的苦。豈料，良秀以前加在我臉上的疤痕，竟會一天一天的消失。到最後，我流落這兒，終於逃離不了上蒼安排的命運。」

秋子聽得目定口呆，三十年來不明白的事，料不到在這偶然的重逢下，竟把疑團解開。

倩女痴魂

說起來眞的是極奇怪，那是個陽光燦爛的海晨，高橋光一自床上醒過來時，就彷彿聽到有個聲音，向自己召喚，要自己立刻起程到高知去。

高橋光一是仙台人，從來就沒想過要離開家鄉。可是那聲音如附骨之蛆一樣，使高橋光一渾身不安，直到他無法再與那召喚對抗，眞的收拾衣物，離開仙台後整個人才恢復自然。

「爲什麼要到高知去？高知是個什麼地方？」在出發時，高橋光一不斷的向自己詢問。然而，腦袋裏空白的，並沒有答案。高橋光一想回轉身，返回老家；可是，當他的心底裏才起了這樣的念頭時，那奇怪的呼聲，又會再鞭策着他，要他繼續前往，不得回頭。

本來，高橋光一在踏進高知縣時，心裏還是空空洞洞的沒有主意，亦不曉得此行的目的。然而，當他走了半條大街時，竟然心平氣和，有了許多主意。冥冥間，那個聲音又在支使着他。

連高橋光一都不明白，爲什麼自己會在大街最末的一間屋前停下來，而且還動手叩門。

「誰呀？」一個清脆、嬌嫩的聲音在門裏響着，門幾乎立刻就打了開來。

是一張非常年輕漂亮的臉孔，自門裏呈現着。那張臉見到高橋光一時，那副表情就像是見到什麼怪物似的張口結舌，毫無諱忌地瞪着高橋光一，簡直就忘記了對方是個陌生的男子。

「是蒲井家嗎？」高橋光一有禮貌地問。

只見那張美臉，一份驚呆的表情，依然如舊，對高橋光一的話，彷彿完全聽不到。

「姑娘，這兒是蒲井家嗎？」被人那麼不眨眼地張望，還是頭一回。高橋光一感到十分尷尬；然而，他却不能不把剛才的話重覆了一遍。

如夢初醒的，那個少女的表情還是萬分詫異，只聽得她問：「你是誰？你怎會到這裏來？」

「我是仙台人，叫高橋光一，姑娘，這兒是蒲井家嗎？」高橋光一自我介紹。

「我們並不認識你，你來幹什麼？」那少女顯然是從未與外邊的人交往過，她的話說得很坦白、很直接，雖然是頗不客氣，但因爲她的純眞，不會令人感到太難受。

「我來這兒借住，可以嗎？」高橋光一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怎會有那麼一個決定，但話衝口而出就是如此。

「借住？」那少女對高橋光一的唐突，竟也不特別介意，只是天眞地說，「我可做不了主，這件事得要問問我爹！」

「那麼，麻煩妳通知一下蒲井先生，好嗎？」高橋光一十分喜悅地說。

在少女的帶領下，高橋光一步入了一間打掃得十分整齊的屋子，原來那少女的父親，是個年約五十歲的人，非常和藹可親。當他見到高橋光一時，臉上那副表情跟女兒的驚詫沒多大的分別。

「閣下是蒲井啓之先生吧，我叫高橋光一……」向老者行個禮，高橋光一再作自我介紹。

「高橋先生，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我們似乎從不相識。」那蒲井啓之驚異地問。

「我也不曉得爲什麼，不錯，我們是素未謀面，像我來到貴境一樣，這……這一切均非我自己願意的。但冥冥中有個聲音，不斷的呼喚我，要我前來這兒。也是這個奇怪的聲音，要我到府上借宿！」高橋光一很坦白地說出自己的遭遇，但結果還是加了幾句：「蒲井先生，我知道我這番解釋，很難令人相信。但我仍然希望你相信，我並沒撒謊！」

× × ×

高橋光一簡直覺得，一切均如在夢裏發生似的。蒲井啓之父女，對自己那番說話，竟然毫不起疑，也沒有窮追究竟。同時，蒲井啓之欣然地讓高橋光一在家裏借住，連半文錢也不肯收取。

原來，蒲井啓之的妻子早已死去，就只剩下父女相依爲命。雅子就是那天眞無邪的少女的名字。她對於家中來了個陌生男子在寄居，竟比乃父還要高興。

在高橋光一來到這兒的第二天，蒲井啓之父女便將縣裏每個居民都介紹給高橋光一認識。

來到了高知的第三天，高橋光一更覺得這地方跟外面有太多的不同。這兒的居民，生活得十分的悠閒。雖然他們也耕田、也織布，各有各的工作；但他們似乎從不焦急，一切都慢條斯理。

更特別的，這兒的女人似乎比男人要多，而小孩比別的地方要少，每個家庭，人口都是極其簡單。像蒲井啓之這樣，只有父女相依的家庭非常多，有的是母女三人，有的是父子兩個，也有父母齊全的，但所佔的例子比較少。這跟別處父子曾祖幾代同堂的現象很不同。總而言之，高橋光一感到奇怪，又說不出有什麼值得特別注意。

× × × ×

涼如水，高橋光一洗澡後，就在庭院外休息，碰巧雅子亦在，兩人很自然地就交談起來。

「你還沒睡？高橋先生，」雅子態度十分大方，高橋光一未開口，她已落落大方地招呼。

「這麼好天氣怎捨得睡！」高橋光一笑說。

月色柔和，使她看來更漂亮動人。高橋光一呆呆的凝視着雅子，似被她那種完美的臉貌吸引着，再也不能把目光移開。

「呀！雅子，妳眞的很美！」忍不住，高橋光一衝口而出的讚道。

「眞的？你沒騙我？」如沐浴春風裏，雅子的態度是自心底裏發出喜悅的微笑。她一點也不像別的女孩，在別人讚賞下，會覺得不好意思，因而做作一番。

「我明白了，」凝視着雅子的高橋光一，忽地像語無倫次般叫起來。

「明白？你明白什麼？」

「爲什麼我會來到高知，是爲了妳。因爲這兒有妳這樣好的女孩子，菩薩就悄悄的引渡我來。」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雅子笑得很可愛。看她的樣子，是對高橋光一的話完全不置

之事時，蒲井啓之立刻就應允，並且連一文錢聘禮也不要高橋光一出，而大排筵席的費用亦由蒲井啓之完全負責。

蒲井啓之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泰山，雅子也是個好妻子，高橋光一的生活眞是過得愜意極了。

這天吃飯時，高橋光一道：「雅子！我想回去一次？」

臉色頓時大變，雅子要生氣時，可絕對沒有掩藏。只見她櫻唇呶得高高的，很不快的嗔道：「你答應留在這兒，難道你已得到我就馬上反悔，把眞臉目露出來？」

瞧見新婚妻子生氣的模樣，高橋光一立刻就解釋道：「雅子，妳千萬不要生氣，我怎捨得拋下妳。可是，我在仙台，還有些親人。如今我既來到這兒，又成了親，準備在高知落籍，好歹也得回去告訴大家一聲。雅子，妳說對不對？」

雖然，高橋光一的話雖然說得合情合理，但雅子却像個被寵壞了的小女孩，毫不妥協。對於高橋光一，這位妻子的嬌嗔，眞令人頭皮發麻。他實在不忍心大聲向雅子苛責，只有再低聲下氣地解釋：「雅子，每個人都有親人，正如妳也有爹爹。妳跟我成親，也跟妳爹爹說一聲。那麼我也是爲人子的，在外邊娶了妻，是否該跟他們說呢？我只是去一趟，很快就回來！」

信。

「眞的，我本是在仙台居住，而且從不認識這兒的人。妳說，爲什麼我會跑來這兒？我又爲什麼會叫出妳爹爹的名字，又住在你們的家？這全是一個奇怪的聲音告訴我的。我想那個聲音就是菩薩的指示！」高橋光一道。

「荒謬！你眞的會開玩笑！」

瞧見雅子的態度，是一副完全不相信的樣子，高橋光一焦急起來，就大聲的叫道：「眞的，我沒有騙妳。我可以發誓，這是千眞萬確的！」

「你能答應我，不再離去嗎？」忽然，雅子閃動着機靈靈的大眼睛，凝視着高橋光一。像着了魔一樣，很自然的，高橋光一的手，抓住了雅子的肩膊，聲音裏充滿了溫柔：「只要妳肯讓我永遠守在妳的身邊，我是不會走的！」

「你不騙我？」

接觸到那澄清的眼睛，高橋光一堅定地說：

「不，我不騙妳，永遠也不會！」

× × × ×

一切像只能於夢境裏才可能發生，高橋光一怎樣也想不到，當自己向蒲井啓之提出求親

一種恐懼的感覺，把高橋光一籠罩着。他開始意味着，事情是十分的詭秘。

趁太陽還沒有下山，高橋光一不服氣的，又再企圖闖出那荒山的包圍。然而，走了大半天，不偏不倚的，他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太陽已經下山了，身邊是一重黑暗，將他包圍着，總不能就在這可怕的地方過夜，而且，唯一有的路徑就是通往高知鎭的。

似乎眼前的種種疑問，回到鎭上去可能得到答案，何況眼前這種孤獨的味道，實在不好受。

當下，高橋光一不再猶疑，就向鎭上奔去。

步入玄關時，就瞧見自己的岳丈蒲井啓之。只見蒲井啓之冷冷地瞅着高橋光一，對他的突然回來，半點意外的樣子也沒有。

「我……我回來了！」有點尷尬的，高橋光一只好主動地跟岳丈打招呼。

淡淡地應了一聲，蒲井啓之居然連問也不問女婿，到底爲甚麼這麼快回來，就彷彿高橋光一的回來，是意料中的事一樣。

「雅……雅子呢？」高橋光一碰了個軟釘子，好不尷尬，就換了個話題。

「她在裏面，大概是爲你預備菜飯吧！」蒲井啓之的回答，還是冷冰冰的。

「聽話，別讓我走得不安心。雅子，我有個折衷的辦法，妳可以跟我一塊去。那麼我們不就片刻也不用分離了嗎？」靈機一動，高橋光一提出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滿以爲雅子會立刻轉怒爲喜，詎料完全不是那樣，雅子的態度一絲也沒有變，聲音亦冷得像冰：「你少出主意，我是不會離開這兒的。你要是不聽我的話，你要去，自己去好了！」直把高橋光一弄得手足無措。

× × × ×

雖然，蒲井啓之父女，對高橋光一堅持要回鄉的計劃，都是絕對的不贊成。可是，高橋光一還是決定要返鄉一趟，寧願回來再向妻子解釋。畢竟已結成夫妻，高橋光一相信他們不會因這種事而反目的！

陽光明媚，空氣似乎也十分的清新，高橋光一緩緩而行，順道欣賞沿途的景色。

其實，高橋光一步行到高知，只是半個月前的事，對於道路，他是不會不認得的。說也奇怪，走到中午，高橋光一發現，自己竟是在高知鎭的附近轉來轉去無法走得出方圓十里以外地方。

初時，高橋光一還不以爲意，只道自己疏忽，走進了一條三叉路。豈料，直到黃昏，他發現自己還是站在中午休息的地方，這才發現，事情是有點不可思議。

「爲我預備飯菜？難道她眞的知道我會回來？」高橋光一忍不住了，把心裏疑問叫了出來。

果然，才拉開房門，就有陣陣飯菜的香味撲鼻而來。在荒山轉了整天，高橋光一早就是饑腸轆轆了，簡直恨不得撲過去捧起飯碗狼吞虎嚥。但是，雅子那一臉的寒霜，却教高橋光一不敢輕舉妄動。

「雅子，我回來了！」先展出個笑容，還儘量將自己的聲音放得溫柔。

「先吃吧！」雅子冷冰冰地說了句，又道：「明知道走不出去，還肷到這麼晚才回來。」

內心大吃一驚，高橋光一也忘了饑餓，馬上就問：「雅子，妳是早知道我離不開這兒？爲什麼會那樣的？這跟你們可有關係？」

「哼，你以後還是少動這種腦筋吧。到了這裏，莫說是你，就連我們，任何人都走不出去的！」雅子終於把心裏的話說了出來。

「爲什麼會這樣？」高橋光一簡直呆了，他驚叫道：「這其中有古怪，這是沒有道理的，爲什麼我們再也不能出去？」

「哼！高橋光一，我總算看出你的心是怎樣的了。你會後悔，你還有得愁呢！你曉得這兒的事還是太少，慢慢的你就會知道！」

「什麼？還有什麼要注意的？難道還有更可怕的事？」高橋光一簡直跳起來了。

「嘿嘿，你等着瞧吧！」雅子冷冷地笑了一下，再不理會丈夫，便走了開去。

「難道，這一生一世，我就眞的要困在這兒？」高橋光一滿心徬徨，當日對雅子的誓言，早已忘個乾乾淨淨。

高橋光一可是個聰明人。雖然眼前的困難，使他非常的不安；但他曉得要揭破這一切秘密，都得好好的忍耐，越能裝作若無其事，就容易把秘密揭開。因此，很快的，高橋光一就不再在雅子的面前，再提離去之意。

其實，除了不喜歡高橋光一離去之外，雅子眞的是個很好的妻子。她將高橋光一侍候得妥妥貼貼，照應得無微不至。就算高橋光一毫無工作打算，雅子也從不催促他，甚至由他天天閒蕩。

其實，高橋光一如此去做，都是很有計劃的。他看中了一個叫荻昌弘的人，所以每日都跟他在一起混。這個荻昌弘是個酒鬼，只消有酒喝，就什麼也可以拋下。

這天，高橋光一又藉故跑到荻昌弘的家來，只消有伴兒喝酒，荻昌弘就十分的高興。

兩個人相對的坐着，喝了幾瓶，眼看荻昌弘已是一副醉態可掬的樣子，連說話都變得夾

纏不清，高橋光一冷眼旁觀，曉得這已是自己的機會來了，故意的就將話題扯到自己想知道事情上。

「昌弘叔，按道理，你在這兒也是過得頂愜意的，怎會一天到晚，只戀杯中物？這可是個世外桃源啊！」

瞇起了醉眼，荻昌弘道：「你有所不知了，我本來就是個酒鬼，未來這兒之前已經是了！」

「什麼？昌弘叔，你不是本地人呀？你是從什麼地方搬來的？」高橋光一吃一驚連忙追問。

醉態可掬的荻昌弘，殊不覺自己酒後失言，只聽得他說：「這兒的人，那一個不是自外邊來的，難道你是在這兒過活的嗎？」

被荻昌弘如此反問，高橋光一愣了一下，未接得上嘴時，對方又道：「而且，來到這裏，不喝酒還能幹什麼？我的其他的親人，一個也不在這兒，想不喝酒也不成。難道你不覺得悶嗎？」

「你的親人知道你來這兒嗎？他們沒來探過你？」高橋光一又問。

「你怎麼啦？老弟，難道你會希望自己的親人來到這兒嗎？誰不希望他們多在外面快活嗎？越遲到這兒越好！」荻昌弘向高橋光一一翻翻白眼。

心裏一直在往下沉，荻昌弘的話頗堪玩味。高橋光一覺得自己的疑團，開始漸漸明朗。他似乎已意會到一點什麼，却又不敢肯定，他甚至連再詢問的勇氣也沒有。

「……我想回去，就是不曉得該走怎樣的路？」高橋光一囁嚅道。

「唉！老弟呀，你是眞糊塗還是假糊塗，我就不相信，你怎會不曉得自己的處境？你怎可以回去，難道眞有起死回生之術嗎？」

「你……你……」高橋光一臉色大變，便道：「你是說我死了？我已經死掉？」

更驚訝的是荻昌弘，他把眼睛睜得更大，聲音也提得更高：「你怎麼了？你是開玩笑嗎？難道你還以爲是活着的？你不曉得你早已死了？」

如晴天霹靂，高橋光一大聲的叫起來：「我死掉？難道我眞的死掉？那麼，這兒是什麼地方？這兒的難道全都不是人？」

「當然不是人。這兒是鬼域，是地府，陽間的人怎能生活在這兒？你要是不死掉，又怎會來到這兒？」荻昌弘大聲咆哮。因爲他感到高橋光一向自己詢問的話，實在是太荒謬了。

× × × ×

「有誰能告訴我，我是怎樣死去的？要這樣不明不白的，就說我是個死人，我是無論如

何不會服氣的！」高橋光一自己跟自己說。

他將自己來到高知的情形，從頭到尾想了一遍。他記得清清楚楚，自己是因爲一個聲音的召喚，才會不知不覺的來到高知。況且，在他的印象裏，高知是一個沒人去的地方，絕非鬼域！

當高橋光一在沒有任何人幫助他的時候，很自然的，他又想到那個酒鬼荻昌弘。可是，當他去找荻昌弘之時，那酒鬼居然故意的躲開他，甚至連話也不願意說。

「兄弟，你別來纏我了，上次我醉後失言，差點闖下禍，你這刻還要連累我嗎？」這是荻昌弘唯一的話。看情形，上次他酒後失言，被人大加譴責，到此刻他是什麼也不敢多說了。

高橋光一被荻昌弘的態度，弄得幾乎毫無辦法。終於他想出了個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計策。只見他哭喪着臉孔，以誠懇的話，企圖去打動這個忠厚的酒鬼。

「好吧！你不肯說就別說好了。唉！是我自己命苦，怨不得別人，誰教我自己撞到這裏。昌弘兄，你有爲難之處，我是不會勉强你的。罷了，我還是回家中以免連累你，讓你受大家的譴責！」

高橋光一說罷，眞的回過頭去，就要步出荻昌弘屋子的玄關。正當他要踏出屋外的時候，荻昌弘懊惱的聲音就自他的背後響起：「老弟，不是我不肯說。你不會曉得的，這兒誰不害怕雅子小姐。她的話誰敢違背？而老弟是雅子小姐處心積慮誘來的，誰敢胡說八道。」

荻昌弘雖然聲稱不說話，但是他開口所說的，却透露出令高橋光一聽來心驚肉跳的話。但聰明的高橋光一並沒回頭，繼續的走出去。因爲他曉得，縱使他回頭要追問，荻昌弘也不會有膽量透露更多的秘密出來。倒不如就這樣不着痕跡的離去，以後還會有機會要借荻昌弘的口，知道更多的事！

可是，當高橋光一離開荻昌弘之家後，內心委實太驚震了。聽荻昌弘的語氣，雅子竟在這兒是個很有勢力的少女。更令他驚異的，自己來到這兒竟是雅子處心積慮計劃的。雅子的計劃究竟是怎樣？她向自己佈下這個陰謀，到底爲什麼？

× × × ×

要不是發生了這麼多意外的事，要不是高橋光一此刻連自己是人是鬼也分不開來，他跟雅子，應該是一對非常理想和美滿的小夫妻。

但如今，高橋光一在部屋裏獨自跟雅子相對時，他只覺得，雅子不再誘人，而且她的面孔，在高橋光一眼裏，變得十分猙獰、可怕。

「咦！你怎麼啦？爲什麼這樣呆呆地看着我？」雅子輕柔地對高橋光一問。

「妳是女鬼。妳讓我想起，妳只是一副陰森森的白骨，誰見了都沒胃口！」像豁出了一樣，高橋光一的話是越說越刻薄了。

全身都在顫抖，雅子的美臉，剎那間變得猙獰。只見她咬着牙，非常氣憤地，就向高橋光一的臉上，一掌怒摑過去。

高橋光一受痛，也像瘋狂了一般，只見他像頭餓狼般撲上前去，雙手將雅子怒按在地上，同時就捏着她的脖子，拼命的加勁……

豈料，雅子雖然受制於高橋光一，而且人還在他的掌握裏，却聽得她不驚不怒，反而「咯咯」的笑起來。

「用勁啊，高橋光一，你加把勁啊。你就算將我的脖子扭斷，我也是不會死去的。哈哈，你別忘了，我早已死過去了，我是女鬼啊！」

雅子刺耳的話，却使高橋光一全身發凉。他曉得雅子的話並沒有錯，自己無法奈何得了對方。他頹然地鬆開了手，像隻鬪敗了的公鷄一樣。

臉對着喪氣的高橋光一，雅子勝利地趾高氣揚。她瞪着高橋說道：「你識相的、安份的聽我的話，日子還好過點。否則……你自己知道，你是逃不出這兒的！」

「我要搬走了。」忽然高橋光一站了起來。

「搬？你能搬到那裏去？這兒有誰敢收留你？」雅子像貓戲老鼠一樣，怪得意的瞧着高橋光一。

「我爲什麼不敢走？我休妻，我不要妳了，我寧願睡在街頭！」高橋光一說着，不理會雅子，眞的衝出門外去。

「你回來，你馬上回來……」任雅子如何的尖叫，高橋光一還是不回頭。

自從高橋光一口口聲聲休妻後，他是眞的不再踏入蒲井啓之的家，也沒有再去別人家。他曉得大家對雅子都畏懼，所以決定不連累別人，就這樣的在鎭上流浪，不知不覺又過了幾天。

這日，荻昌弘竟自動地找高橋光一談話。只看第一眼，已知道他是雅子派來的說客。果然，荻昌弘不斷的游說高橋光一回去，但他得到的答案始終是搖頭。

「罷了，她果然沒料錯，她知道你是不肯回去的。」荻昌弘忽然自己說出了雅子的意見來：「其實，雅子對你是一心一意的。就可惜陰陽相隔，她才會出此下策。」

「我是人，你們終於肯證實我是人了！」高橋光一激動地抓住荻昌弘道。

「唉！雅子說，你一定不肯要她。但只要你拿着這綹頭髮，閉上眼睛坐着，她就有辦法送你回陽間了。」荻昌弘一邊說，一邊自懷裏掏出了一綹黑漆的長髮來，交給了高橋光一就

頭也不回的走了！

只瞥了一眼，高橋光一立刻看出是雅子頭上的青絲。他簡直就不能明白，這麼一綹黑髮對自己有什麼幫助？他想這準是雅子跟自己開玩笑。

「開什麼玩笑？這麼一束鬼髮，居然還能把我送回陽間，這實在連三歲小孩也騙不到！」

高橋光一心裏想着，就想把那綹黑髮扔掉。然而，想想他忽然又放棄主意，眞的握住那綹黑髮，定坐在地上，把眼睛閉起來。

「好，瞧瞧你們弄什麼玄虛，又憑什麼把我送回陽間去？」高橋光一心裏暗忖。

眞的閉了眼睛，等了許久，半點動靜也沒有。這又是騙局嗎？

於是，高橋光一再次把眼睛睜開來。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自己非常熟識的環境。高橋光一發覺，自己是坐在一間屋裏，而這間屋，正是他從小至大住了廿多年的。

「家！我回到了家！」這是腦海裏浮起的第一個觀念，立刻可以斷定這個想法沒有錯。鼻腔裏所吸入的空氣也是清新的，能令高橋光一的精神，倍覺清醒。何況，他還覺得一股久違了的花香氣味，使他的精神更是爲之一振。

「光一，你醒來了！」一個慈祥的聲音叫起來，是高橋光一的姨母。

「我是怎麼回來的？我睡了一覺嗎？」高橋光一惘然地問。

「你整整睡了半個多月，無論我們怎麼叫喚，你還是不肯醒來。要非我們見到你還有呼吸，眞以爲你已死去！」回答的是高橋光一的表弟。

「啊！我睡了半個月嗎？眞有這樣的事？」高橋光一十分明白，他這個昏睡的情形，就是他自己到鬼域去了一趟，家人才覺得喚他不醒。

「咦？光一，你在什麼時候找到這樣一綹頭髮？我們這幾天都沒見過？」忽然，高橋光一的姨母又吃驚的叫起來，指着他手上的那綹黑髮。

「這……這個……」高橋光一當然明白，自己爲什麼握着一綹長髮。但他實在不想將原因告訴家人，所以他支吾着，遲遲疑疑地說：「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我現在很疲倦，不想說話，你們讓我歇歇！」

高橋光一始終沒有將自己手上的黑髮來源，告訴家人。而事實上，他並不曉得雅子的事，能怎樣向家人解釋，他的家人才會相信？

回到家裏之後，高橋光一又回復以前的生活了。但不曉得爲什麼，他始終忘不了雅子。平靜下來，高橋光一覺得自己對雅子的確是寡情；雅子除了是鬼魂外，她是個很好、很理想

的妻子。

要不是雅子和他是陰陽相隔又那麼的專橫，高橋光一眞會樂不思蜀。而在以後的日子裏，高橋光一始終沒有另娶，每天他都是抓着那綹黑黑的長髮，在懷念雅子，在等待最後的相逢。

妒鬼奪妻

「樹一郎，快聽，那聲音又在呼喚我！」

夜深沉，住在林子旁邊的一間房屋，早就已沒有燈火了。然而，一個極度驚慌、顫慄的聲音，却在屋裏傳出。

屋裏住着一對新婚夫婦，男的叫做長澤樹一郎，女的叫金章子。他們前兩個月方成親，成親後才搬到林子旁這幢古老房子居住呢！

「怎麼會有人聲？外邊除了風聲外，就什麼聲音也沒有了！」樹一郎拉着章子的手，不以爲意的說：「妳大概是做惡夢吧，別理會那些了，快點睡啊！」

雖然，丈夫是這樣的安慰自己，但章子還是坐着，側過耳朵，似在仔細地聆聽。

外邊的風很大，一陣松濤在響着，好壯厲，好怕人。在那陣松濤聲中，章子聽到了一個低沉、沙啞又飄忽的聲音嚷着：「章子，章子……」

隨着狂風，那個呼喚陣陣的送過來。

「樹一郎，聽聽，仔細聽清楚，他又叫我！眞的是在叫我！」章子緊張的拉着丈夫的手說。

「要是眞的有聲音在喚妳，我在妳身邊，距離妳這麼近，我怎會聽不到？」

「我不曉得，但聲音是松林那邊傳過來的，我聽得非常清楚！」

「算了吧！」樹一郎只覺得眼皮越來越重了，所以說道：「不管這個了，現在該沒有聲音叫了吧？我們快睡，明天一早我還得幹活呢！」

× × × ×

本來，樹一郎跟章子，是在瀨戶沿海的一個漁港裏居住的。一次大風，把樹一郎捕魚的木船打翻了。加以章子覺得出海捕魚，實在萬分危險，每每讓她牽腸掛肚、望斷肝腸；於是，夫妻倆商量之後，才搬到這個荒僻的林子旁邊來居住。由於這兒荒僻，加上房子古舊，所以，租金特別便宜。樹一郎在林外山下的小鎭，賣薪過活。雖然，生活很艱辛，但比起出海捕魚，生命總算有保障。

這日，樹一郎出去賣薪，章子獨個兒留在屋內打理家務。正捧着一大堆髒衣服，準備洗濯時，忽地她耳畔又響起那個低沉的聲音。

「章子……章子……章子……」

那低沉的聲音，顯得更低沉了，就彷彿一個臨瀕留的人的呻吟一樣。不知怎地，章子有種毛骨聳然，又有種酸楚的感覺。

「來……啊，章子……」

聲音自林子裏傳出來。這一次，章子可以分辨得出，聲音不但響着，並且呼喚章子前往。

章子眞的像着了魔一樣，放下了手上的衣服，奔出家門，就向松林裏走去。

當章子來到林子深處之時，忽地，她見到前面不遠處，有個模糊的影子飄浮着。那影子彷彿是一團光，又彷彿是一個人。

「過來，章子，妳過來啊……」那飄忽的發光的影子在叫喚着。

聲音充滿了吸引力。章子子聽到時，腦海裏彷彿呈現一片空白，不由自主的，就眞的一步一步，向那發光的、飄忽的影子走去……

「章子！」

正當章子距離那白影越來越近的時候，忽然，一個結實的、熟悉的聲音，自背後響起來。

聲音響起的時候，章子整個人機靈靈的打了個寒顫。然後，眼前那團飄忽的人影剎那間消失了。松林在這一刻又恢復了平靜、光亮，章子的腦袋也像一下子清醒了。

回過頭來，章子便見到丈夫正向自己奔過來：「章子，妳怎麼像發了瘋的奔進林裏？」臉色蒼白的章子，倒在丈夫的懷裏，嗚咽着把自己剛才所遭遇的情形說了一遍。

「剛才眞危險，妳可知道？」

「危險？」章子迷惘地望着丈夫。

「妳可知道前面是什麼？要不是我及時把妳喚住，妳就要掉進陷阱裏去。」樹一郎抹把冷汗說道：「前面是個捕獸的陷阱，還有個捕獸的枷鎖。妳再前行兩步，可眞會粉身碎骨！」

章子曉得，松林裏的確是有不少獵人所佈下的陷阱，若不小心的走前去，正如樹一郎所言，眞可能連性命也丟掉了。

在樹一郎的扶持下，章子回到了屋裏。當他們回到家裏後，章子驚魂甫定才想起一件事來。

「對了，你不是到鎭上了嗎？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你又怎麼知道我在松林裏？」

「說起來也很奇怪，不明白爲什麼。我才到鎭上，就發現渾身不自在的，心裏像壓着什麼事情，連做生意的心情也沒有；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回到家裏來。誰料回到家裏，就發現妳不在，我靈機一動，就往林子裏來。」

本來，章子常常說聽到有聲音呼喚自己，樹一郎並不相信她的話。但經過今日的事情，樹一郎也完全相信眞有個聲音不斷騷擾妻子。

「樹一郎，到底是什麼事？那聲音是否鬼魂發出來，那個鬼魂是否想害我？」章子呆呆地說。

樹一郎也不知道這件事該怎辦？可是見到妻子那副驚慌的樣子，就覺得心痛，於是說道：「章子，妳暫時別研究那到底是什麼東西。我跟妳說，以後再有聲音呼喚妳，無論如何妳都要守在屋子內，千萬別離開！」

× × × ×

發生了這樣的怪事，樹一郎跟章子，都悶悶不樂。晚飯的時候，兩個人的胃口都很差，只吃了半碗飯，連平日樹一郎最愛喝的河鰻湯，也只勉强喝了少許。

由於兩人都是心事重重，睡到半夜，輾轉反側的，還是沒半點睡意，似乎他們都在提心吊膽，隨時會有可怕的事情發生。

差不多到半夜，樹一郎才勉强的進入夢鄉。可是，還來不及做個好夢，迷迷糊糊之間，

就聽見那個低沉時常呼喚章子的聲音響了起來。

眼睛睜大之後，他也清醒許多。果然不錯，那松林的鬼魂，又在呼喚章子了。

可是，當樹一郎想吩咐章子，抗拒那鬼魂的招呼時，却發現章子不在部屋內。

「糟了，章子一定又被那個鬼魂，哄進林子裏去了。不成，我得馬上去找她，再遲了就可能會發生不幸的事情。」樹一郎暗忖。

心裏想着，樹一郎連忙便向松林裏奔去，並且口中大聲叫着章子的名字。

風很大，黑暗的松林裏，響着松濤，像海浪的呼嘯，像波濤般洶湧，那種氣勢，像隨時會把樹一郎吞噬了一樣。

「章子，章子，妳在那兒？妳快回來，章子，妳快點回來！」樹一郎對處身的環境，雖然是十分驚慌，可是，他對章子的安危極爲關心，因而他大聲地呼叫着。

沒有章子的回答。

然而，隱約間，樹一郎却聽到了回應，像是自己的回聲。那陣聲音是飄渺的，自沒有盡頭的地方傳過來。

果然，當樹一郎加速了脚步，就發現前面不遠處，有個發光的物體。對於這個物體來說，樹一郎可不是頭一次見到，上次他及時趕入林子中，救出章子，也正是這個發光的物體在誘惑章子步入陷阱。

而在樹一郎瞧見那發光、並會呼喚章子的物體時，他同時又看見，章子像受到迷魂一樣，正一步一步向那發光的稍具人形的物體走過去。

「章子，章子，妳快回來，別受那邪魔的誘惑，章子！」當樹一郎見到章子之後，又是興奮，又是焦急，一邊向章子招手呼喚，一邊就向章子狂奔。

奇怪的事，就在這剎那間發生了。當樹一郎還走不了兩步，忽然脚下一陣劇痛，像被一雙鐵鉗牢牢的握着自己的脚跟，身子頓時失去平衡，人也倒了下來。

「章子，章子，快停下來，妳千萬別走過去！」倒在地上的樹一郎狂呼。

更令樹一郎焦灼的，是章子此刻的行動。對松林裏的一切，樹一郎瞭如指掌。他十分清楚，目前章子所往前的方向，就在那團發光物體的所在處，有着一個捕虎的陷阱，裏面埋着一塊佈滿了尖刺的鐵板。章子若繼續往前行，就是向陷阱步去。假如章子陷入那陷阱中，身子就必插入那佈滿尖刺的鐵板裏。

於是，樹一郎的身子雖然不能行動，他却大聲地向章子呼喚，希望章子能停下來。

「章子！」樹一郎幾乎是心膽俱裂般喝着：「別再前行，那鬼東西想害妳。妳要是再向前行，就會掉進陷阱裏。章子，妳快停下！」

樹一郎一邊嘶聲大叫，一邊企圖掙脫脚下那副無形的枷鎖，可是一切全不管用，他敵不過那發光的物體。

就在這間不容髮之時，樹一郎瞧見在那發光的、被光芒包圍着的男鬼魂面前，出現了另外一個章子。

應該說，那個女人跟章子一模一樣，只是她不應該是人。她是突然的出現，像煙霧似的，要非鬼魂，人又怎可能像煙霧似的出現？

樹一郎看得目瞪口呆，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之際，却聽到那個樣貌和章子同樣的女人道：「你怎麼啦？我不是已經在這兒了嗎？爲什麼你還要騷擾別人？你要知道，她是她，我是我，你怎可以將她當我？走吧！我們走吧！」

好玄好玄的話，樹一郎簡直不曉得發生什麼事。但更奇怪的事發生了，那個被光圍包圍着的男鬼，對女鬼魂的話，似乎是聽明白了。就當那女鬼魂的話說完之後，光芒開始黯淡、黯淡，漸漸的消失無踪了。

同時間，樹一郎發現，那團光芒消失後，那個跟章子一模一樣的女鬼，也消失得無影無踪。

還有最重要的事，當那個女鬼出現時，像被迷魂似的章子，就自己停下步來，不再向那個可以致命的陷阱走去。同時，整個人也清醒過來。

所以，當一切全部消失得無影無踪時，章子就飛也似的，向樹一郎的懷中撲去。

夫婦倆這一次的擁抱，眞的恍如隔世。特別是章子，簡直覺得自己在鬼門關裏走了一趟。

「回去吧！以後再沒有事了！」樹一郎輕輕拍着章子的肩膀道。

× × × ×

自從那夜章子死裏逃生後，一切又恢復正常。章子在家料理家務，樹一郎白天就到鎭上販薪。漸漸地他們將那些不愉快的事忘記得一乾二淨。

直到有一天，章子因爲想買些絨線，大清早跟樹一郎一齊出門到鎭上去。

事有湊巧，當樹一郎和章子來到鎭上的大街時就碰到一個迎面走來的老太婆。本來極其平常，豈料奇怪的事就在此時出現。當那老太婆瞧見迎面走來的章子，就失聲的叫起來：「鬼啊！」

樹一郎見到老太婆吃驚也是不以爲然。可是當他聽到老太婆把章子喚作「鬼」時，往事一一浮現起來，心念一動，就將那老太婆一把抓着。

「老婆婆，剛才妳說什麼？妳把她叫作什麼？」樹一郎抓着那老太婆就問。

老太婆似乎鎮定許多，道：「是的，我認識一個樣子跟她一樣的人，不過她已死了好久！」

樹一郎心裏一跳，他覺得那老太婆的話漸入題目了，顯然埋藏在心裏的事，這個老太婆會知道。當下，樹一郎更不放過機會了。

「老婆婆，妳可以將妳認識的那個人，那個跟我老婆一模一樣的人的事情告訴我們嗎？」

「那是廿多年前的舊事了。」老太婆道：「在松林那邊的古老大屋，住着一對夫婦，他們非常的恩愛，人人都說他們是一對璧人。後來，男的在一件意外事件中喪生了，那女的當然傷心。她守了幾年，後來就改嫁了。」

「改嫁？」章子在一邊叫道。

「是的，她改嫁給我的兒子！」老太婆點點頭說：「她做了我的媳婦，才過門不到一個月，她前夫的鬼魂就日夜不斷來滋擾。她的前夫是個非常善妒的人，他不許我的兒子接受她的妻子。同時，不久就要了我的媳婦的性命。」

「有這等事？」樹一郎夫婦越想越心驚，不由異口同聲叫起來。

「是的，那鬼魂夜夜叫着我媳婦的名字，終於把她誘到林子去，她是墮進獵戶佈下陷阱而活活跌死的。沒想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相似的人，剛才我心裏害怕，才會失聲叫起來，眞對不起！」

連月來壓在心頭的疑問終於得到了答案。看來，那個善妒的男鬼，就是不斷滋擾和呼喚章子的人。

由於章子的模樣，跟他的妻子相似，一個妒忌心奇重的鬼魂，就把章子當作自己的妻子，以爲她與樹一郎相親就是不忠，所以用同樣方法，想將章子弄死。

那個酷似章子的女鬼，顯然知道丈夫是誤會了，所以在最後關頭挺身而出，挽救章子性命。

自此之後，那善妒的男鬼，知道自己在誤會章子，所以就銷聲匿跡，不再出現了。